思無邪匯寶

貳拾叁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思無邪匯寶 貳拾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春燈迷史]

／清・青陽野人　編

[妖狐艷史]

／清・松竹軒　編

[桃花艷史]

／清・「不題撰人」

[歡喜緣]

／「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為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為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為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為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為《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為《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為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為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編輯凡例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㊁㊉㊂ 册

目錄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㊁㊉㊂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春燈迷史」

清・青陽野人 編

《春燈迷史》出版說明

《春燈迷史》青陽野人編演，就所知，此書有下列兩種版本：

㈠刊本，有兩部：

⑴齊藏刊本　此爲坊刊本，原齊如山所有，現藏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扉頁殘損漶漫，右欄上方似作「醒世良言」，現「醒」字缺去，「世良」兩字殘缺。中欄大字「春燈迷史」，「迷」字缺半，「史」字全缺。左欄下方常爲出版者字號，亦空白。次「春燈迷史目錄」，十回不分卷。正文首葉首行作「新編春燈迷史卷之一」，第二行署「青陽野人編演」，次有「詞」，類似序文，背面第一行爲「第一回」及回目。各回另葉起，另編葉次，皆有回次無卷次。四週單框，個別葉有絲欄。版心單黑魚尾，上署「迷史」，下回次、葉次。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四字。此本「玄」字（第一回）、「歷」字（第二回）皆不避諱，而道光年間已列入禁書目中，爲嘉慶年間刻本歟？此本刊刻本差，又磨損過甚，漶漫殘缺處觸目皆是。不少地方有後人在行間抄字，協助閱讀；正文首葉有墨筆批：「看此書別嫌麻煩，字雖不眞，呼之可也。千萬別剝□虎子爲要。」又此書俗體、簡體、異體字甚多，如「鴛鴦」作「夗央」之類。「慢」、「能」、「勝」、「樓」等字皆省去左半邊。又多用同音字，如「壽誕」作「壽丹」，以「旧」代「舊」、代「就」、代「舅」，以「彥」代「厭」，以「合」代「和」之類。此書末有齊如山甲申（一九四四）冬識語（見書影）。

⑵吳藏殘刊本　此本爲吳曉鈴所藏，存第一回第二葉背面至第九回第八葉正面。經比較，

吳藏殘刊本與齊藏刊本同版，估計印行較早，版面仍未磨損，故文字仍清晰。齊藏本雖較全而漶漫過甚，賴此本校勘，得以通讀。

㈡高藏抄本　此本高羅佩原藏，現存荷蘭萊敦漢學院圖書館。台北天一出版社曾影印，惟未指明出處。原本素白紙抄，格式行款大致如齊藏刊本，可知自刊本迻錄。抄本首末完整，惟偶有留空脫行脫頁。字跡幼稚，除承繼刊本俗、簡、異體字外，又新增不少俗字、白字，特別是省偏旁者更多。此本及刊本可供研究俗字者參考。抄本有誤抄處，亦有刊本錯誤而此本改正者。因刊本漶漫殘缺特甚，此本有很大的校勘價值。此本「玄」字缺末筆（第一回），「歷」字與刊本同，不避諱。可知為清人抄本。

此次以高藏刊本、吳藏殘刊本為底本，加以句讀，並據高藏抄本校勘，詳見各回校記。刊本俗、簡、異體字除上述例子及校記交代者外，又有如「鬟」作「環」，「咱」作「偺」，「倒」作「到」，「掉」作「吊」，「夠」作「勾」，「銀」作「艮」，「乾」作「干」，「擦」作「揸」，「晃」作「挸」，「饞」作「嚵」，「亮」作「喨」，「桌」作「棹」，「裡」作「里」，「爬」作「扒」，「圓」作「元」，「隻」或作「支」，「帶」、「戴」作「代」，「裝」、「椿」作「粧」，與「辨」、「辦」不分，「逕」、「竟」不分，「兢」、「競」不分，「悄」、「俏」不分，「的」、「得」不分，「斑」、「班」不分，「躁」、「燥」不分，「瞌」、「磕」不分之類，則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春燈迷史》作者青陽野人未見他書，其生平無考。但從書中用大量俗字、簡字和白字，且語言幼稚，有時還辭不達意，可知是教育水平較低的文人。書前之「詞」，書末之結語，皆謂書中人物「淫不敗倫，樂不傷雅；諸事皆自風流中有本分，快活中有固然。」而其創作，則因

「其事非誣，其人可考，作之者有羡慕不已之心而傳之」云云。

按余治《得一錄》卷十一所列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有著錄。

＊　＊　＊

《春燈迷史》故事梗概如下：

唐玄宗時，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城書生金華字生麗，風流標致，博學多才，年十六歲。金華九歲喪父，由母閻氏養育成人。鄰有殷商韓印，妻劉氏，有女嬌娘，十三歲，美艷聰明。元宵觀燈，金華、嬌娘遇見，兩情相悦，訂約三更於韓家後樓會面，遂通情。事爲嬌娘婢蘭兒窺見，害相思。嬌娘乃許其與金華通。韓印妹嫁本城潘棋，早寡，女俊娥，十六歲，美貌溫柔。翌日賀韓印生日，住嬌娘房，見金華與蘭兒、嬌娘相通事。亦羡金華，乃於月下訂婚盟與通。金華僕原子發現主人偷情事，亦翻牆至韓家，遇蘭兒，遂姦之。數月後俊娥、嬌娘皆有孕，均推有病。逢劉氏生日，俊娥隨母至韓家祝壽留宿。是夜，三家父母皆夢月老告知金華與俊娥、嬌娘姻緣註定。次日又知二女已孕及三人有婚約事，乃聯婚。後生三子，繼承三家香火。金華入府學。又將蘭兒配原子。

[illegible]

春燈迷

齊藏刊本春燈迷史扉頁

新編春灯迷史卷之首

看此書别嫌麻煩

字雖不真呼之可也

[illegible]野人編[illegible]

詩曰 千萬别刹慰子為安

俗語云 淫為萬悪首。三綱敗壞五常休。若[illegible]

之。然性命幽司。惟此春灯迷史。實係生前配偶。三綱不

敗。五常不休。踰東墻而摟處子。真可謂摟之得[illegible]。

人兩錦紅緑。亦不為厮幽媾。侶第偶[illegible]。

[illegible]真[illegible]

[illegible]郎络[illegible][illegible]行些的

不見[illegible][illegible]郎氏走[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着旁边[illegible]坐[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約十分[illegible]

[illegible]朋眼往細〻看却在[illegible][illegible]郎[illegible]郎氏叫了几声剌和只当[illegible]

刘氏又來吵鬧便只是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耳細〻去听却是妹〻的声

音遂落下腿來慌忙起來[illegible][illegible]開七郎氏進去遂把这件事情

說了一遍郭即死奈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洽了几句商议停当兄妹二

人依旧同到西楼又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应许的话刘氏又到后楼[illegible]

妹外孩[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这话也却[illegible]得[illegible]〻[illegible][illegible]

吳藏殘刊本春燈迷史末頁

有些煩徐又一个不得如意把这事也就擱过一边[illegible]
再说那些养女的人家能不願与女兒揀一个佳婿聞得金華
官人的母亲要与他兒子说親那些有女兒的知道金華人樣些
便到不論聘厚若情愿賠些粧奩嫁來但女兒有一二分顏色
的就不按風綫縦央媒人誇奨得西氏般貌昭君般才交聞得
官人有細密處当擾欲不允那些人也不十分強來了这金華
虽年幼竟是風流中的領[illegible]就也小的餓狼一般若遇其母
等他说来交剛經[illegible]念心中難比轉飞[illegible]

吳藏殘刊本春燈迷史首頁

此書丁日昌禁書目著錄實不多見前得一部殘存八回板心只有迷史二字
而無春燈字樣然金華與韓嬌娘二人雖同觀燈始得相遇疑即此書
後乃得此與前書同板本書面尚存半頁有春燈二字雖稍殘缺亦足
珍貴因囑裝潢而保存之　甲申冬　如山識

齊藏刊本春燈迷史跋尾

第一回 [illegible]

話說[illegible]玄宗時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城裡有一人姓金名[illegible]
生慶自九歲時父親辭世另有母親閻氏撫養成人至今年交
十六歲幸家中頗覺富足終日攻書且是金華生得眉清目秀
唇紅齒白人物標致[illegible]兒子[illegible]
倒其愛惜如掌上明珠一般自七歲就送到學中讀書是金
生天資聰明自七歲讀至十六歲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不熟
[illegible]

春灯迷史卷之一

青陽野人編演

詞曰

俗語云淫為萬悪首三綱敗坏五常休若非天緣造就定然性命难周惟此春灯迷史实係生前配偶三綱不敗五常不休踰東墻而摟処子真可謂摟之得妻借氷人而结紅絲亦不伤関雎雅化虽偶尔淫奔乃今古奇覌飄〻乎快事也揚〻乎风流矣

高藏抄本春燈迷史卷首

華夫妻偕老三个兒子各整家私真是古今罕有的一件奇事

音因其淫不敗倫樂不傷雅詩可皆自凡流中有本分快活中

固其共可非誣其人可考作之者有羨慕不已之心而傳之也

有一詩遮其偷情之醜云

莫笑林諸女嬌娃　前生造就配金華

始無野騺終桃夭　生子終嗣更堪誇

高藏抄本春燈迷史末頁

新編春燈迷史目錄

校記

❶「觀鰲燈」原作「看鰲山」，據正文回目改。

❷「雙女子身中懷孕」原作「兩女子身懷有孕」，據正文回目改。

新編春燈迷史卷之一

青陽野人　編演

詞曰

俗語云。淫爲萬惡首。三綱敗壞五常休。若非天緣造就。定然性命難周。惟此春燈迷史。實係生前配偶。三綱不敗。五常不休。踰東牆而摟處子。眞可謂摟之得妻。借冰人而結紅絲。亦不傷關雎雅化。雖偶爾淫幸。乃今古奇觀。飄飄乎快事也。揚揚乎風流矣。

第一回　浪才子元宵玩月　俏嬌娘十五觀燈

話說唐玄宗時。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城裡。有一人姓金名華字生麗。自九歲時。父親辭世。只有母親閻氏。漿養成人。至今年一十六歲。幸家中

頗覺富足。儘可過活。且是金華生得眉清目秀。唇紅齒白。人物標致。舉止風流。閻氏媽媽見兒子恁般聰明伶俐。甚是歡喜。如掌上明珠一般。自七歲就送到學中讀書。這金華眞個聰明。自七歲讀至十六。凡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不通曉。詩詞歌賦。無不成就。眞是才貌雙全。出類拔萃的男兒。有西江月爲證。

出落唇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用着衣新。俊俏行中首領。　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座皆驚。金生麗好個聲名。一見人人起敬。

却說金華年已十六。尚未完婚。閻氏媽媽素日常着媒人四處選擇美貌女子。方與他兒子結姻。因自己兒子是個風流人物。但凡人家女兒有絲毫褒貶處。決不肯應允。所以訪問了多多少少。俱是平常人材。再選不着如花似玉的佳人。閻氏因擇得有些煩徐。又一個不得如意。把

這事也就擱過一邊。這且不題。再說那些養女的人家。誰不願與女兒揀一個佳婿。聞得金小官人的母親要與他兒子說親。那些有女兒的知道金華人材出衆。❶倒不論聘之❷厚薄。情願賠些粧奩嫁來。但女兒有一二分顏色的。無不挨風緝縫。央媒人誇奬得西氏(施)般貌。昭君般才。又聞得閻氏有細密底當。屢次不允。那些人也不十分強求了。這金華雖年幼。竟是風流中的浪子。比就色中的餓狼一般。若遇其母與他說親之時。這一日連書也不去念。心中輾輾轉轉。躊躊躕躕。半酣半呆。如醉如癡。恰似染病一般。望色之心。十分慨切。一遭一遭俱是如此。話分兩頭。却說金華的左鄰有個韓印。少年慣走湖廣販賣糧食。後來家道殷實。開起兩座典當。托六個夥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渾家劉氏。只生得一個女兒。乳名叫做嬌娘。今年一十三歲。生得有沈魚落雁之容。閉❸月羞花之貌。又且畫鸞刺鳳。美艷非常。出落得一個好女

兒。怎見的。有西江月爲證。

面似桃花含露。體如白雪團成。眼橫秋波黛眉清。十指尖尖

春筍。　嬝娜休言西子。風流不讓崔鶯。金蓮窄窄瓣兒輕。

行動一天丰韻。

韓印見女兒生得人物齊整。不肯配個平常之人。必要揀個讀書君子。方纔配他。這是韓印心裡意思。因女兒年紀尚小。猶在嬌愛。況膝下無子。決不肯早早許配與人。就是金家着媒人說親之時。媒人亦曾五次三番說合。韓印終是溺愛。心中也有幾許〔許〕配之意。怎奈他心問口。口問心。呑呑吐吐。恍恍惚惚。再不定準。媒人若追問緊時。他就連說帶罵。恰(拾)着衣裳往外便輦(攆)媒婆落了多少沒趣。誰敢再來強說。劉氏媽媽常對韓印說道。隔壁金小官人是個讀書君子。儀表不俗。我們女兒風流俊俏。月貌花容。眞乃郎才女貌矣。爲何媒人來求過數

次。丈夫只是不允。韓印道。愚夫不是不允。據我看。金小官人與咱家女兒眞天生佳偶。但只有一件。賢妻你可曉得麼。劉氏道。有那一件。愚妻其實不曉。乞丈夫明言。韓印道。咱家中雖然衣食豐足。銀錢廣多。你我已五旬以外年紀。並無尺寸之子。後來這家私可托與何人掌管。說不了。韓印已墜下淚來。劉氏聽了。亦悽悽慘慘的說道。愚妻早念及此。雖然終日強打精神與丈夫爭名奪利。歡歡喜喜。我不過是寬着丈夫之心。及至清明寒節。見人家或男或女。或貧或富。墳前添土化紙錢。到咱二人跟前。也不知掉了多少淚痕。劉氏說罷。韓印忽然❹放聲大哭。劉氏亦嚎啕不已。却說韓印家有個丫鬟名叫蘭兒。因前樓下邊梅花開得極盛。正在堂樓下看梅耍子。忽聽得樓上大驚小怪。悲聲不止。料是員外安人。慌忙跑到後樓對嬌娘說道。賤婢剛才在前樓下看梅。不知員外安人爲着何事痛哭流淚。嬌娘聞得這話。忙移玉步。疾轉金蓮。到

了前樓。只見爹媽還是啼哭。嬌娘上前含淚問道。爹媽有何傷心之處。却恁般過哀。夫婦二人見女兒來到面前。方才止住淚。歇息了一會。嬌娘又慢慢問道。爹媽將心中委曲說與孩兒聽聽。或者孩兒能以替爹媽分憂解悶。也未可知。韓印道。你小小年紀不達事務。你爹媽就對你說了。也是枉然。如何能替爹媽分得憂。解得悶。劉氏接過來說道。既是女兒要問。就對他說知。却也無妨。韓印被劉氏嬌娘再三催攢不過。只得帶淚說道。兒呀。你爹媽五旬以外年紀。乏子少嗣。咱們家中雖然有的是金銀財物。儘可快活下半世。女兒雖聰明過人。終不成是個女流之輩。再待上一年半載。與你擇夫于歸之後。落下你爹媽。冷冷清清。無倚無靠。誠刀割柔腸也。這還是小事。若到我二人那死後。恁般家私。托與何人掌管。清明寒時誰給我這兩個苦鬼墳頭燒錢化紙。說罷。又撲漱漱滾下淚來。嬌娘聽此一段言語。遂心生一計。忙安慰道。孩兒只道

爹媽有甚麼虧心的大事。原來如此。這有何難。韓印道。把這不難處說與爲爹媽的聽聽。嬌娘道。孩兒有心要說。只怕爹媽笑孩兒甚無廉恥。韓印道。我女兒自情講來。爲爹媽那有笑你之理。嬌娘道。依孩兒這樣顏色。又有這等家私。不如擇一個風流少男。招贅爲婿。孩兒終身有托。爹媽後世有靠。倘然孩兒生男長女。也是韓門根基。那時家私有人掌管。兒鄙見若此。不知爹媽以爲何如。韓印夫婦二人聽此一段言語。遂撥去憂容。變爲喜色。一齊說道。我兒小便小。却〈小〉有此等高見。眞女中丈夫也。若果這樣一做。我夫婦生前快樂。死後甘心。丫鬟旁邊亦歡欣笑道。極妙極妙。嬌娘只羞得面紅過耳。半晌並不言語。韓印叫丫鬟到廚下取了一壺香元藥酒。猩唇佳餚。大家喜喜歡歡。自初鼓飲至二更天氣。方纔盡興。丫鬟仍是❺同嬌娘去往後樓睡了。却說韓印夫婦見女兒回樓去。遂暗暗商量道。女兒旣有此孝心。你我着實留心細

訪女婿要緊。劉氏道。不如叫一個仔細媒人。叫他俏俏偷與金華其母親說知就理情由。他若肯應許此事。便是咱們萬全之福。韓印道。金小官人是個有志氣的男兒。閻氏媽媽又是個節烈的婦人。豈肯與咱們招贅爲婿。劉氏道。俗語說。是姻緣。棒打不退。從前閻氏媽媽着人與兒子說了三五十家俱不湊巧。或者與咱女兒前生有緣。也未可知。老夫妻二人。你一言。我一語。說說笑笑。直至五更以後方纔睡着。不題。却說金華因屢次擇親不成。時常抱悶在心。說話中間乃是正月元宵佳節。恰好天朗氣淸。月明星稀。照耀如同白晝一般。又聽得滿街上鼓鐘連天。人聲喧嚷。金華換了一身華麗衣服。走出自己的門來。又邀了一位同學的窗兄。此人名(姓)崔名棟。年長金華二歲。爲人樸實忠誠。與金華最是相契。所以金華一邀就同來遊玩。金華一則是消遣。二則是要飽看佳人女子的意思。二人款步逍遙。只見那些男男女女穿紅掛綠。

有些醜陋不堪的。也有俊俏可愛的。金華心裡早有了幾分打熬不過。崔棟終是個老實人。認(任)他是天仙一般的女子。他却一毫不着意。低着頭往前行走。惟這金華却在後邊。正然走着。只聽背後五七步遠近。一個女子燕語鶯聲。笑談如簫笛之音。金華原是個色中的餓鬼。猛然一聽此等美音。心下早知有非常的美貌。急忙回頭一看。只見一個老嫗。一個侍❻女。相伴着一個嬌嬌艷艷的女子。約莫有十五六歲。金華緩着脚步。扭着頭兒。斜着眼兒偷偷的細看。但見那女子烏雲巧挽。碧翠押鬢。銀面如雪。桃腮微紅。柳眉杏眼。兩耳生輪。櫻桃小口。玉齒硃唇。金蓮窄小。行動時無限風流。言語時嬌音宛轉。金華看罷。不像見了凡人。就像見了仙女一般。那女子却也作怪。見人家看他。他却不覺羞恥。反做出多少動情的款兒。眉目之間不住得往來顧盼。引得個金華心迷意亂。神情繚繞。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就如做了一個夢的一樣。其

初行走。還離這女子五六步遠近。及至看到動情的時節。只離這女子二三步遠近。又見這女子眉目相戲之時。便呆呆站住。却忘了走了。這女子從他面前過去了。半晌仍是呆呆的立着。再說崔棟正和❼金華同走說笑。半晌不見金華說話。忽忽的回頭看時。並不見金華。只見一個老嫗。一個侍女。相伴着一個美貌女子。往面前行過。再往後看時。約莫有十幾步以外。金華獨自一個在那裡立着。崔棟大聲叫道。金華弟。在那裡站着等誰。金華昏昏沈沈聽見叫了他一聲。方纔醒悟。纔知道自己看的迷了。慌忙跑了幾步。仍與崔棟同行。畢竟不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出衆」二字漫漶，後人補爲「風流」，今據抄本改。

❷「之」字原無，據抄本加。

❸「閉」原作「碧」，據抄本改。

❹「然」原作「不」，據抄本改。

❺「是」原作「見」，據抄本改。

❻「侍」原作「待」，依文義改，下同。

❼「和」原作「合」，依文義改，下同。

話說金華被崔棟叫了一聲。慌忙跑了幾步。仍與崔棟同行。崔棟問道。如何正走。你却落在後邊。金華心裡的病。豈肯說出。只得指東說西。弄了幾句❶渾話。將崔棟哄過。不題。却說這女子不是別人。原是嬌娘。因父親韓印在典當和夥計們算帳。韓印對劉氏媽媽說。今夜我不在家。別叫女兒出去看燈。嬌娘聽說父親一夜不往家來。便喜得眉開❷眼笑。那管他叫看燈不叫看燈。換了衣服。劉氏媽媽也不十分強阻。劉氏叫老嫗與蘭兒相伴僑娘出來看燈。這嬌娘正然行走。忽聽後邊一人叫了一聲金華。就知是自己的右鄰金小官人了。又因金華這般人物標致。心下早動了羡慕在金華身上。嬌娘暗道。我若配了金小官人。不枉今生之福矣。這且不表。再說❸金華與崔棟一路上玩月消遣。只在

嬌娘後邊款行。金華心裡想道。此是誰家女子。生得恁般嬌艷美麗。正躊躕間。忽聽頭前那老嫗叫道。嬌娘。快些行走。今年大街上十字口路西。新添一座鰲山燈兒。甚是熱鬧。何不到那裡去看看耍子。金華猛然想道。原是自己的左鄰韓嬌娘。又暗暗的說道。嬌娘這般美貌。我若娶了他。眞乃是萬分之幸也。他二人的心病都是一樣。不題。不一時到了鰲山燈下。只見上邊無數的故事。滿街燈籠。百般整齊。人煙熱鬧。男女交雜。怎見得。有詩爲證。

桃紅柳綠錦裝成。　輝煌照耀似火龍。
管絃迭奏聲細細。　羅綺翻舞鬧烘烘。
篩(獅)子繡毬團團滾。　竹馬穿花對對精。
燈被月照奪燈亮。　月借燈光月偏明。
偶聽花炮連聲響。　又聞鐘鼓似雷鳴。

煙靄散落佳人面。　餘響不辨笛曲聲。
婦人抱子腮含笑。　男兒攜童面帶容。
金吾不禁元宵夜。　率土生民賀太平。

這些百般熱鬧。十分可愛。再說這鰲山恰似一個眞的一樣。這邊做得那些各樣的樹木花草。樓台殿閣。靈禽怪獸。人形散亂。無數的景致。又有一件故事。乃是張生和紅娘調情的事兒。金華與嬌娘只離着一尺來的。彼此又相看了一個不亦樂乎。金華又將紅娘一看。再把嬌娘一看。覺嬌娘比紅娘更美十分。恨不能把嬌娘一口吞在肚裡。纔是他的意思。欲待用言語戲他。怎奈有崔棟與老嫗不離左右。又且人多嘴雜。那裡敢做一聲。金華心中如刺。慾火頓發。下邊腿縫裡夾得作怪的東西。便直挺挺得豎將起來。却說嬌娘見上邊那張生甚俊無比。再看金華。却比張生的模樣不差。上下惹得他心窩裡亂跳。再說崔棟正與金

華觀燈。忽然一陣一陣肚❹疼。忙對金華說道。你自己看罷。我有些不快。往家裡去哩。金華聽說。正合其意。遂連聲應道。使得使得。崔棟別了金華回家。不題。金華見崔棟去了。心中快樂。忽然熬(鼇)燈以下一些人亂擠亂攛。將幾到了嬌娘身上。老嫗與蘭兒見勢頭不好。兩個扯着嬌娘的袖兒。便往後跑了十數多步。金華見嬌娘跑在後邊去了。也假裝着說道。好擠。好攛。也忙退回五七多步。眞個事有湊巧。待不多時。從那裡來了一起玩龍燈的。約有一二百人。急速來至面前。猛然烘的一聲。把老嫗和蘭兒分在一邊。嬌娘獨自在一邊。金華得空。不勝歡喜。急忙跑了兩步。用手把嬌娘扯過。往旁邊去掭(躲)嬌娘明知是金華。也不做聲。金華低低向嬌娘道。小生有十二分羡慕娘子之心。不知娘子知情否。嬌娘道。若得相公見憐。實出望外。金華道。娘子既不棄嫌。今夜三更時分。與娘子後樓一會。如何。嬌娘不肯以言應承。但只把頭點了

幾點。說猶未了。只見那些玩龍燈的人將幾過去。只聽老嫗與蘭兒大聲叫道。阿姑在那裡。金華知是老嫗與侍兒尋找嬌娘。怕被他兩個撞破。就撒了嬌娘的手兒。獨自回家去了。嬌娘見金華去了。遂答應道。在這裡哩。老嫗聽見嬌娘答應。急忙走近前來。見了嬌娘。老嫗道。了不得。了不得。回家走罷。三人到了家中。劉氏見女兒回來。喜喜歡歡。又取些點心與嬌娘吃了。又說了半晌話。天已二鼓將盡。方纔各各安寢。老嫗和劉氏前樓睡。蘭兒和嬌娘在後睡。却是兩鋪。這嬌娘與金華有約。那裡睡得着。又許金華三更時分相會。只得側着耳朵❺留心細聽。聽夠多時。堪堪三更已到。慌忙穿了衣服。收拾的齊齊整整。悄悄的走到西間。聽聽蘭兒睡着沒睡着。聽了聽蘭兒鼻吸(息)不斷。嬌娘知是他睡着。心下總不爲實。又悄悄秉了一隻燭兒。走到他床前一看。只見他似個憨狗一般。熟熟的睡在床上。嬌娘心中甚是歡喜。悄悄的走下樓來。

到了後花園中。實撲撲的盼望金華。不題。再說金華回到家中。見了母親也不說些話兒。逕到後邊書房去了。待不多時。天已三更時分。金華滿心暢快。便暗暗的越過嬌娘的牆。跳在這邊地下。唡的❻一聲響來。這嬌娘正然等得心急。忽聽響了一聲。便知是金華來了。又定睛看時。只見金華敲腿捻腳。屈着腰兒。兩眼不住的左右顧盼。就像個怕貓的老鼠一樣。戰戰兢兢而來。嬌娘慌忙上前迎住。金華慌忙一把將嬌娘的臉兒一摸。又兩手把嬌娘的嘴兒捧過。狠狠的親了個嘴。嬌娘道。何須這般心急。且到樓上去耍耍。金華道。樓上是娘子自己睡。却還有別人。嬌娘道。那有別人。只有一個蘭兒。是從小兒服侍我的。性情款和。口兒嚴緊。那是决然無礙的。金華道。這却更妙。嬌娘頭裡走。金華後邊走。悄悄把樓門推開。二人上在樓上。又把樓窗打開。一輪明月照得雪亮一般。金華緊緊的把嬌娘抱到懷中。面對着面兒親了個嘴。將舌尖吐

在嬌娘的口裡。嬌娘的口兒原不甚大。被金華這一個舌頭尖送在裡邊。就把個小小的櫻桃口兒塞的個滿滿當當。嬌娘住了一會。也將自己的舌尖吐在金華口裡。嬌娘把舌尖剛往金華口中一伸。被金華的舌尖緊緊的搭住。着實嗚咂。唧唧有聲。咂得嬌娘渾身癢麻。褲襠裡早已流出許多水兒。把一條桃紅紬的夾褲濕了老大一片。又待了一會。直流到脚根。嬌娘忙把舌尖抽回。尋了一幅白綾兒。只在褲子外邊亂擦❼亂抹。金華知他是淫水流出。便用手替他解了褲帶。嬌娘道。羞人答答的。如何使得。只可外面作戲罷。金華戲笑道。赴席不吃肉。不如在家瘦。嬌娘聽了這話。淫心勃動。遂戲笑答道。今夜既請你。一定管你夠。金華聽得心中歡喜。遂慢慢的把嬌娘的褲兒一頓。原來嬌娘這褲子裡表全是紬。極是滑溜。又且寬寬肥肥。剛被金華用手一頓。那褲一流直到金蓮下邊。又被雪亮的一輪月色照着。金華定睛細看。只見軟濃

濃得兩塊腚腄。似白臘圍成。嫩生生的兩條腿兒。如水銀貫就。金華下邊這根陽物似鐵硬一般。連連的跳了十來跳。金華因陽物跳得不像。(停)忙忙的從褲裡把陽物拿出。將嬌娘放在床邊。金華將他兩隻小脚把在手中。只好有二寸來長。又將嬌娘那所以然❽的妙處一❾看。只見鼓痴痴的就像一個纔出籠的小饅頭一般。陰戶緊緊的閉着。金華看了早已神魂蕩蕩。幾不辨南北西東。再說金華不過是個童子。從不曾見過陣勢。不料想他那根陽物約有五寸多長。周圍三指多粗。嬌娘一看。猛然吃一驚道。此物如何恁般粗大。金華道。此乃父母的遺體在我。也不知他怎麼長得這樣粗大。嬌娘用手兒去攢❿了一攢。直像一根鐵火棍一般。將手兒燙⓫得滾熱。因問金華道。此物恁樣火熱。是怎麼說呢。金華道。這是男子通身聚火之處。所以動興之時。此處甚是極熱。遍體却是微冷。嬌娘道。這就是了。金華將手指弄嬌娘的陰戶。往

裡以(一)伸。直覺緊搜搜的。並無甚大的空兒。再往裡漫漫(慢慢)一伸。只可容得半個指兒。及至把一個指頭伸進去。嬌娘已覺有些疼痛。金華將指兒抽出。那條細細的陰戶仍舊閉上。再看這指頭上。如放在油裡沾⑫了的一般。金華此時蕩意悠悠。濃興疊疊。把陽物拿到陰戶傍邊。將龜頭兒着實在嬌娘大腿下抹弄。抹弄了半晌。只見陰戶中流出許多淫水。金華知是他興動。把陽物顛了兩顛。認準陰戶口兒。渾身使力。往裡一入。剛剛得入進一個龜頭兒去。嬌娘往後一縮。叫道。疼。怎奈金華慾火難消。又着實往裡一入。入進寸餘。還有三寸多長直挺挺在外邊立着。嬌娘被這一入。就像一個錐子刺在裡頭的一樣疼痛難忍。又連叫了幾聲。疼疼疼。遂說道。郎君甚是殘忍。妾長到一十五歲。從沒有吃過這個虧兒。妾因憐愛郎的心勝。所以才許此一段風流。郎君要這般殘忍之甚。是妾有十分憐郎君之心。郎君倒無一絲憐妾之意

了。金華捧了嬌娘的臉。親個嘴道。我的嬌嬌。我如何不憐你。但只我慾火禁不得了。嬌娘道。我這裡頭眞個疼得難受。你且把那東西抽出來。略待一待再弄。如何。金華被嬌娘告饒不過。然後把陽物緩緩的抽將出來。剛剛抽出。龜頭被陰戶緊緊的卡住。忙使力往外一頓。只聽得咕唧響了一聲。那陰戶仍舊閉上。嬌娘見他把這個東西退出來。就像肉裡去了一根大刺。微覺快活。陰戶也不覺疼了。待了一會。滿裡頭癢快無常。嬌娘終是個淫蕩女子。其初見金華把陽物突然入進少許。便害疼告饒。及至金華把陽物抽出。他便又覺有些痛快。只像嘗着有些滋味的光景。遂把金華這根陽物只是擺弄。不肯放手。這嬌娘又用手捏着細看。只覺與先大不相同。更粗更大。再用手一顚。甚是垂手。約有一斤來的陳(沈)重。上邊紅潤無常。青筋縲歷。龜頭上微有一個尖兒。嬌娘看罷。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的陰戶窄小。不能承受。喜的是金華毬

大。甚是愛人。嬌娘拿着這陽物揑弄良久。金華笑道。想是你愛他麼。嬌娘亦笑道。委實愛他。金華道。你把他那可愛處說與我聽聽。嬌娘道。我不愛他別的。愛他這個頭兒生得有趣。金華親嘴道。我的嬌嬌。你把他這有趣處講講。嬌娘笑道。常言說。禿子背着月亮走。彼此借光。我也曾見了多少禿子。俱是生些白癩點兒在上邊。再沒有似這龜兒光滑的。就問或有一兩光滑的。決然不能似這龜頭兒有寶色。以妾看來。似龜頭兒這等光中帶潤。潤中透光。如火珠灼灼。這才叫做禿子被(背)着月亮走。彼此借光。嬌娘說罷。金華又親個嘴兒戲笑道。我的嬌嬌。你也有件可愛處。嬌娘亦捧過金華的臉親嘴道。我的肉肉。你說我那一處可愛。金華道。你這個小小陰門緊緊閉着。周圍白胖。正中間有二指多長的縫兒。如血色一般。猛然一看。不像別的。就像個小孩子口兒一般。還有一件可愛處。嬌娘道。你再把那可愛處說說。金華道。剛才我這條

陽物插在你陰戶少半截兒。外邊還有多半截兒。猛看時。又有一個故事。嬌娘道。像甚麼故事。金華道。就像個光嘴巴吃貫腸的一樣。說罷。二人暗暗的笑聲欲啞。笑罷又歇息了半晌。金華道。咱二人何不脫的光光的。入在被窩裡。做個通宵快樂。嬌娘道。使得使得。嬌娘被金華踩躙了一更多天的時候。全無一點羞恥。遂把渾身上下的衣服脫了。又換了一對紅紬鞋兒。穿在金蓮上邊。掀開紅綾被兒。臥在床上。將一個長藤枕兒枕着。金華也將渾身的衣服脫去。一時色膽狂發。揭開紅綾。將嬌娘渾身用手摸了一遍。騰身而上。將嬌娘兩條腿兒抗(扛)在肩上。下邊的陽物亂跳不止。知道嬌娘的陰戶甚小。不能從容急進。要看他二人盡興的故事。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句」原作「旬」，據抄本改。

❷「開」原作「畫」，抄本作「花」，依文義改。

❸「說」字原無，據抄本加。

❹「肚」原作「甚」，據抄本改。

❺「朶」原作「躱」，依文義改，下同。

❻「的」原作「有」，據抄本改。

❼「擦」原作「撒」，據抄本改，下同。

❽「所以然」原作「妙處然」，據抄本改。

❾「一」原作「二」，據抄本改。

❿「攢」原作「鑽」，依文義改，下同。

⓫「燙」原作「盪」，依文義改，下同。

⑫「沾」原作「占」，依文義改，下同。

第三回　小丫鬟聽風染病　金原子夢液交歡❶

話說金華扒❷在嬌娘身上。陽物不住的暴跳。又知嬌娘的陰戶窄小。不能急進。便慢慢的用手將陰戶往兩邊一分。把陽物緩緩的入進二寸來的。只見嬌娘不甚覺疼痛。這金華却也有些情意。知道他不能全受。便止用了二寸來長。緩出緩入。外邊這三寸陽物不忍再進。金華抽了百十餘合。抽得嬌娘渾身生津。遍體發麻。又不覺疼了。只覺癢癢瘉瘉。快樂無常。因對金華道。我的肉肉。你這會入得我十分痛快。金華聽了這話。着實親了一個響嘴道。我的嬌嬌。你把那痛快處說與我聽聽。嬌娘道。我這個小小的空兒。被你這鐵硬❸一般的東西.入在裡頭。塞得滿滿當當。被你這根火熱的莖兒。將周圍烙得甚妙。再者還有痛快處。你剛才抽了百十多抽。抽得四肢無力。說麻也不甚麻。說癢又不甚

癢。十分有趣。嬌娘說完。金華道。我的嬌嬌。這不過是快樂有趣的個頭兒。只在外邊。還有入骨的快樂。我的嬌嬌。你還沒曾嘗着哩。嬌娘聽說這話。忙與金華親嘴道。我的肉肉。你把那入骨的快活處對我說知。我與肉肉好盡今宵之歡。金華道。若要如此。只怕嬌嬌擔架不起。嬌娘道。不妨不妨。金華道。我的嬌嬌。你且摸摸我的陽物入進多少。嬌娘用手一摸。着驚道。還有一多半未入進去麼。金華道。正是。這要全入進去。入到那雞冠兒。頂得他癢癢癪癪。陰精直交。便快活入骨矣。嬌娘道。我的肉肉。你且把這東西抽出來。等我歇息歇息。你把這東西全入進去。看是何等快樂。金華倒也性好。眞個的把陽物往外一抽。唧的一聲。掉將出來。嬌娘兩手摸弄這根陽物。喜得是心中繚繞。恨不能一口吞在肚裡。才是他的意思。略待一會。那用金華先來動手。便兩隻手把陽物拿着。便往自己的陰戶裡入。金華知是他浪極了。便把嬌娘兩條腿開開。

又將自己的陽物用手擄了幾擄。擄得似火炭一般粗大。與先不同。對準嬌娘的陰戶。猛力一入。進去了有三寸多長。嬌娘便覺痛疼。却不肯說出口來。嬌娘用手一摸。還有二寸來的。金華又猛力一入。又入進去半寸。嬌娘道。委實不能擔架。金華那裡管他這那。又猛力一入。又入進去寸半。剛剛落了半寸的一個根兒。嬌娘又被這一入。就像刀剜一般的疼痛。連眼淚也都落出來了。金華知他難受。把陽物往外縮出半寸。嬌娘道。這還微覺鬆快些兒。金華道。我的嬌嬌。這陽物不能連根入進。頂不着那雞冠兒。怎想那入骨得快活。嬌娘貪着快活的心勝。又被金華說了這句話。便不顧甚麼疼痛。與金華親嘴道。我的肉肉。你自請入進。我就死也不怨你。金華聽了這話。把陽物仍舊抽將出來。恰好陰戶中淫水汪汪。甚是滑溜。金華又用指頭沾了一些淫水。抹在陽物上邊。按着小小的陰戶兒。渾身使了有十二分的力氣。把陽物往裡狠狠的

一入。只得咕唧響了一聲。把這麼一個粗大的東西連根進去。入得個嬌娘渾身疼一些熱汗。嬌娘道。我的肉肉。你可入殺我了。嬌娘心下還只道沒有連根入進。忙用手一摸。早已將五寸多長的東西全全的擱在裡頭。嬌娘把這疼也忘了。心中便有十分歡喜。遂與金華親嘴道。我的肉肉。你可占了便宜❹了。金華也捧過嬌娘的臉兒。親嘴道。我的嬌嬌。我的慾火委實難禁了。便把陽物大出大入有二三百多抽。抽得嬌娘疼一陣。癢一陣。麻一陣。木一陣。弄得嬌娘轉婉鶯聲。若笑若哭。金華直入了有一個時辰。覺着自己的陽物連跳不止。金華知是陽精將洩。遂兩手把嬌娘緊緊抱住。口對着口兒。身子却不甚搖動。只用腚睡兒起起落落。頂着裡邊的雞冠兒。渾身上下使力一聳。縱意大洩。嬌娘這雞冠被陽精一燙。如熱油澆在上邊的一樣。把個嬌娘燙得神情渺渺。魂魄虛虛。頭昏眼迷。閉目不眶。待了半晌。金華一口接住。方才醒來。對

金華說道。我的肉肉。我眞覺入骨之妙矣。但不知我的親肉肉。夜夜肯來否。金華親嘴道。我的嬌嬌。若依你。我二人就時刻不離才合咱的意思。倘若來的勤了。被你爹媽知覺。那時怎了。嬌娘道。這倒不妨。我家爹媽不過是在前樓睡覺。白日間或到這裡。夜間睡覺的時再也是不來的。只有這個蘭兒和我在後樓上作件。金華道。怎不見他。嬌娘道。現在西間裡睡着。金華道。咱二人之事倘被他看破。怎生是好。嬌娘道。就是看破。也無甚妨礙。這小妮子也是個吃醋的小班頭一樣。金華道。怎見得。嬌娘道。他時常見人家小夥生得乾淨。他便目不轉睛的儘看人家。及人家看他時。他偏得假裝失羞。及人家不看他了。他又斜着眼兒偷看一看。時常誇講❺得人家小夥怎麼風流。怎麼俊俏。一定對我說個天花亂墜。金華道。這丫鬟生得人物如何。嬌娘道。却也罷了。圓圓的臉兒。細細的身子。不大不小的脚兒。行動微帶風流。言語略有淫聲。諸日

家那粉不夠他擦的。花不夠他戴的。更有一樁可愛處。金華道。那一樁可取。嬌娘道。這小妮子生得一雙好眼兒。似鳳目一般。上下重皮。瞳仁黑漆。光彩射人。別說男子愛他那雙眼兒。就是我也十分羨慕不已。嬌娘說完。惹得個金華慾火頓發。那陽物又似鐵硬一般。與嬌娘親了幾個嘴兒。着實的入了一番。頂住花心。依舊大洩。嬌娘噯呀一聲。快殺我也。嬌娘道。我的肉肉。你這一次洩的與先更覺有趣。金華仍不肯把陽物拔出。緊緊的抱住嬌娘問道。何不把那丫鬟喚醒。咱三人一齊戲耍一會何如。嬌娘道。別甚急了。等明日我和他細細商量。他再無不從之理。你明日晚間再從後園牆上悄悄越過。咱三人痛痛快快耍上一夜。豈不更妙。金華道。是(使)得使得。再說金華眞是個幼童。陽精甚滿。剛才連洩了二次。那陽物仍然鐵硬一般。又聽嬌娘許明日夜間的快事。心窩撲撲的發起一片濃情。嬌娘也覺陰戶裡那根陽物鼓鼓跳的。便

與金華親嘴道。我的肉肉。何不再入一番。出這些精兒。叫我受用受用。金華道。我的嬌娘。你更比我還快活麼。嬌娘道。其實快活。金華將嬌娘的枕兒取來。又把嬌娘的身子擸起。用枕兒塡在腰中間。嬌娘仰在上邊。金華拔出陽物。只見從陰戶口裡。紅白交加流將出來。嬌娘用白綾兒擦了半晌方才乾了。把白綾染的紅了老大一塊。金華亦把陽物擦乾。將嬌娘手足疊做一團。用手將陽物認準陰戶。大出大入。入得嬌娘死死活活。淫聲不止。陰精直流。金華抽夠多時。陽精大洩。燙得嬌娘昏昏沈沈。眉目不開。牙關緊閉。金華一口氣接住。方才醒來。說道。我的肉肉。這一次入得我渾身無絲毫之力矣。金華道。我的嬌嬌。你無絲毫之力。我這骨縫內髓兒也幾乎欲盡矣。二人乏倦已甚。彼此四肢交在一處。口對着口兒。相摟相抱的睡在一處。因他二人今宵之妙。曾有詩爲證。

嬌鶯雛燕微微喘。　雨魄雲魂默默蘇。
偷得香閨一夜夢。　千奇萬巧畫春圖。

又云。

偷成桃夭與合歡。　前生已配作關關。
香舞蝶翻花蕊亂。　消盡人魂實可憐。

却說金華與嬌娘睡不多會。金華終是心驚。夢裡只聽得金雞報曉。五鼓將盡。金華吃一驚。流水起來穿上衣服。嬌娘也起來穿了衣服。彼此又親了一個嘴兒。方才走下樓來。嬌娘送到花園門口。又說道。郎君明日晚間再來呀。金華道。既然說出。決不食言。說罷。金華越牆而去。不題。嬌娘仍然上樓又睡。這也不題。却說這丫鬟睡到三更以後。將幾醒來。聽得東間嬌娘床上搖搖晃晃。連聲響亮。及再側耳細細一聽。只聽像一個男子的音聲。這蘭兒想道。大有可疑。只得起來看看。方見端的。遂

慢慢披上褉兒。下邊却是精赤赤。下床來走到隔子門口。往這東間裡一看。恰好這邊樓窗打開。一輪明月照的雪亮。又見他二人摸毬弄毬。心下已動了些濃興。又停一會。他二人面面相對。肚腹相湊。把一個老長短的棒兒抽得陰戶裡嗚咂有聲。蘭兒已是十八歲了。這風流中的情趣比嬌娘還覺曉得深些。見他二人如此快樂。蘭兒便往自己的陰戶。用手兒亂撓亂扒。流了許多淫水。欲待上前湊趣一番。又怕撕❻破了嬌娘。只得眼扒扒的看。到他二人散場之時。仍舊上床。假裝睡着。惹得心裡癡癡呆呆。亂亂絞絞。倜(惆)然間頭昏眼迷。得了個相❼思的病症。這且不題。却說金華有個原子。年已二十三歲。自五歲時就被金華的父親買在家中。這原子與金家却也有些緣法。但凡家中大小事。沒有不出力辦的。閻氏媽媽與金華甚是喜他。閒話休絮。却說金華的寢室在後院小書房裡睡。旁邊一間小房乃是原子的睡處。這一晚見

小主人看燈回來。和閻氏奶奶取了些茶兒點心與金華吃了。原子往屋去睡了。睡不多會。只聽的牆下一聲響亮。原子忙忙的穿了衣服走出門來。往書房裡一看。只見燈還點着。不見小主人在屋裡睡覺。心下甚是狐疑。再到那牆根。往那邊一看。只見小主人和一個女子低言俏語。並手攜肩。往韓印那後樓去了。原子料知那女子不是別人。定是韓印女兒。名喚嬌娘。原子看了一會。惹得心裡亂癢亂痲。因是自己的主人。又不敢撕破。無奈只得悶悶的回來。把書房的燈吹滅。將門兒對好。仍往自己屋來睡。那裡還睡得着。況且這原子又因去年三月三日。隔牆曾看見嬌娘走到花園鞦韆架上耍子。美俊非常。到而今十來個多月。並不曾忘下。時常抱着一片相思之情景。忽然今晚又見小主人和嬌娘去那話。未免得惹起這原子舊日的病症。一夜何曾睡着。只是長吁短嘆。裡邊睡也不是。外邊睡也不是。輾轉反側。直到五更纔得睡着。

剛才合眼睡時。只見嬌娘喜喜歡歡。走近這原子的床來。原子喜的心中如刺。忙忙的跪下。磕了一個頭道。韓阿姑如何來到賤僕房中。有何事情。乞阿姑向賤僕明言。嬌娘道。因去年三月三日。我在鞦韆架上要子。被你看得十分親切。大有憐愛我的意思。❸我今夜特來報你的勝(盛)情。原子聽說這話。流水又磕兩個頭。忙起來道。既是阿娘(姑)見憐賤僕。賤僕就死在九原。再不忘阿姑深海之恩。嬌娘笑着把頭點了兩點。原子見嬌娘從了。便雙手抱住。使力摟了幾摟。遂用手將嬌娘的褲帶兒解去。把褲兒扯到大腿根下。露出個雪白的腚睡來。要知這原子夢中的究竟快活。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小」、「金」二字原無，據書前目錄加。

❷「扒」原作「抓」，據抄本改。

❸「硬」原作「應」，依文義改，下同；抄本下文或亦作「硬」。

❹「宜」原作「意」，依文義改，下同。

❺「講」原作「將」，據抄本改。

❻「撕」原作「失」，依文義改，下同。

❼「相」原作「想」，據抄本改，下同；抄本下文或亦作「想」。

❽「思」字漫漶，據抄本補。

話說原子夢中將嬌娘抱住。把褲帶解去。又把嬌娘的褲兒用手一扯。露出滑溜溜的兩個腚腄。原子又將嬌娘那妙處一摸。只見白胖的一個好東西。原子慾火頓起。把嬌娘兩條腿兒輕輕架起。手拿着無情火。剛剛放進。便嗳呀一聲。那精便洩在被上。將身子一動。急忙醒來看時。却是一夢。被上濃呼呼的濕了老大一片。用手摸時。那腿上毬上都是些精兒。足足弄了兩手。遂在枕頭旁邊尋了一塊破手巾。一概擦乾。不題。且說金華越過牆來的時候。天已微亮。悄悄走到原子門口一聽。只聽原子夢中自言自語。再細聽時。又聽原子說道阿姑長阿姑短。叫了半晌。方纔住聲。金華遂把門推開。原子道。是誰。是誰。金華道。這狗頭。你道我是誰。原子知是金華的聲音。也就不問了。原子道。大叔今夜怎麼

不在書房裡睡哩。金華支吾道。今晚我看的心勝。你剛睡了。我仍舊出去和窗友們飲酒慶賀元宵。所以飲到而今才來。原子道。大叔不用說。我明白了。金華道。你明白甚麼。原子道。今夜我剛睡不多會。只聽牆下咕嗵❶一聲響。我急忙起來走到書房一看。不見大叔在屋裡。及至我走到牆下。抓着牆頭往那邊看時。只見大叔麼縫着腰兒往韓印家後樓去了。又見一個女子忙忙的上前迎接大叔。原子又說道。我且問問大叔。那女子可是嬌娘不是。金華的事體已被原子看破。料是難以隱瞞得過。遂點着頭道。是。金華又笑說道。我的事情已被你看破。你且不必問我。我且問你。原子道。我有何事。大叔問我。金華道。我方才越過牆來的時候。我在門外邊聽得你裡邊。夢中自言自語的道阿姑長阿姑短。叫了老大一會。又待了一會。只聽得你噯呀一聲。快殺我也。又待了一待。你滿口說道。好歹好歹。這事有些緣故在內。雖然夢中之事。到底

有些奇異。何不向我說知。我也明白明白。原子被金華這一問。只臯（羞）得滿面通紅。只是不做一聲。金華問得急了。原子仍不做一聲。極得金華把原子的被兒一掀。只見原子那根陽物仍然似鐵棒一般。直挺挺的立着。又看他那被上濕了碗口多大一片。金華只道他是撒了尿兒。及至將被兒拿在亮中一看。只見被上似撒了上邊一些蠟燭油的一般。白光光的年（黏）答答的沾在上頭。金華看罷。將被兒丟在床上。原子也不睡了。忙穿上衣服。流水起來。却似一個啞吧一般。呆呆的站在一邊。金華道。古怪古怪。又連問了數次。原子料道支吾不過。只得將夢中的事。自始至終。細細說了一遍。金華聽了。又連羞帶戲的說道。你好有一比。原子道。賤僕比就甚麼。金華道。你比就賴哈嗎（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泥夜畜生的嘴。倒也饞饞的。把一個原（子）羞的沒抓沒撓。只呆呆的等着金華澡（燥）皮。這且不題。却說丫鬟見金華與嬌

娘弄事。惹得他得了一個相思病症。只睡至日紅不起。嬌娘起來叫道。蘭兒。今日如何不起。蘭兒道。身子有些不爽快。遍體忽寒忽熱。嬌娘道。你這病是夜間甚麼時候得的。蘭兒道。自夜裡三更以後得的。嬌娘終是個伶俐女子。心中暗道。莫不是夜間那事。被他〔看在〕眼裡。惹得他淫心飄蕩。濃興積聚。成了個相思病兒。也未可知。嬌娘遂將言語戲道。小妮子。你這病來的却倒爽利。莫不是想漢子想的麼。蘭兒笑道。是便是。但我這病不是從別人身上得的。却是從姑娘身上得的。嬌娘笑罵道。你姑娘又不是個男子。如何從我身上得的。蘭兒笑道。姑娘自然不是男子。難道那夜間與姑娘做伴的。難道也不是個男子麼。嬌娘聽了蘭兒這話。知是事體敗露。萬一洩漏。被爹媽知曉。那時怎了。遂心中說道。不如把這小妮子入在會中。彼此通用。❷況夜裡又和金郎說過這話。這妮子也是個想吃醋的貨兒。嬌娘主意已定。便笑嘻嘻的說道。我

夜間的事兒。想是你這個妮子看見了麼。蘭兒道。❸剛剛的看見。嬌娘道。你既然看見。何不說上一遍與我聽聽。我看你是眞是假。蘭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說得句句相對。丫鬟又問嬌娘道。但不知那人是誰。嬌娘道。不是別人。乃是隔壁金小官人。丫鬟道。若是金小官人這個俊俏書生與姑娘那話。姑娘便不屈矣。嬌娘道。怎見得不屈。丫鬟道。金小官人風流洒落。眉清目秀。唇紅齒白。別說十個揀不出一個來。就是一百個裡也不能揀出一個來。嬌娘戲道。你這個小妮子有些眼熱麼。丫鬟道。小奴就有十分的眼熱處。也是妄想而已。嬌娘道你若不肯洩漏時。不叫我爹媽知道。今夜就叫他和你全了此美事。丫鬟聽了這話。把那病兒也全好了。便流水抓將起來。穿上衣服與嬌娘磕個頭。起來道。姑娘果開此恩。便死也不忘姑娘的大德。焉敢洩漏此事。嬌娘道。既然如此。那件好事一定周全了你。嬌娘又說道。我和金郎夜間弄到妙處的

時候。我將你誇奬❹了許多的俊處。說得他淫心頓發。便要往這邊和你來幹。我許今夜咱三人做個團圓會兒。他便應了幾聲。見我說到你極妙處。金郎那個作怪的東西。揷在我這個陰戶裡邊。連跳了四五十跳。捨着性命把我奸入。入了有百十多入。入得我昏昏沈沈。瘮瘮癡癡。快活入骨。丫鬟聽了這些饞人的話兒。心窩內跳做一團。丫鬟又問道。姑娘你把金❺姑夫那個有趣的家伙說說。倒是怎樣的大法。入得姑娘這樣快活。嬌娘道。我要說了。只怕唬你一跳。丫鬟道。姑娘自請❻說罷。嬌娘抿嘴笑說道。說得不勝得眞些。嬌娘走東間尋了一個裁尺子。拿到丫鬟面前。用手止(比)道。長裡也像這五寸來的。又用手指比道。粗裡也像這三指來的。丫鬟聽了。驚訝道。姑娘那小小的空兒。如何容得這樣粗大的東西。嬌娘既做這般的茍(勾)當。便忍着痛也說不着了。丫鬟道。疼與不疼。只要容的就好。嬌娘道。可倒了哩。金郎把那個東

西弄了一更多天方才入進。及至他那個入進去的時候。我用手把自己的陰戶一摸。那❼時只覺周圍的肉兒。全緊緊靠在他那東西上邊。連一絲一毫的空兒也是沒有。及至他出入的時候。其中疼不可言。又待了一會。癢不可言。到了他那個東西大出大入的時候。只覺疼中帶癢。癢中微疼。再待了一會。大洩的時(候)陰戶裡邊就像一些熱湯澆(澆)在裡頭的一般。那才覺着至矣盡矣的妙處。丫鬟〈道〉聽到此處。腿縫裡早已流出許多淫水。便笑嘻嘻的問道。姑娘你把那至矣盡矣的妙處說與我聽聽。嬌娘道。那妙處叫我也說不出是怎樣了。只覺着神情飄飄。魂魄迷迷。有欲仙的光景一般。嬌娘❽說罷。兩個又笑了一會。這丫鬟忽想起道。咱自顧在這樓上要笑。却把一件大事都忘了麼。嬌娘道。甚麼大事。丫鬟道。今日正月十六。乃員外壽誕❾之日。嬌娘亦想起道。可是忘了。二人慌忙梳洗畢。丫鬟引着嬌娘款步下樓來。到了

前樓。與韓印拜了壽。丫鬟也與韓印磕了頭。劉氏與韓印老夫妻二人也行了禮。丫鬟與嬌娘仍然回在後樓。那些親戚朋友俱來拜賀。紛紛不絕。清晨做了筵席與衆人吃了。到了晌午。又是肉山酒海。衆親友大吃大擂的。各各酩酊大醉。東蹈(倒)西歪。只鬧到日色將沈。方才散去。不題。却說韓印有個同胞妹子。嫁於本城裡潘棋爲妻。潘棋自娶了韓氏。得了一個色癆(癆)待了年半。就嗚呼哀哉了。韓氏只生下一個女兒。韓氏也是個有節的婦人。因潘家是個書香人家。立誓再不嫁人。只靠着潘棋的母親徐氏婆婆度日。幸得家中頗頗豐富。儘可度日。連一個老嫗。居家四口。韓氏這個女兒。小字叫做俊娥。年方一十六歲。倒生得溫溫柔柔。十分標致。怎見得。有詞爲證。

幽妍清倩。依稀似越國西施。婉轉輕盈。絶勝那趙家合德。行動嬌花。依依不語。春山脈脈。鬢髮如雲。腰肢⑩似柳。容光眞

奪魂。艷冶誠銷魄。丹青雖有千般巧。難描俊娥一枝花。桃腮

稱銀面。硃唇配玉牙。縱非月宮嫦娥容。⓫宛同當年張麗華。

這一首詞兒是誇俊娥的美。這且不表。却說這一日乃正月十六日。韓

氏對俊娥說道。今日乃是你舅舅的壽誕之日。你何不去與你舅舅拜

壽。再與你嬌娘妹妹玩上幾天。豈不快樂。俊娥道。可是可是。我却忘極

(記)了。俊娥換了一套新鮮衣服。韓氏又叫老嫗拿了些拜壽的禮物。

老嫗同俊娥往韓印家而來。不過數里⓬多路。不多時來到。韓印和劉

氏看見外甥女兒到來。老夫妻兩攙着俊娥進來。劉氏又把嬌娘喚下

樓來。大家相會。俊娥拜罷了壽。遂同嬌娘到後樓飲酒耍子。這日三餐

已罷。天已更餘。便要告辭回家。嬌娘道。姐姐許久不來。就住上三五天。

與妹妹玩耍玩耍何妨。俊娥道。既然妹妹有此盛情。就是如此。俊娥又

對老嫗說道。你自己回去罷。到家中對我母親說知。我還住幾天哩。老

嫗應諾而去。不題。却說嬌娘與俊娥飲至二更方才安寢。丫鬟仍是自己在西間裡睡。嬌娥(娘)與俊娥却是一鋪。嬌娘剛才睡下。猛然想起金華的事情。那裡還睡的着。又有俊娥在此。好生不便。躊躕了半晌。再無他計。不題。再說這丫鬟懷着金華的事體。也無心睡了。聽了聽。天已二鼓將盡。遂悄悄穿了衣服。慢慢走到嬌娘面前。嬌娘望望。與丫鬟說道。你且下樓去。在後園等着。我少待一待就去。丫鬟眞個悄悄下樓去了。嬌娘聽了聽。俊娥已睡着了。也俏俏穿了衣服。款款的走下樓來。與丫鬟在後門等候。不題。却說金華到了二更已盡。仍然越過牆來。把眼一瞅。只見丫鬟與嬌娘立在後園門口等候。金華走近前來與嬌娘親嘴道。好一個不失信的娘子。嬌娘抿嘴笑說道。我豈肯辜負郎君的美意。金華又把丫鬟仔細一⑬看。眞個的一雙好眼兒。似秋波一般。又且風情頗多。遂扳⑭過丫鬟的頭來。親了一個響嘴兒。丫鬟便做了些乖

巧的態兒。引得個金華魂銷魄散。下邊的陽物漸漸發將起來。恰好這花園旁邊有小小的一座書房。金華此時慾火燒身。將丫鬟抱到書房裡小藤床上。嬌娘替丫鬟把扣兒解開。金華又把丫鬟的褲帶兒解了。把褲兒脫到脚跟。⓯嬌娘又把金華的褲解了。替金華將陽物拿出來。嬌娘定睛一看。覺比昨夜更長了一些兒。用手一攢。更覺又粗了些兒。這丫鬟一看金華這個陽物恁般粗大。便用兩手一攢。似鐵硬。心中甚是歡喜。金華把他兩腿兒輕輕拿在手中。將陽物剛往陰戶裡一入。連一個龜頭兒還未入進。只聽見牆上忽然一聲響亮。三人便忙忙的立起身。慢慢的細聽。聽了半晌。並無一毫的動靜。這且不題。你道爲何有此一聲響亮。原來是韓印的後鄰。有一個張大漢。諸日與人家擡轎挑水爲生。素日與韓印常⓰常有些小借代(貸)若借與他時。便花言巧語。奉承多少好話。若不借與他時。他便指東駡西。韓印是個有度量的

人。就是這張大漢罵他。他也假裝不知。遭遭俱是這樣。這一日正是韓印的生日。張大漢又來和韓印家借米。劉氏道。你看俺今日忙刀刀的。就有米時。沒有工夫與你。等改日再來借罷。張大漢被劉氏與了一個傷。心中甚是大怒。便氣噴噴的走出門來。剛剛對頭逢見韓印。口裡又是胡罵亂罵。韓印知道素日的舊病。仍然還是不理。這張大漢抱着一肚子悶氣回到家中。直睡了多半天覺。半天也不吃飯。到了晚上。便生出偷盜韓印的意思。也是天不容他。剛到牆上想往這邊跳來。不期牆上一個三尖石瓦兒。張大漢用手一按。全全的揷在手心。張大漢疼痛難忍。把手一揚。四撲着地。掉將下去。所以有此一聲響亮。把個張大漢跌的腰錯骨縫。頭青臉腫。又不敢做聲。直睡了二十多天。方才動走的。這事後來方知。不題。却說金華和嬌娘丫鬟三人聽了半晌。也無見甚動靜。仍舊將丫鬟抱到了床上。把兩隻脚兒把在手中。嬌娘又拿了金

華的陽物對準丫鬟的空兒。丫鬟的淫水直往外流。金華將陽物用力一頂。丫鬟叫了一聲痛。這陽物已入三寸。金華又用力一頂。丫鬟便又叫道疼。又入進一寸來的。金華此時慾火難禁。便連身往裡一送。早已連根進去。大抽大送。抽得個丫鬟滿口討饒。金華那裡聽他。直抽了半個時辰。方才縱意大洩。丫鬟被這一洩。幾乎死去。金華一口氣接。方才醒來。丫鬟道。風流中的快活我方能知知(之)矣。嬌娘笑道。小妮子。你也知快活麼。丫鬟道。這快活眞乃不假。金華道。我又入快活了一個。三人戲笑了一會。不題。却說潘俊娥睡至三更時分。漸漸醒來。把腿一伸。那頭已是空着。又喚了一聲丫鬟。也不見答應。心中想道。此事有些奇怪。遂穿上衣服。打開樓窗。一輪明月照得雪亮。悄悄走下樓來。往後園一看。只見書房裡有好幾個人說話。俊娥只道是嬌娘和丫鬟玩月耍子。遂款動金蓮。往書房而來。只因這一來。有分教。明非會中者。巧湊會

中人。不是人找他。自己送上門。要知就理。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嗵」字漫漶，據抄本補。

❷「用」原作「太」，據抄本改。

❸「道」字原無，據抄本加。

❹「獎」原作「槳」，據抄本改。

❺「金」原作「干」，據抄本改。

❻「請」原作「情」，據第三回上文改，下同。

❼「那」字原無，據抄本加。

❽「娘」原作「嬌」，據抄本改。

❾「誕」原作「丹」，依文義改，下同。

❿「肢」原作「脂」，據抄本改。

⓫「容」原作「客」，據抄本改。

⓬「數里」原作「里數」，依文義改。

⓭「一」原作「以」，據抄本改。

⓮「扳」原作「搬」，依文義改，下同。

⓯「跟」原作「根」，依文義改，下同。

⓰自「把褲兒脫到脚跟」之「脚跟」二字起至此止，爲底本第四回第九頁左半，殘破不全，缺文悉據抄本補。

第五回　書房裡三人盟誓　明月下彼此秉心

話說這俊娥剛走進書房門口。伸頭往裡一看。只見一個俊俏書生與丫鬟抱在一處。露着雪白的四條腿兒。又見嬌娘旁邊弄了多少的風流情景。說了多少村粗的話兒。俊娥已明白是那件事情。便急忙退回脚步。惹得心中甚是難過。這嬌娘偶張頭一看。只見月光〔下〕一個人影慌忙走出。看時却是俊娥。嬌娘上前問道。姐姐爲何到此。俊娥道。你這個小蹄子。還來問我麽。你不問我。我且問你。嬌娘聽說。害羞道。姐姐問我何事。俊娥戲道。你是個小小的女孩家。和人家個浪❶男人。却這等親親熱熱的。這是作何藺兒。你既然與那個男人親熱。那男人豈肯饒你不成。嬌娘只低着頭不敢言語。俊娥又道。那男人可姓甚名甚。家住那裡。嬌娘道。是間壁金小官人。名叫金華。俊娥道。這樣好事你幾時

摸着的。嬌娘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俊娥也是個知情慕義❷的女子。聽嬌娘說了一片言語。早已淫心勃勃。又問嬌娘道。這金小官年紀多大。嬌娘道。年才一十六歲。與姐姐的年紀一樣。俊娥道。却也班配。嬌娘亦戲道。班配不班配。沒的姐姐也要想他的賬。俊娥罵道。你這個小蹄子。你自己養了漢。還要掛着傍人麼。嬌娘道。姐姐像咱這爲女的。就長到一百。終須也脫不過。況且其中有多少的快活處。你還不知道一點哩。嬌娘說了這一句話。俊娥愈覺有些淫蕩的意思。遂連聲追問道。你把那快活處說說我聽。嬌娘道。我若說了。怕村了姐姐的耳朵。俊娥道。我的妹妹。你自請揀熱鬧的說。嬌娘道。金郎生得一個好大毬兒。俊娥抿嘴笑道。怎樣的大。嬌娘道。有五寸來長。三指來粗。似鐵硬一般。入在這個裡頭。癢癢瘉瘉。及陽精洩出。渾身痲痲的。酸酸的。其快活處。只可以心聆神會。並不可以口中言傳。俊娥聽得此話。褲襠流了多少淫水。

遂浪着聲音說道。這件好事怎麼貪在妹妹身上。你姐姐怎麼一點兒也沒曾貪在身上。嬌娘道。姐姐心裡也想此事麼。俊娥答道。想便想。只是怪羞人的。嬌娘道。你到了那快活處。只怕連這羞都忘了。俊娥又道。我看金小官人風流俊俏。你我姐妹二人若嫁了他時。郎才女貌。豈不今生之幸。嬌娘道。我心中也有此意。俊娥道。但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豈不敗露名節。妹妹你想想。是也不是。嬌娘道。我看金郎是個讀書君子。言行相顧。定然不是無義之徒。我去和他說明。叫他對天盟誓。訂成百年夫婦。咱三人白頭到老。豈不是件好事。俊娥道。果然如此一做。却是妙極了。嬌娘道。還有一事與姐姐商量。俊娥道。妹妹又有何事。嬌娘道。我家爹媽只生得奴家一個。尚乏子嗣。我姑娘又只生得姐姐自己一個。也是乏子嗣。依妹妹的愚見。不如對金郎講明。咱姊妹二人嫁於他時。叫他的母親與我姑娘。咱三家同居在妹妹家。全當作招贅爲婿。

到後來咱姊妹二人別了生上三個兒子。咱三家皆有接續不斷的根基。豈不是萬分之美乎。俊娥道。妹妹誠奇才也。何不快去與金小官人商量。此事停當了。那時咱再彼此取樂也是不遲。若商議不成。此等敗名節❸的事。你姐姐就死也是不做他的。嬌娘道。姐姐只管放心。這一概的事體全放在妹妹身上。再無商量不停當之理。當下遂別了俊娥。走到書房。見了金華。這金華正與丫鬟入到熱鬧中間。嬌娘道。你這個小妮子吃着甜頭了。金華見了嬌娘。便把丫鬟放開了手。從丫鬟這腿縫裡。把陽物拔出來。把嬌娘抱在床上。又口對着口兒。唧咂了一會。嬌娘自己把褲兒脫到腚腄以下。金華又把嬌娘的褲兒使手一頓。直頓到金蓮一(以)下。用手把陽物放到嬌娘陰戶門口。又從口取了些津液。抹❹在龜頭上邊。嬌娘的淫心陡(起)便與金華親個親道。我的肉肉。你快把那東西入在裡頭罷。我等的心急了。金華亦捧嬌娘的臉來。

親個嘴道。我的嬌嬌。你又等的心急了麼。你這心急還是小事。我這心急才是大事哩。嬌娘道。我的肉肉。你把那心急處對我說說。金華道。我這心急不是因❺爲别的。却是因爲你這個小毴子甚是窄小。不能急進。嬌娘道。我的肉肉。你說我這東西窄小。你看你那個東西也未免甚大了些否。金華道。我的嬌嬌。我已知道甚大。只是沒一點法兒叫他小些哩。嬌娘道。夜裡他❻怎麼進去來。金華道。我的嬌嬌。你也不知我癈(費)了多少功夫。其初入你的時候。你便叫疼叫癢。我也不忍得殘刻了。無奈何只得遂着你的性兒。入了半天。只好入進一少半。你又屢次告饒。我又不忍的用力入你了。我有心腸。怎奈我那一腔的慾火難消。極的我心中如刺揸(扎)的一般。這陽物的慾火一點不能發洩。把這個陽物硬了一個鐵打的相似。幾乎連皮都崩了。及至到了連入進根去的時候。抽了半晌。慾火洩了。那時不但我的嬌嬌有入骨的快活。我

這渾身也是從骨縫裡癢癢。兩個正然說到熱鬧處。這丫鬟便把金華的陽物拿着。用手好捏。那裡捏得動。又把嬌娘的陰戶替他拍了一個空兒。將陽物狠狠的使手一入。金華也就着往裡一送。嬌娘仍然叫了一聲痛。及用手將陽物一摸。早已入進三寸在裡頭。嬌娘笑道。今夜如何。這一入就進去許多哩。金華道。這是昨夜充了充路了。所以如此。嬌娘又道。這丫鬟倒無曾充過。却如何這般易進。金華道。陽物有大小。陰戶亦有大小。嬌娘道。像你這陽物可大已極否。金華道。我不過是個幼童。要比起幼童的時節。我這陽物也算是大了。若論到三十以上。四十以下。像我這陽物的儘有。比我這陽物再粗再長的也有。不是一概而論。嬌娘又問道。陰戶有大有(小)是何說。金華道。也是因着年紀長的。就論這丫鬟。他不過比你年長一兩歲兒。他那個陰戶就比你這長個一二指來的。嬌娘道。我這却倒不曾留心。金華道。與丫鬟比比哩。嬌

娘道。你且把這個東西拔出來。等我和丫鬟比上一比。看看是誰的大。誰的小。金華此時慾火更發。那裡還容他比這比那。便陽物使力。突的一聲。早已連根進去。入到妙境。嬌娘也不覺甚疼。覺着陰戶比昨夜通。像略略的寬大些兒。又使手一摸。已入進根去。心中老大歡喜。金華挺着身子。大出大入。入了有三五百多下。入得這嬌娘身搖手動。巧轉鶯聲。及至金華大洩之時。嬌娘仍是昏昏沈沈。迷迷洋洋過去。半晌並不言語。金華用口接了一氣。方才慢慢醒來。說道。我的肉肉。你眞乃入得我快樂。二人事畢。金華將陽物拔出。只見陽精與陰精加交流出。直流了一床沿兒。丫鬟忙用遂(隨)身帶的白綾兒擦了。嬌娘又對金華道。妾終身之事。願服在郎君矣。金華道。娘子若肯如此。眞乃天從人願也。嬌娘又把俊娥之事與自己的事。自首至尾說了一遍。金華道。這個更妙。何不請俊娥屋來哩。金華與嬌娘丫鬟俱各走出。到了俊娥面前。金

華將俊娥一看。只見黑洞洞的烏雲。嬌滴滴的金連。(蓮)銀面似雪。桃腮硃唇。金華看了。心窩裡小鹿兒跳跳不已。又將嬌娘一看。二人不差上下。皆是一樣的天姿嬌嬈。這俊娥被金華看的有些失羞的光景。把臉兒扭到後邊。嬌娘知他是失羞。故意戲笑道。姐姐何必如此。我剛才把咱那話一五一十全和郎君說了。郎君一概應承了。如何又做模樣。俊娥聽說金華應承的話兒。轉過臉來。笑嘻嘻的說道。金郎既然應承。何不待發了誓願。❼咱們痛痛樂樂耍上一夜。豈不是好。金華連聲應道。使得使得。大家遂進了書房坐下。丫鬟把了一個香爐放在桌上。金華洗了手。燒了三柱(炷)香。將桌子架到端門照着。月光如銀。金華跪在中間。俊娥跪在左邊。嬌娘跪在右邊。蘭兒旁邊立着。金華對天說道。潘韓二女已被弟子招在身邊為妻。早成夫妻之情。若有三心二意。天厭❽之。天厭之。俊娥與嬌娘也發了一樣的誓。誓罷。三人起來。只見丫

鬟慌忙跪下說道。二位姑娘終身不知把小奴放於何地。三人忙攙起

丫鬟。俊娥對金華道。我意欲將蘭兒給郎君爲妾。何如。金華道。就是如

此。大家又對明月要笑多會。要知他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浪」原作「痕」，據抄本改，下同。

❷「義」字原無，據抄本加。

❸「節」原作「等」，據抄本改。

❹「抹」原作「糢」，依文義改，下同；抄本下文亦作「抹」。

❺「因」原作「應」，依文義改，下同。

❻「裡」原作「日」，「他」原作「晚」，據抄本改。

❼「願」原作「怨」，依文義改，下同。

❽「厭」原作「彥」，依文義改，下同。

話說三人盟了誓願。在明月下嘻笑多會。嬌娘道。咱們既成了夫婦。今夜一定盡個夫婦之歡。方見得愛恩的實落處。俊娥此時在月色下。見金華眉目清秀。無限風流。早已引得心迷無主。又見嬌娘說了盡夫婦之歡的話兒。遂用聲答道。這便使得。金華道。此處終非快樂之地。何不到樓上去玩耍哩。丫鬟旁邊道。那倒妙極。大家悄悄的上了樓來。嬌娘和丫鬟道。你且細細聽聽看前樓有甚動靜無有。丫鬟眞個在窗下聽了一聽。對嬌娘道。一毫的動靜也沒有。大家方才安心。樓窗仍是開照(着)被月光照得雪亮。嬌娘叫丫鬟擡過一張圓月桌兒。被月光一照。似血點一般❶的明亮。自己到碧紗廚下。把了一壺狀元紅的酒兒。取了三個羊脂玉的酒杯。又拿了三雙象牙快(筷)兒放在桌上。又把自

已收拾的上樣菓品。擺了十二群盞。丫鬟又端過三把葡萄椅子。丫鬟升了一個火爐。將酒爆熱。嬌娘滿斟一杯。送至金華面前。金華心中歡喜。把一杯酒兒一氣飲在腹內。俊娥見金華飲乾。也把起壺來斟了一杯。雙手送與❷金華。金華用兩手接過。也一氣飲乾。金華道。小生既然飲乾娘子的酒。小生願每位奉敬一杯。但不知娘子肯賜小生留一薄面否。二人一齊答道。郎君說話何太謙之甚也。就夫婦之理而論。夫尊也。婦卑也。婦敬夫。理之當也。今郎君倒回敬妾等。妾不敢不領郎君之厚意。何郎君反曰留一薄面乎。是罪妾之甚也。金華聽罷。喜不自勝遂把了壺。各斟一杯。俊娥與嬌娘酒量原淺。這一杯酒剛飲下肚中。二人早已粉面微紅。桃腮添硃矣。金華知他二人不會吃酒。往下也就不讓他了。金華就月色把俊娥一看。只見美貌幽妍。比先更覺標致。再把嬌娘一看。只覺比昨夜更美百倍。引的個金華蕩蕩悠悠。心裡不知着落

在何處。把酒也忘了吃了。將眼兒瞅着俊娥。只不轉睛。俊娥也將眼瞅着金華。並不錯眼。嬌娘戲笑道。你二人倒也有些情趣。眉眼吊的却也熱鬧。俊娥道。你這個小蹄子。管的倒也嚴緊。你怎麼這麼嚴緊的時候。却連自己的毴毬管不住哩。嬌娘亦戲笑道。姐姐不要笑話❸你妹妹。叫妹妹看將起來。姐姐那個毴毬也沒甚麼大藏掖頭了。金華笑道。你姊妹二人不必彼此較長論短。咱三人要盡魚水之歡。這是大事。俊娥道。妾非陋無貌。郎君何憐妾之甚。金郎道。若以二子這般美貌。以非陋自稱。則天地間眞正非陋者。當無尺寸之地矣。金華說罷。便用手捧過俊娥的臉來親了一個嘴兒。俊娥也班(扳)過金華的臉兒。親了一個嘴。俊娥把舌兒往金華的玉泉。着實吸了一會。金華把自己的舌兒壓住嬌娘(俊娥)的舌兒。用力嗚咂。咂得個俊娥身上出了許多麻麻的香汗。一對舌頭就口中打了半晌架。彼此方才抽出來。俊娥坐在床

上。把眼一瞟。只見金華褲襠似一根棒兒撐❹在裡邊的一樣。又連連得暴跳不止。嬌娘旁邊把眼瞅着只笑。俊娥也是看着只笑。金華道。你二人笑的甚麼。俊娥道。你猜俺笑甚麼。金華猛往腿夾中一看。只見直挺挺的。把褲襠頂得大高。又只他兩個的眼兒正正的瞅着。遂用聲說道。你二人原爲如此而笑。俊娥與嬌娘一齊暗暗的連應了幾聲。金華道。你兩個笑他。心中自然是想見他。待我把他拿出來。與你二人看上個眞的。豈不是好。二人連聲應道。使得使得。金華把自己褲帶兒解開。將褲子脫去。把陽物突然露出來。似鐵硬一般。立正正的對❺着。俊娥與嬌娘此時淫水直流。把褲子濕了半邊。俊娥拿手將金華的陽物一攢。只覺似火熱一般。金華把俊娥一摟。用手去解俊娥的褲帶兒。誰料這帶兒結❻得十分結實。一時不能解開。俊娥着急道。這是怎說。嬌娘看時。把一個綠紬帶兒結成一個死扣兒。嬌娘替他解了半晌方才解

開。金華見帶兒開了。用手把褲子頓下來。露出白光的一個腚來。比就一片綿花瓜子一樣。金華用手又將俊娥的腚兒拍了一拍。只見禪顫顫。軟濃濃。比就涼粉塊兒一樣。金華看了。心裡跳作一團。陽物只硬的爆跳不止。俊娥將兩條雪白的腿兒架在金華肩上。金華把俊娥的陰戶一摸。倒也十分滑溜。又用兩手往(把)陰戶往兩邊一分。分作一個空兒。把陽物拿在陰戶門口。才待要往裡入。只見嬌娘用手指從自己口中取了一些津液。往金華陽物莖上抹個滿滿的。嬌娘又對金華道。這豈不容易入些麼。金華又與嬌娘說道。我的嬌嬌。你却十分在行哩。俊娥心急道。郎君如何不幸妾哩。我是心急了。金華又與俊娥親嘴道。我的乖乖。你比我還心急麼。口裡正說着話。下邊把陽物往裡一入。見已進入三寸來的。俊娥猛然着疼。把身子往後一退。金華隨着他的身子往前又一入。又進了寸餘。俊娥又叫了一聲疼。往後又一退。金華挺

着身子往前着實一入。俊娥便把眼一閉。便(把)牙一咬。疼了一身香汗。把一個恁般粗大的家伙。全全的入在俊娥小小的陰戶裡頭。嬌娘戲說道。姐姐的口却不大。這塊肉吃的不小。俊娥疼着笑道。都是吃了你這小蹄子的虧了。金華道。你二人都不吃虧。還是我自己吃虧了。俊娥笑道。你個浪漢子。吃甚麼虧哩。金華笑道。我好好的一孤圇子肉。從你們吐在肚裡。着實大口小口的吃。這還罷了。吃完了肉。還不饒我哩。俊娥與嬌娘一齊戲說道。你把那不饒你處再說說。金華笑道。你們吃完了肉時。還要擠我的骨髓油哩。金華說罷。三人雅雅得笑了一會。俊娥這陰戶原小。被金華這五寸多長的東西一撑。只覺周圍撑得緊邦邦的。疼殷殷的。大有不甚痛快的意思。金華此時慾火❼燒身。那裡顧這俊娥的疼癢。便把俊娥的身子往外抱了一抱。抱到床沿上。又把他兩條小腿兒從肩膀上拿在手中。兩隻小脚兒仰在半懸空裡。金華把

他臉上模樣一看。比一朵才出水的芙蓉更覺嬌嫩。金華淫心頓發。色膽狂蕩。與俊娥親了兩個嘴兒。下邊的陽物脹❽發無比。便緩出緩入了一會。俊娥纔有些快活的光景。遂與金華道。郎君何出入太遲也。金華道。我的乖乖疼痛。故此遲遲出入。俊娥道。其先覺着有些疼殷殷的。及至你剛才入了這一會。便不覺疼了。只微微的覺着內裡有些癢快的意思。金華聽說這話。喜得心中迷迷。重整旗鎗。把陽物從新抽出。龜頭抽出大入。入了有三五百入。入得俊娥燕語稠密。鶯聲繚繞。金華歇了一歇。一連又入了五七百入。入得個俊娥陰精連洩兩次。四肢無力。金華入夠多時。方才頂住花心。大洩在洞主以上。俊娥是❾個處女。從未經這樣雨露。被金華這陽精一洩。只燙得魂銷魄散。骨縫癢瘉。閉目不開。金華知是昏去。便一口氣接住。半晌方才醒來。對金華道。我的親親郎君。妾如今才曉得男女之樂矣。恨一時不能急嫁郎君。咱們朝朝

快樂。夜夜風流。這便怎處。金華安慰道。娘子何須這樣多慮。咱三人年方尚幼。待上一年半載。鸞婚配偶。那時咱三人時時快樂。刻刻合歡。方不晚也。說罷。將陽物往外一抽。夾得微微緊些。呲得一聲響。把一個五寸來長的。將陰戶拔將出來。陽物剛然抽出。只見陰戶中無數腥紅和陽精交加流出。嬌娘忙用白綾與他擦了。又把金華的陽物也與他擦了。俊娥起來把褲兒提上。用帶兒拴[10]了腰。又對嬌娘說道。我的妹妹。我方信你說得那些快活。一點也不[11]假了。嬌娘戲笑道。我的姐姐。你摸着這個甜頭。只怕你一時也離不了漢子哩。金華見他二人說此淫話。便與俊娥親了一個嘴。又把嬌娘的臉兒兩手捧過。捧到自己的嘴上。連連的親了有數十多個嘴兒。唧唧呲呲。連聲響亮。嬌娘此時淫興陡起。用手把金華的陽物實實的擺弄。又把自己的褲子用手頓下。一頓直到脚跟。拿着陽物。往自己的陰戶裡亂塞亂塡。恨不能一時把這

五寸長的東西吞在陰戶裡邊。才是心裡意思。金華知道他是又浪起來了。心中又想道。這樣好吃醋的小班頭。若不給他個利利爽爽。叫他痛快痛快。他那裡還想我的本事。遂悄悄從平(瓶)口裡取了二個藥丸兒來。拿在手中。把嬌娘抱到床沿上。要知金華這番彩戰。二女被揉碎花心的景致。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般」原作「班」，依文義改，下同；抄本下文或亦作「般」。

❷「送與」原作「這子」，據抄本改。

❸「話」原作「化」，據抄本改，下同。

❹「撐」原作「稱」，依文義改，下同。

❺「對」原作「肘」，據抄本改。

❻「結」原作「給」，依文義改，下同。

❼「慾火」原作「慾」，據抄本改。

❽「脹」原作「瘴」，依文義改，下同。

❾「是」原作「實」，抄本作「一」，依文義改。

❿「拴」原作「揸」，據抄本改。

⓫「不」原作「是」，據抄本改。

話說金華把嬌娘抱在床沿上。從口中取出一個藥丸。將嬌娘的陰戶拍開。把藥丸放在裡邊。自己口中一丸咽在肚裡。略待了一會。覺自己的陽物硬將起來。只見嬌娘用手往自己陰戶內亂抓亂撓。藥性兒亦覺行開。又待一待。嬌娘對金華道。我這陰戶不知怎麼這般癢癢。金華道。你這陰戶癢癢猶可。我這陽物癢癢難受。嬌娘道。不好了。這會癢癢殺了。快些把陽物入進去罷。金華遂從口中取了一些津液抹在莖上。嬌娘也取些津液抹在陰戶上。兩件東西甚是滑溜。金華把陽物往裡一入。❷不期這陰戶不大甚緊了。唧的一聲。早已連根頂進。嬌娘道。我的肉肉。你這一入。把我的癢癢去了七八分了。快些着實入上一會。殺殺我的癢癢。金華親嘴道。我的嬌嬌。你不怕入的慌❸麼。嬌娘道。我的

肉肉。你自管入罷。我又癢得不像了。金華把陽物緊緊抽了一會。嬌娘眞緊緊的叫快活。慢抽了一會。嬌娘又慢❹叫快活。俊娥旁邊湊趣道。你這小蹄子眞乃作怪。怎麽偏偏的一樣毬兒。入到你這小毴子裡頭。就作出許多的快活哩。大是奇異。嬌娘道。我的姐姐。我眞不是裝的樣子。做的態兒。覺這一時的受用。幾乎化羽騰空。飄飄欲仙矣。金華與嬌娘親嘴道。我的巧嘴的嬌嬌。你說這話可硬死我了。金華把嬌娘的腿兒迭做一團。金華此時藥性發作。慾火焰焰。在陰戶脹癢無主。嬌娘倒也出奇了。那兩次怎麽不是這個光景。莫不是有甚麽藥兒放在〈在〉裡邊麽。遂問金華道。郎君莫不是使了甚麽手段麽。我這陰戶裡邊。雖是被你入得快活。你一會不入。一會兒難過。又覺着你這根毬像在裡邊又長了些的一樣。又覺大了一些。又覺粗了一些。俊娥旁邊道。何不拿出來看看再入哩。金華眞個將毬拔出。俊娥一看只見紅光

如硃。使小手兒一揑。又硬又熱。比先更粗大好些。惹得個俊娥褲內流了一些淫水。嬌娘也擡頭一看。只見與先不相同。嬌娘與俊娥二人一齊皆說。奇怪。俊娥又把嬌娘的毬毬一看。只見高高胖胖。比先長了二指來的。就似腫了的一般。俊娥想道。定是他拿甚麼藥兒放在裡邊。因問金華道。郎君有何妙術。何不對妾等明言。金華心中想道。料是瞞他二人不過。遂笑嘻嘻的說道。實對你二人說罷。這是我帶來的通宵丸兒。俊娥道。何以叫做通宵丸哩。金華道。這通宵丸能夜戰不洩。男子吃一丸入肚是這樣。女子陰戶中放一丸在內。癢快無比。金華話還未了。只見嬌娘滿口說道。癢殺我了。你快爽利入罷。金華把陽物又突然入進陰戶中。淫水交流。金華一口氣閉住。抽了有五七百抽。先行九淺一深之法。後行半淺半深之法。到了陽物脹癢的時候。便一氣抽七七四十九抽。一連抽了五六十氣。抽得嬌娘癢入四肢。快通百節。渾身香汗

下落。眼中酸淚交垂。陰精直洩四五次。其先還嬌聲婉轉。到後來抽得沈沈若睡。金華見勢頭不好。把陽物急忙拔將出來。口對着口兒。存養了多時。嬌娘才悠悠轉過。鶯聲喃喃的說道。我的肉肉。你這一場猛風暴雨。我這陰戶中嫩蕊花心將幾欲碎矣。金華親嘴道。我的嬌嬌。你說你花心欲碎。你看我這蜂蝶尚狂。慾火尚盛。這便怎好。嬌娘照着俊娥道。姐姐何不接着完局。俊娥早有此心試試這春藥的快活。故假意推辭道。你這小蹄子却也說得省事。你怕毬子粗大入的你慌。難道說我這東西是鐵打的麼。我就不知道疼麼。你這小蹄子。你自己想想是呀不是。嬌娘戲笑道。姐姐你說這話羞矣。難道說這漢子是我自己的不成。俊娥笑道。莫不是你姐姐來分你的漢子麼。嬌娘道。可不是麼哩。金華戲笑道。你二人不要爭論這邪。依我說了罷。二人一齊答道。你說你說。金華笑道。我是你倆的小漢子。你倆是我的小老婆。金華說罷。大家

雅雅的笑做一團。笑罷。金華看着俊娥道。還是你替替罷。他實則擔架不起了。俊娥也不推辭。只得把褲兒扯開頓到腳跟。仰在床沿❺上。三寸金蓮高高搆在金華肩上。金華仍取一個丸兒放在俊娥陰戶裡邊。嬌娘爬將起來。穿上褲兒。站在旁邊把眼瞅着看他二人戲弄。不多時。俊娥陰戶中的藥性行開。俊娥用手亂抓亂撓。渾身漸漸癢癢難過。因問金華道。郎君莫非也使了那方兒麼。金華與嬌娘偷偷的抿嘴一笑。嬌娘又暗暗的把手擺了一擺。金華已會其意。遂對俊娥道。其實沒有使那方兒。俊娥道。既是沒使那方兒。爲何我這裡邊癢的難過哩。又連聲對金華說道。好不得。好不得。這會更癢到心裡去了。金華與嬌娘聽說這話。兩個又抿着嘴兒。咽喉內笑做一團。嬌娘旁邊燥皮道。姐姐也爲何這等模樣哩。莫不是要學你妹妹的歘法麼。俊娥又叫道。可癢癢殺我了。快把那個東西入進去沖沖癢罷。金華聽說。將鐵硬的一條大

毬往裡一入。陰戶的淫水太多。金華將毬一入。那淫水往外濺了一些。已經入進四寸在裡邊。俊娥道。眞個快殺人也。金華把身子往裡一挺。把一個五寸長的東西早已連根進去。金華又用彩(採)戰的方兒。其先九抽一氣。抽了半晌。又用九九八十一抽爲一陣。一連抽了有六七十陣。抽的個俊娥其先滿口稱好道妙。漸漸抽得緊時。俊娥便癢快入骨。手足四肢。五官百骸。那些快樂處。他並不遐的說了。滿口直是哼哼唧唧。咕咕噥噥。到了快到所以然處。便雙眼緊閉。牙關不開。四肢冰涼。金華吃了一驚。把陽物抽出。一口氣將俊娥接住。住了多時。方才緩緩醒來。對金華道。妾這一番。才知男女有非常之樂矣。金華此時慾火仍然未消。只得把嬌娘抱在床上。頓開褲子。便大出大入。入了多時。方才雲收雨散。事畢罷。各自整整衣服。看看明月已偏在西邊。天將幾四鼓已盡。彼此又坐在床上細細閒話。這且不題。却說這丫鬟上在樓上與

大家鬼渾了多時。忽往腰中一摸。不已(見)白綾汗巾。心中甚是着忙。也不對他們說。竟私自走下樓。往後園中書房中尋找。這也不題。却說金家原子因昨夜小主人不在書房中睡。弄下那事。今夜起來看時。仍舊不在書房裡。心中已曉得是那話去了。心中熱撲撲的想道。我何不也過去聽聽風兒。雖不能夠幸嬌娘。倘或逢着丫鬟下樓做麼的時節。與他徼❻幸徼幸。也出出這肚子裡的悶氣。原子思想半晌。主意已定。遂越過牆來。悄悄的走亭子旁邊小書房裡頭。往藤床上一看。只見一幅白綾汗巾。又拿在月光看時。只見上邊紅白交加。稠咕唊的老大一片。原子看了。已知是在此床上弄了一會。這汗巾兒一定是擦那話的了。正然着想未了。只見樓下邊走來一個女子。穿花扶柳。嬝嬝婷婷到在書房裡邊。原子上前一把住。丫鬟道。你是那個。原子道。我是金小官人的原子。原子道。你是那個。丫鬟道。我是韓家的丫鬟。原子道。妙極妙

極。咱二人天生的一個好對兒。丫鬟罵道。你是個浪男人家。俺是個女孩兒家。誰與你這天殺的配對哩。我且問你。原子道。你問我甚麼。丫鬟道。有一條白綾汗巾。你可見來麼。原子道。有倒有。你莫非還要麼。丫鬟道。我不要。我就來找了麼。原子道。給我便給你。只有一件你還得給我。丫鬟明知是要戲他。遂說道。你先給了我。可我再給你。原子眞個將白綾兒遞在丫鬟手裡。丫鬟接過汗巾。便扭了身要跑。不知畢竟又是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回目原作「原子誤逢行騙，蘭兒書房被奸」，據書前目錄改。

❷「入」原作「大」，據抄本改；以下三「入」字亦然。

❸「慌」原作「荒」，依文義改，下文或同。

❹「慢」原作「漫」，依文義改；抄本作「曼」。

❺「沿」原作「仰」，據抄本改。

❻「徽」原作「繳」，依文義改，下同。

話說原子將白綾汗巾遞在丫鬟手裡。丫鬟接在手中。扭身要跑。原子又用手一摟。摟得緊緊的道。你往那裡跑。今夜不怕你走上天去。隨將手來解衣。丫鬟忙用手去搪。那裡搪得住。左支右吾。搪了半晌。早被原子把褲帶兒解去。將褲子頓了個乾乾淨淨。露出兩條白光的腿來。丫鬟才待開口要喊。早被原子用手把嘴吾(捂)住。那裡還哼出一聲。原子又問道。你還喊否。丫鬟搖了搖頭。原子方才徹(撤)回手來。丫鬟道。這事原是兩家情願。方才做得。如今我看你這天殺的。却來的這般冒失。你心中有十分的願意。你知我願意不願意。原子道。如今娘子少不委曲(屈)些罷。你願意。故(固)然是要玩耍玩耍。你不願意。也要玩耍玩耍。原子說罷。遂將丫鬟抱在床上。丫鬟口中雖是勉強。心裡早已淫

興狂蕩。陰戶中淫水直流。原子將他兩腿拍開。把陽物早已入進少許。丫鬟仍然說道。我不願意。原子那裡聽他。把身子往裡一送。早已連根入進。丫鬟又說道。我不願意。原子只裝聽不見。把鐵硬一般的東西。着實抽將起來。抽夠五六百抽。只抽個丫鬟淫水直流。香汗沾沾。眞是笑不得。哭不得。氣吁吁直叫。罷了罷了。饒了我罷。饒了我罷。原子此時抽得慾火如焚。又狠狠的抽了五七百抽還多。方才慾火大洩。丫鬟被這一洩。便大叫一聲。快殺我也。原子出了雨露。把丫鬟緊緊相偎相湊。摟了一個多時辰。方才各自起來。原子仍舊越牆而去。不題。丫鬟拿了白綾汗巾。也往後樓來了。到了樓上。只見他三人坐在床上暗暗耍笑。嬌娘道。你這小妮子。倒往那裡打園子去哩。只到如今才來。丫鬟道。剛才咱們在後院玩耍時。將這白綾巾兒掉在書房裡。我去尋找來了。嬌娘道。這後書房❶能有多遠。便住了有兩三個〔時〕辰才來。丫鬟支吾道。

我因身子乏困。在書房中睡了一覺。剛才醒了。所以至今才來。嬌娘又把頭上一看。只見烏雲蓬鬆。好似手探的一般。臉上許多汗迹與先大不相同。心中甚是狐疑。嬌娘早看幾分破綻。隨又問丫鬟道。你這小妮子。還勉強支吾甚麽。何不把實話說與我聽。常言說的好。虛的實不的。丫鬟本是個心虛之人。被嬌娘問了這幾〔句〕話。却似啞了一般。半晌不敢作聲。俊娥旁邊笑說道。丫鬟。你自請說了罷。你就有天大的事情。我包管不叫你吃虧。金華旁邊亦說道。我看你二人心眼子也忒甚管得寬了。難道這丫鬟到後邊睡了一覺。就壞了甚麽不成。丫鬟見金華替他說了好話。隨喜歡歡得說道。可不是麽哩。嬌娘也就不往下問了。大家又暗暗戲笑多會。堪堪五鼓將盡。金華辭別要走。這俊娥終是個伶俐女子。上前扯住金華道。妾等終身之事。服之郎君。郎君還須留一表記。妾等死亦瞑目矣。嬌娘道。這個使得。金華道。既然如此。這有何

難。隨將自己繫腰的藍紬子帶兒解將下來。約有四尺多長。五寸多寬。將牙一咬。用手撕作兩段。與嬌娘一段。與俊娥一段又叫丫鬟取筆來。金華提筆寫道。偶因看燈遊玩。結成百年好姻緣。潘韓二女配金華。誰若反情天必厭。金華寫完。嬌娘俊娥各自收在身邊。嬌娘道。明日夜間。郎君還來否。金華低低說道。暗昧不明之事。遂將舌尖撕破窗櫺紙。彼此名聲皆有虧。況咱夫妻三人年當方富。何苦捨死拚命的受用。聖人有云。少之時。戒之在色。嬌娘與俊娥含淚道。郎君此去。不知何日再得相會。金華道。娘子們何必這般着想。大約不過待上三四個月。就差人傳婚遞柬。說合成時。那時鼓樂迭奏。咱三人叩拜天地。齊入洞房。豈不是萬分之喜麼。嬌娘與俊娥一齊點頭。彼此難割難捨的說了半晌話。金華方才越牆而去。不題。却說嬌娘與俊娥見金華去了。心中熱撲撲的。就像沒有着落的一般。又因一夜無曾睡覺。叫丫鬟從新收拾了鋪。

嬌娘和俊娥仍舊脫衣而睡。丫鬟也往西間床上而睡。這且不表。再說金華越過牆。來到了書房中坐下。思想這丫鬟在後院睡覺一事。大有可疑。又見他烏雲揉亂。臉上的官粉摸了個乾乾淨淨。雖是自己其初戲他之時。不過親個嘴兒。並不曾揉他的烏雲。摸他的官粉。金華忽然想起道。莫不是原子這個狗頭。見我這邊快樂。他也過去。偶然遇了丫鬟。行此淫亂。也是有的。心裡又想道。這丫鬟我已收在身邊爲妾。若是眞個這原子淫亂了時候。那時豈不辱了我的名聲麼。這便怎生是好。思量了半晌。又忽然想起道。我金華何必這般太毒。若是原子果與丫鬟有事的時候。何不將丫鬟就配了原子。叫他兩個做一對夫妻。豈不是件好事麼。況且這嬌娘俊娥俱是美麗佳艷。天姿出群。也很夠我一生快樂了。思想多時。心中才定了主意。方才倒在床上睡了。不題。却說原子淫幸了丫鬟。越過牆來。到了自己屋裡。心中暗暗的歡喜。又尋思

道。這丫鬟生得却也標致。那話兒倒也不大不小。剛剛容得我這個東西進去。自已覺着十分占了個巧兒。又想道。我若配了這個小丫鬟。也是我爲人一場的快樂處。又想道。這丫鬟若嫁了我時。貪了我這樣實誠疼愛。也是這丫鬟之福。胡思亂想多時。方才睡着。不題。却說俊娥在嬌娘樓上玩了四五天。要往家走。對韓印劉氏說知。老夫妻二人欲要還留俊娥住上幾天。怎奈俊娥想家的心勝。老夫妻二人也不好強留。只得找了一乘轎兒。俊娥別了嬌娘。俊娥上了轎子。韓印又叫老嫗跟着。不多時到了家中。韓氏見女兒家來。滿心歡喜。俊娥問了韓氏母親的安好。韓氏也問了女兒的安好。老嫗也問了韓氏的安。韓氏又問了韓印劉氏的安。待了半晌。韓氏又叫吃了午飯。老嫗方才回來。話休繁敍。書要剪截爲妙。却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如今已是五月天氣。甚是炎熱。却說這嬌娘自正月十五十六與金華連偷弄了兩夜。誰知平白

相逢。坐成胎脉。至今已是四五個月。嬌娘這日晚間在樓上脫衣乘涼。自己往肚子上一看。那裡還似從前那個肚子哩。只覺比從前又長了一半。通像肚子上又長了一個肚子的一樣。心中想道。這是怎麼說哩。及至用手摸了一遍。只覺甚是堅硬。右邊却不見甚麼形跡。偏偏得這左邊甚有奇巧。再用手使力摸按。只覺着似拳頭大。圓圓的兩塊。下邊又長長的好幾塊。嬌娘想道。必定與金郎作樂的時候。坐了胎兒。又想道。若是眞正如此。那時怎了。嬌娘躊躊躕躕。思想一夜。並無睡着。這且不題。却說俊娥的母親韓氏。忽一日見女兒洗澡。只見這俊娥的腰裡甚是粗大。肚裡如腫脹的一般。韓氏看了。心中暗道。這事眞個奇怪。遂問俊娥道。兒呀。我且問你。俊娥道。母親問我甚麼。韓氏道。你身上有病麼。這肚腹上比往日大了半個。你是個女孩兒家。爲娘也不好說你。俊娥道。自請說出。好與兒治。韓氏道。這不像別的病。通像懷胎的樣兒。俊

娥見母親說了此話。猛然想〔起〕正月十六日夜晚的事體。便心中吃了一驚。心內想道。果然是成了胎時。將何顏以見母親。又尋思道。就是果成了。也還得五六個月兒生產。總不如以有病搪賽(塞)母親爲妙。主意已定。俊娥遂對韓氏說道。母親聽孩兒有言奉告。韓氏道。兒呀。你說罷。俊娥道。孩兒深居繡閣。每日與針指作伴。生活爲鄰。那裡有什麼胎兒。這還是孩兒早晚飲食不消。坐成食疾水疾。這還是有的。韓氏聽了。終是半信半❷疑。只得胡塗應了幾聲。這也不題。却說這日乃五月十三。是韓印的妻劉氏的生日。韓氏又對俊娥道。今日乃是你妗❸子的生日。咱娘兩個何不去與你妗子做生日。❹到那裡玩耍一天。明日清晨早早家來。却不是好。俊娥遂歡喜道。這便使得。韓氏問了徐氏婆婆。叫老嫗喚了兩乘轎子。自己和女兒換了衣服。又叫老嫗拿了做生日的禮物。韓氏又和俊娥到高堂拜辭了徐氏婆婆。娘兩個坐上轎

子老媼跟隨在後邊。一同往韓印家而來。只因這一來。有分教。大家聚首快樂。仙冰人夢傳婚。俱在下回分解。

校記

❶「房」字原無，據抄本加。
❷「半」字原無，據抄本加。
❸「妗」原作「婇」，據抄本改，下同。
❹「日」字原無，據抄本加。

第九回　兩家願許琴瑟好　金郎獨占雙妻身

話說韓氏同俊娥老嫗到了韓印家中。與劉氏拜了壽。大家一齊問了安好。這日也沒有外邊的客。只家中這幾口人兒。清晨吃了壽麵。歡歡喜喜說了半天閒話。到了晌午。從新又辦了兩桌極盛的筵席。大家吃了。堪堪日已西沈。各各閒步在後花園中賞玩百花。賞玩多時。俊娥嬌娘丫鬟仍然在後樓去睡。劉氏與韓氏在前樓去睡。幾個老嫗在廚房去睡。韓印獨自在西樓去睡了。也不知他們道的什麼歡言。說的是什麼美語。一概不題。却說這俊娥嬌娘丫鬟到了樓上。又把從前與金華的事兒說一會兒。俊娥對嬌娘道。妹妹。咱從前做的那事可不好了。嬌娘道。有什麼[1]不好哩。丫鬟旁邊亦說道。並無洩漏風息。怎見得不好哩。俊娥道。怎麼不好。對着嬌娘道。我也不知妹妹如何。你看我已經有

了身孕。嬌娘道。姐姐說話只是假的。俊娥道。妹妹不❷信時。待我脫了衣服與妹妹看看。便知眞假了。說罷。遂將帖(貼)身的汗衫脫開。又把褲帶解開。露出大大的一個肚子來。似懷一個西瓜的相似。嬌娘看了驚訝道。却也奇怪。俊娥終是乖巧。把嬌娘瞅了半晌。只見嬌娘的身子比從前倒粗了大❸些。心中甚是狐疑。❹遂問嬌娘道。你這身子也覺着像有了身孕的一樣。嬌娘笑道。我這身子比姐姐還粗哩。俊娥道。妹妹何不解開衣服。待我看上一看。嬌娘眞個的解了上衣。又把褲帶解開。俊娥一看。只覺比自己的身子還粗大一半。姊妹二人看了半晌。方才大驚失色。彼此吐舌相視。丫鬟旁邊道。這便怎處。嬌娘道。你這小妮子。倒也淨般身子。倒也爽利。怎麼這沒奈何的事。偏偏落在俺姊妹二人身上。彼此躊躕了半夜。方才各自睡了。却說韓氏與劉氏睡到三更天氣。夢中忽見一老人站在床上。韓氏與劉氏將那老人夢中仔細一

看。甚是奇異。不像凡人的形像。怎生得模樣。只見他。

鶴髮蓬鬆。約莫有七八十歲的年紀。童顏鮮美。還不上十七八歲的姿容。兩隻黑瞳子深入眼中。三縷白髯鬚長垂腹下。眉稜骨高高聳起。手指甲曲曲蟠來。一雙大耳輪。直壓肩頭。兩道長眉毛。連生鬢角。一頂破方巾。高罩壽星頭。兩隻爛皂靴。斜穿仙鶴腿。文縐縐。似東魯夫子行來。漫騰騰。如南極老人降下。

這韓氏與劉氏將這老人的形像看完。又將這老人的手中一看。只見這老人手托着一個姻緣簿兒。不住的點頭點腦。手扶着一根過頭拐仗。(杖)遂笑嘻嘻的說道。你二人的女兒與隔壁金寡婦的兒子。前生有緣。今生他三人有夫婦之分。如今你二人的女兒各懷身孕。也不過是他夫妻們作的本分事體。不傷名節。說罷。這老人騰空而去。韓氏與

劉氏急忙醒來。韓氏道。嫂嫂醒來。劉氏道。姑娘說什麼。韓氏隨把夢中的事情一一說了。劉氏道。我夢中的事情也和姑娘說的絲毫不差。大有可疑。韓氏道。且到明日。大家議論此事。且看這兩個丫頭做的勾當。姑嫂二人說話不題。却說韓印睡到三更以後。也得此一夢。思量到明。未曾睡着。這也不題。却說金華的母親閻氏媽媽正然睡着。忽見一老者說道。你的兒子命該雙妻。已經和韓印的女兒甥女結成夫妻之實事了。說罷。遂扶拐杖而去。閻氏急忙醒來。尋思道。這事眞個出奇。思想道。我兒金華乃是至誠的人。如何做出這樣無禮的事來。直思量到明。流水早早的穿了衣服。到了後邊書房裡。把金華叫將起來。金華急忙穿上衣服。把門開開。閻氏氣噴噴的到了屋裡坐下。遂把夢中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金華聽了。只唬得膽戰心兢。便假假的支吾說道。這是沒有的事。爲兒焉敢作此無禮之事。閻氏亦想道。夢中的事情誰知

是眞是假。倘然沒有此事的時候。豈不屈了我兒麼。見金華說了這話。也就不究問了。這且不題。却說韓氏與劉氏次日清晨起來。梳洗已畢。韓印亦從西樓出來。到了前樓上。悶悶的坐在椅子上。並不言語。劉氏問道。丈夫爲何面帶憂容。韓印着急道。你那裡知道。劉氏見他這般着急。也只疑他有別的心事。遂不再問。韓氏見哥哥不快。又這般着急。也只胡塗過去。韓氏坐了多會。見妹妹在此。夢中的言語不好與劉氏題說。韓印遂走下樓來。滿院中獨自躊躊躕躕的閒步。心中癡癡獃獃。❺千思萬想。只覺走着也不好。站着也不好。霎時間把心裡聚成一個大饅頭相似。甚是不快。不得已將劉氏叫了一聲。劉氏連忙答下樓。走到韓印面前。劉氏道。不知丈夫有何事喚妾。韓印道。且到西樓上去。我細細的說與你聽。夫妻二人一齊上了西樓坐下。韓印歎息了一會。遂把夢中的言語細細說了一遍。劉氏拍掌說道。大奇大奇。劉氏也把夢中

的話說了。也把韓氏夢中的話說了。韓氏（印）聽罷（道）。眞也出奇的緊。怎麼咱三人皆做一樣的夢哩。劉氏又把韓氏喚了一聲。韓氏到了西樓坐了。三人又把夢中的話整立（理）了半晌。個個說的字字相透。劉氏道。別無可考證。咱姊妹二人且看看這兩個丫頭的身孕是眞是假。韓氏心中早已知道自家的女兒有了形跡。倒不曾留心在嬌娘身上。遂連聲答道。這便使得。二人走下樓來。到了後樓。只見俊娥和嬌娘正在那裡呆呆的坐着。臉上帶了十分憂容。手托着腮兒。不住的長吁短嘆。見了母親到來。各人立起身來。劉氏是個心粗的人。素日那裡留這一番心。如今留心將嬌娘一看。便見這嬌娘的肚子裡邊。就比懷着一個大西瓜的一般。嘴唇也不似從前紅潤了。口中微微的喘。吁吁❻的直不斷頭。心內老着忙。又把俊娥一看。與嬌娘一般的光景。韓氏已明白自己的女兒了。再把嬌娘細細一❼看。覺比俊娥還顯些形像。韓

氏與劉氏看了。❽個個大驚失色。只住半晌並不言語。俊娥與嬌娘叫了多會。方才醒來。丫鬟旁邊低低說道姑娘們。不好了。那話兒反了。俊娥與嬌娘心中早已參透八九。暗暗的照着丫鬟擺了擺手。丫鬟會意。也就不說。却說韓氏與劉氏醒了半晌。遂把夢中話兒說了一遍。又問俊娥嬌娘懷胎的根由。俊娥與嬌娘料難以推托。只得把正月十五觀燈。與正月十六俊娥來作生日❾同宿的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遍。二人又把明(盟)誓的話。與金華留下的表記。說了一遍。劉氏與韓氏聽了。心中輾轉多會。兩個遂走下❿樓來。到了西樓和韓印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韓印埋怨劉氏道。你這個老乾婆管教的好女兒。劉氏一肚子氣正沒處消。又見韓印暴怨這話。那裡容他。況且韓印素日又是畏懼他的。話不投機便撲的一頭撞去。把韓印撞了個滿懷。韓印唬了一個稜證。遂滿口陪侍道。賢妻何必這般着惱。有話慢慢商議。爲丈夫的就

說了幾句暴話。也不過爲得心裡着急。劉氏見他服軟。合了自己便宜。又連聲罵道。老天殺的。你說你着急。我比你還急哩。又撲撲的撞了兩頭。韓氏上前扯了半天。方才勸開。韓印得了空兒。便急忙跑下樓來。獨自尋了一個潔淨屋兒。一溜鑽在裡頭。悄悄的藏在裡邊。猶怕劉氏趕來。找了一個棍兒。把門頂上。兩個眼兒不住的陸花花。從門縫裡往外偷瞧。瞧了半晌。不見趕來。方才心中定了神思。睡在床上。見老婆竟不趕來。自己便任了多大造化。那裡還敢再做模樣哼上一聲哩。這且不題。却說劉氏與韓印吵打。被韓氏勸開。又見韓印下樓去了。十分的氣兒還沒消得一半。有心趕下樓來再和他撕(厮)打一頓。消消悶氣。怎奈有韓氏來解勸。還有幾分怕韓氏笑話的意思。也就不往下趕了。無奈只得呆呆的坐着。坐夠多時。韓氏見他氣色漸退。遂慢慢和劉氏計議道。事已至此。便氣殺也是枉然了。劉氏道。依姑娘。有何主意。韓氏道。

常言說的好。是姻緣。棒打不散。咱們女兒已經有了這樣醜事。身中懷了胎孕。依妹妹的主意。不如把這兩個妮子配了金小官人。倒也爽當。天大的醜事。一概全遮掩過去。況且又有夢中的吉兆。劉氏點頭道。倒也是的。劉氏道。這事怎樣的題法。韓氏道。這事不要張明。須得咱姑嫂二人親與閻氏從首至尾曉他知道。料他再無不從之理。劉氏道。使得使得。二人商議停當。韓氏道。這事還得與我哥哥商議商議。方才落實。韓氏遂別了劉氏。走下樓來尋找韓印。各樓上尋了半晌。不見蹤影。韓氏走下樓來。樓角旁邊一座小房却關的十分緊甚。用眼往裡一看。却在床上臥着。韓氏叫了幾聲。韓印只當是劉氏又來吵鬧。便只是不應。及側耳細細一聽。却是妹妹的聲音。遂落下膽來。慌忙起來把門開開。韓氏進去。遂把這件事情說了一遍。韓印無奈。只得連聲應答了幾句。商議停當。兄妹二人依舊同到西樓。又和劉氏說些應許的話。劉氏又

到後樓與嬌娘俊娥說了。嬌娘與俊娥聽了這話。心中喜得癢癢快快。口裡雖無甚言語。二人不住將頭點了幾點。劉氏會意。又下來到西樓。同韓印韓氏說了。兩家人兒俱各商議停當。許琴瑟偕老的主意。要知金華獨占雙妻的好事。俱在下回分解。

校記

❶「麼」原作「甚」，據抄本改。
❷「不」原作「若」，據抄本改。
❸「大」原作「老」，據抄本改。
❹「狐疑」原作「疑狐」，依文義改。

❺「歔歔」原作「癡癡」，據抄本改。

❻「吁吁」原作「血血」，依文義改．抄本作「恤恤」。

❼「一」字原無，據抄本加。

❽「了」字原無，據抄本加。

❾「日」字原無，據抄本加。

❿「下」字原無，據抄本加。

話說韓印劉氏韓氏。大家商議停當。韓印道。這事不用張明較著。還得你二人偷偷的和閻氏說知。此事方才雅然。韓氏與劉氏點頭道。這個自然不消說的。這且不題。再說閻氏得此異夢。心中甚是焦躁。及問兒子的端的。兒子又不肯實說。自己思想道。若果有此事。壞了人家女兒的名節。豈不傷了倫理麽。左思右想。心裡總不實。欲待往韓印家來與劉氏說說。又恐惹出是非。又想道。將兩家的女兒娶來與自己兒子爲妻。這韓印如何肯依。想了兩三個時辰。再沒一條門路。便悶悶的瞌睡在床上。不題。却說劉氏與韓氏二人換了衣裳。出了自己大門。到了金華門口。將門拍了兩拍。金華的原子出來把門開了。原子問道。二位奶奶有甚麽事情哩。劉氏便假說道。特來和你家奶奶借件東西。原子也

不解其故。便胡塗應了兩聲。慌忙跑到樓上與閻氏說知。閻氏聽說。把一腔的憂容去了四五分兒。慌忙整整衣服出來迎接。三人到了樓上。各道了幾個萬福。分賓主而坐。閻氏取了壽星眉的茶來斟了三杯。先奉於韓氏一杯。又奉於劉氏。自己也把一杯陪着。霎時茶罷擱杯。閻氏問道。不知二位有何事前來。增輝寒舍。二人答道。到此貴宅。有一件心腹情事特與尊嫂商議。閻氏道。既然如此。尊嫂與尊姑何不講來領教領教。劉氏又走到樓門❶口往四下一看。却一人也沒有。回來坐了。又把閻氏喚到面前。伏耳低聲說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閻氏把手往桌上一拍（道）。眞也出奇。你這夢與我的俱是一樣。我因爲做這一夢。便早早的起來。把我兒子追問多時。我又想了想。夢魂中的事情。誰知是眞是假。所以我也就不問了。剛才我倒有心往咱那院裡。和尊嫂說此異夢。又想了想。恐怕尊嫂見怪。如今尊嫂與尊姑到此說這始末的

事情。我心倒有十二分的願意。不知二位果然應承否。二人道。事已至此。還有什麼改顧哩。三人從新又行了禮。彼此說道。如今是一家人了。不必謙辭。以後俱以親家稱呼。新親家三個說了半晌話。劉氏道。此事請速辦。成婚要緊。閻氏道。這便使得。劉氏與韓氏別了閻氏。到了家中與韓印說了。韓印見事已定歸。說也有。笑也有。自己親自擇了吉日。於本月十九日傳柬。二十九日成婚。擇停當吉期。大家又歡飲了半晌。嬌娘與俊娥只在樓上住了一天。樂的連飯也沒吃。劉氏與韓氏終是痛女兒心勝。便一齊到了樓上。將成婚之事與他兩個說知。嬌娘與俊娥聽了。心中喜做一團。不題。却說金華的母親閻氏媽媽。見與兒子說成婚姻。心裡不勝喜。把金華叫到面前。一一對他說知。金華口中假裝半吞半吐。心中喜得如花開一般。這也不題。却說日復一日。到了五月十九。閻氏叫娘家的兄弟。名叫閻路。爲人辦事爽利。又是一個武生。遂當

作保親的媒人。這一日三親家彼此傳了柬書。柬上又寫着二十九日成婚的日子。大家忙了一天。不題。却說光陰迅速。這日乃是五月二十八日。閻氏着閻路辦了娶親的禮物。到了晚間二更以後。金華穿了一身紗羅衣服。又兼人物聰俊。乘了彩轎。一班鼓樂連天。眞乃熱鬧。到了韓印門口。韓印迎接在這堂樓。一上大開筵席。直熱鬧到三四更天氣。方才撤了筵席。後樓上好幾個丫鬟攙着嬌娘俊娥上了花轎。金華謝親。也上轎。到自己門口下轎。新郎在前。一對新婦在後。到了堂前。拜了天地。一一全入了洞房。天已交了五更。彼此飲了交杯。衆人忙亂的乏了。各各去睡。金華見衆親友去了。也走出到別處睡了。一夜無話。到了早晨。只見韓印的親友與潘家的至親和金華的親戚。賀喜人等。紛紛不絕。直到晌午。大開筵席。衆人大吃大擂。至晚方散。不題。却說金華見衆人散去。心中甚是歡喜。閻氏到了媳婦房中一看。只見似一對仙女

一樣。十分標致。婆媳三人說了一會話。閻氏也去睡了。金華進得屋來。將門兒關上。嬌娘與傻娥不住的掩面相笑。金華偷眼一看。只覺比從前更俊了一些。心中怎不動興。故意的走到嬌〔前〕。問了一聲。你是那個。嬌娘回言笑道。你不認得我。我却認得你這個東西哩。金華笑了一笑。遂與嬌娘親了一個嘴兒。又轉臉兒故意問傻娥道。你有何事。到在這裡。傻娥道。你這個好戲的見識倒也有些。分明是被你掇哄了來。故意還做張誌。金華戲道。從前那一遭兒算我哄你。這今夜可是你自己送上門來。你還怨。說罷。便將燈兒端到旁邊息（熄）了。把傻娥摟到懷中一抱。只覺身子比先重了好❷些。忽想起已經有了身孕。便不忍得使力摟抱。遂輕輕的把傻娥放下。又把嬌娘一摸。嬌娘微微的笑說道。你不用摸。今夜俺二人要管你個夠。省得你像個喟（餵）不飽的狗一般。三人一齊脫衣上床。彼此又把別後想念的心田訴說一遍。金華

此時神情蕩蕩。慾火焰焰。就比入了迷魂的相似。遂把俊娥與嬌娘身上摸時。恰似年魚肚皮一樣滑溜。怎不動火。把俊娥摟在懷中。用手將乳頭一摸。高高一對扶手。金華騰❸身而上。似火熱的陽物。照着俊娥的陰戶亂弄亂塞。那裡一時弄得進去。弄了半晌。方才緊緊的把這個粗大的東西塡在裡頭。俊娥淫水漸流。其中微覺滑溜。金華便任意抽送。抽至一兩個時辰。方才大洩在花心以上。俊娥這一夜又做出許多的嬌態。被這陽精一洩。便渾身快活無當。嬌娘見他兩個幹完。遂把金華扯起。嬌娘說道。你二人弄得這般熱鬧。我實在眼酸麼。金華扳過嬌娘的臉兒。親嘴道。我的嬌嬌。你且少等一會。剛才洩了。這陽物不甚堅硬。怕弄不快活我的嬌嬌。嬌娘只得赤條條的坐在床沿等候。住了一會。金華從俊娥陰戶拔出。陽物仍似鐵硬一般。俊娥用汗巾將兩個家伙都擦得乾乾淨淨。俊娥又把陽物揑弄多會。不捨放手。❹嬌娘道。怎

麼還弄了麼。金華起來把嬌娘摸着道。你不要心急。我過來和你來幹哩。遂把嬌娘的身子摟在懷裡。似一塊綿花瓜子一般。嬌娘又把金華的陽物便腚腄一坐。就像一根熱棍兒直直的立着。急忙轉過臉來。扭過身來。用手把陽物拿着擺弄。心中喜得如刺。金華慾火燒身。把嬌娘腿兒拍開。陰戶中淫水直流。把一個五寸多長的東西往裡一入。唧唧有聲。早已連根進去。嬌娘又裝出些嬌聲婉轉。引得個金華心神不定。住了多會。方才淺抽深送。急出緩入。到了情濃之時。便着實大抽大送。一連入了五七百不止。方才縱意大洩。嬌娘口中喚了多少的快活。事畢。三人又說了些戲話。因玩耍得乏倦。一齊入在紗帳裡。彼此相摟相抱而寢。不題。到了次日。便早早各人起來。梳洗畢。三人各自相對而笑。金華走出門來。原子逢見也是笑。丫鬟見金華也是笑。原子丫鬟也是二人笑。話休煩敘。再說他三家後來的事體說與看官聽。却說自五月

二十九日。日月如梭。堪堪過了月餘。三親家同居一處過活。俊娥與嬌娘到了十月生產。嬌娘生了一對雙生兒子。俊娥生了一個兒子。三親家大小人等。無不歡天喜地。韓印遂起了三個名字。把嬌娘生的兒子。一個叫做韓成嗣。一個叫做金克昌。俊娥的兒子叫潘禧後。三家皆有接續。金華待了一年。又進了府庠。再說原子丫鬟。諸日眉來眼去。韓印看出破綻。又將丫鬟許配了原子。不題。後來金華夫妻偕老。三個兒子各整家私。眞是古今罕有的一件奇事者。因其淫不敗倫。樂不傷雅。諸事皆自風流中有本分。快活中有固然。其事非誣。其人可考。作之者有羡慕不已之心而傳之也。有一詩遮其偷情之醜云。

莫笑韓潘女嬌娃。　前生造就配金華。

始雖野鴛終桃夭。　生子緒嗣更堪誇。

校記

❶「門」原作「問」，據抄本改。

❷「好」原作「老」，據抄本改。

❸「騰」原作「勝」，據抄本改。

❹此句以下，底本漫漶殘缺，據抄本補。

思無邪滙寶 貳拾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妖狐艷史」

清・松竹軒 編

《妖狐艷史》出版說明

《妖狐艷史》現知有四種藏本：

㈠松竹軒刊本過錄本　此本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扉頁右欄上方署「開卷一笑」，左欄下方署「松竹軒編」，中欄大字作「妖狐艷史」。次「新編妖狐艷史目錄」，錄十二回目錄。每回兩七字句，惟第三回首句八個字。後作「妖狐艷史目次終」。正文首葉首行作「新編妖狐艷史小說卷之一」，以後第六、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各回，亦於首頁首行署書名、卷次，其他各回則逕書回次。此書每兩回爲一卷，共六卷。第一卷卷末有「新編妖狐艷史」、「卷一終」字樣，卷四、卷五及卷六亦然。卷六後有九疑仙翁「西江月」爲全書之總結。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字；然多處正文以一字位置書寫二字，如批註之形式。版心上端書「妖狐艷史」，接下卷次、回次、葉次，全書葉次連續編，計六十三葉。第五葉正面有眉批兩條，懷疑爲後人加入者。此書抄寫工整而筆法幼稚，簡體、白字、同音字甚多，錯字亦不少。

㈡哈佛藏抄本　此本齊如山原藏，後售與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據齊氏《小說勾陳》（稿本）所記此書行款、目錄皆同松竹軒刊本過錄本。齊氏跋謂：

此書不見著錄，亦未見刊本，或因被禁，罕有流傳耶？然禁書目亦皆未載。內容雖涉導淫，實乃罵世，惜結構不嘉，似出俗手所編；而白字誤字皆極多。如目錄第一回之「作」字、第六回之「代」字等等，或可云係偶爾筆誤，但前後皆如此寫法。全書目錄皆係七言，獨第

三回上聯乃八字。似此種種，難以枚舉，而又無別本可以較正，只好闕疑耳。

㈢天津人民圖書館藏本　此本前三卷爲抄本，後三卷爲刊本。刊本原吳曉鈴藏，經周紹良手，入天津人民圖書館者。又此館有抄本一部。皆未見。

㈣北京圖書館藏抄本　此本爲六十年代齊氏家族齊熠獻予北京圖書館者，估計與哈佛本同一來源。未見。

此次據松竹軒刊本過錄本句讀整理。此書俗體、簡體、異體字甚多，如「罐」作「礶」，「壓」作「押」，「夠」作「勾」，「掉」作「吊」，「圓」作「元」，「睏」作「困」，「竊」作「切」，「捨」作「舍」，「銀」作「艮」，「副」作「付」，「研」作「斫」，「扇」作「煽」，「髻」作「吉」，「倒」作「到」，「乾」作「干」，「癖」作「肶」，「常」、「長」作「嘗」，「瞧」、「悄」作「睄」（「悄」或作「晌」），「帶」、「戴」、「袋」作「代」（「戴」或作「待」），「梅」或作「枚」，「裹」或作「果」，「摸」或作「抹」，「扎」或作「揸」，「裡」或作「里」，「躺」或作「倘」，「驚」或作「京」或作「倞」，「爬」或作「扒」或作「趴」，與「得」、「的」不分，「教」、「叫」不分，「禮」、「理」不分，「着」、「看」不分，「止」、「只」不分，「已」、「以」不分，「徑」、「經」不分，「楊」、「陽」不分，「直」、「眞」不分，「屈」、「曲」不分，「相」、「像」不分，「生」、「主」不分，「幣」、「弊」不分，以及若干語詞如「雲霧」作「云務」，「鴛鴦」作「宛央」，「髯翁」依「髯⿱髟翁」，「跋涉」作「跋跡」，「朦朧」作「朦朧」，「標致」作「嫖緻」或「嫖致」，「嫦娥」作「蟾蛾」或「嫦蛾」等等。其中或因形近混用，尤以同音通假者居多，又有以「歐」代「毆」，以「合」代「和」，以「罔」代「枉」，以「架」代「駕」，以「抗」代「扛」，以「便」代「遍」，以「顧」代「雇」，

以「淨」代「靜」，以「剛」代「鋼」，以「莫」代「麼」，以「刁」代「雕」，以「頒」代「搬」者，他如「氾濫」作「泛瀾」，「廉恥」作「臉恥」，「除非」作「處非」，「筵席」作「延席」，「承受」作「盛受」，「鍾愛」作「衷愛」，「詭詐」作「鬼詐」，「巨猾」作「巨滑」，「木魚」作「木盂」，「坍塌」作「攤塌」，「已經」作「已竟」，「沈重」作「陳重」，「秤鉈」作「秤它」，「驚堂」作「倞唐」，「犂牛」作「梨牛」，「抖擻」作「抖搜」，「蜈蚣」作「蜮蚣」，「計議」作「計意」，「硝磺」作「焇璜」，「明鑑」作「明見」，「了結」作「了劫」，「兵餉」作「兵响」，「胡塗」作「胡途」，「掌管」作「長管」，「玲瓏」或作「靈籠」，「鮮魚」或作「仙魚」，「僻靜」或作「辟淨」或作「避淨」，「胖敦敦」作「胖盩盩」，「雄赳赳」作「雄糾糾」，「鍬鐝鎖鑰」作「楸橛鎖鐃」，「閉月羞花」作「碧月羞花」，亦屬此類。此等文字，均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此書不署撰者姓氏，然其形式、用字及引詩種種皆與《桃花艷史》相近，二書或同出一人之手。又書中三次引髯翁詩證正文，並以九嶷仙翁「西江月」作結，髯翁、九嶷仙翁者，豈明吳縣人自號髯翁又號九峰道人之徐霖（字子仁）歟？余治《得一錄》卷十一所列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錄此書。

此書記當時江西省城演大戲，已有門戲之俗，且是男女同台演出。劇目有《西門慶大鬧葡萄架》、《溫雷鳴私會欒女傳》。又書中提及武則天、武三思、江采等故事，分明是自《濃情快史》而來，又有隋煬帝、銀杏兒故事。作者對流行之艷情小說似頗稔熟。又書中俗語、方言亦多，可供進一步研究者參考。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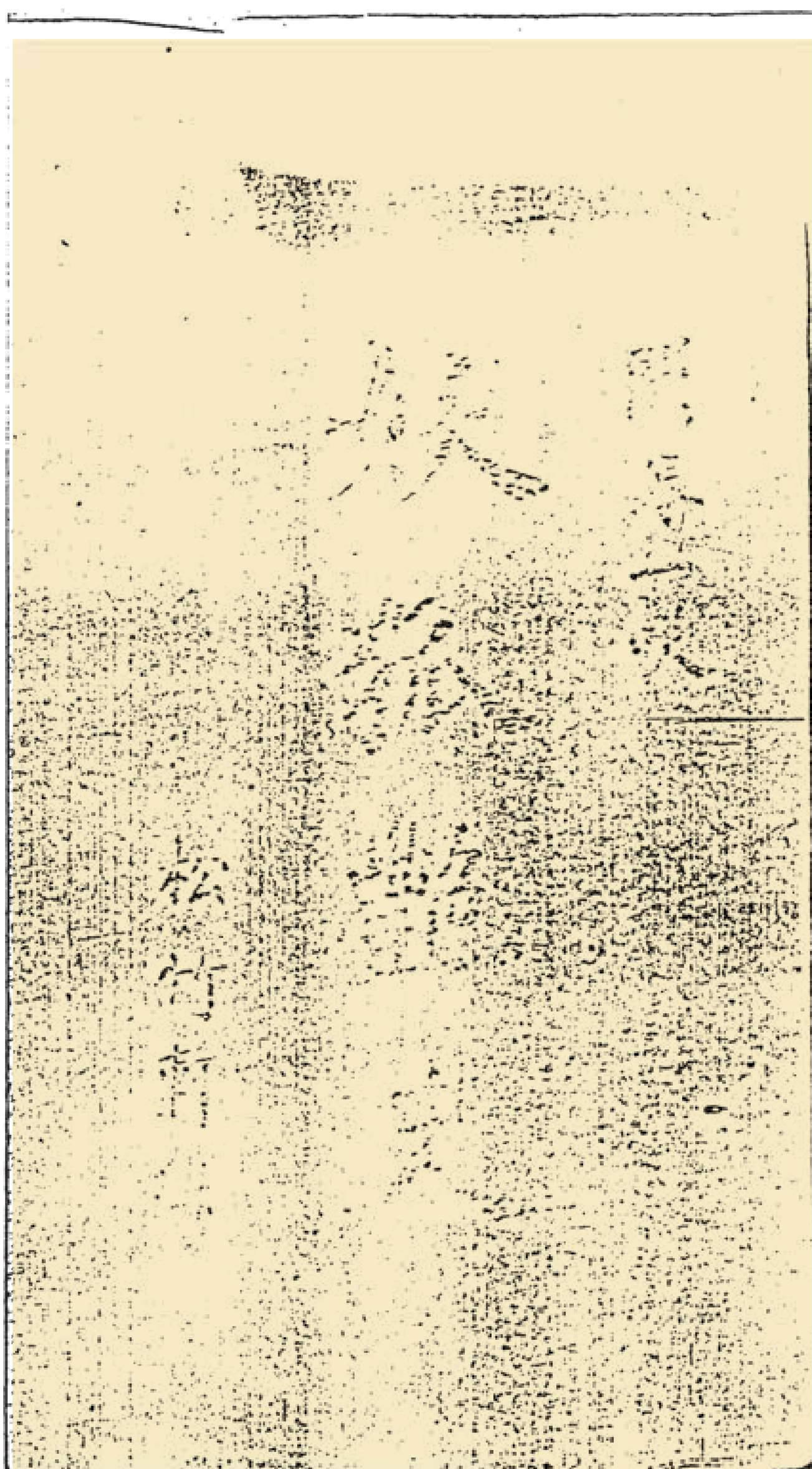
《妖狐艷史》故事梗概如下：

宋朝江西城外三十里青峰嶺聚狐仙狐妖，其中桃花洞住母狐桂香仙子、雲香仙子。一日，聞城中普寧寺會戲兩台，乃化作女子往觀。城中富户秀才春彙生子明媚亦偕書童春發兒觀戲，被擠昏迷，桂香、雲香見其美貌，遂將明媚救醒，攝回洞中。明媚先與桂香調情，又與雲香相通。桂香避出，於暖閣見其乾弟公狐精到口酥和海裡娃適在男風。桂香返時雲香與明媚事畢，乃通明媚。到口酥及海裡娃趕到，又姦雲香，三人無所不至。明媚甚羞愧，是時玉帝所遣查巡下界之鬱雷神忽至，命手下斬兩公狐，又鎖兩雌狐於洞內石板下，並警告明媚不得淫亂，否則上天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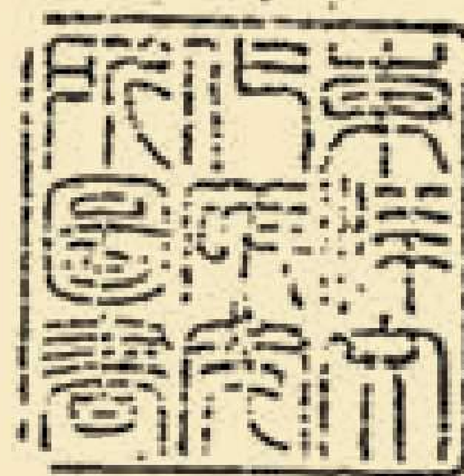
明媚離桃花洞，遇月素仙子。自謂五百年前爲未得道黑狐，中獵人箭，得明媚救護，現與明媚有姻緣之分。次日，有仙人胡老叟爲媒。

春彙生得悉明媚爲狂風吹走，甚爲焦急。翌日有道士生意、生心化緣，知此事，謂有法力可找回明媚。兩人實爲揚州逃犯，曾投一老道門下，趁機偷其所有，四出劫偷者。見春家富有，借詞擬夜間行劫。兩道到青峰嶺，生心爲山神養之猛虎所食，轉生爲牛。生意逃回，春彙生鄰居屠能發現其包裹中有銀兩，盜去，又趁生意放火擬盜劫春家財物時殺之。胡老叟救春家火，火燒至屠家。屠能入屋搶回銀子被燒死。翌日，差捕至春府抓兩道人，發現其一被殺一失踪贓物不見，乃押春彙生見縣官，被投獄中。當夜縣官夢胡老叟告兩道人事始末，又謂贓銀在屠能家廢墟，事與春彙生無干。其夫人亦夢月素仙子告以同一事。乃差人起回贓銀，釋放春彙生。

明媚居月素處，日夕談經會文，遂成飽學者。因考期近，月素以仙風送彼回家參加考試，相繼中秀才舉人。次年春彙生陪同上京會試，又中亞魁。殿試官梅尚書爲貪奸之人，有女朱雲已許王兵部子。梅尚書害死王兵部，又瞞妻女招明媚爲婿。胡老叟、月素知其事，將王公子送入洞房。又知王兵部女與明媚有姻緣之分，乃安排明媚與王小姐及月素婚事。梅尚書受氣，又見月素美貌乃起淫念病亡。梅、王、春三家皆住入梅府中。後明媚爲文林郎，王公子爲總兵，各生二子。月素緣滿歸山，胡老叟亦飄然而去。



松竹軒刊本過錄本妖狐艷史扉頁



新編妖狐艷史小說卷之一

詩　春光一刻值千金　多借春光生春心

日　莫道春心人間有　毛團妖狐亦生春

第一回　普寧寺前遇明娟　妖風作入仙子居

話說宋朝年朝江西地方離城三十里有一座高山名為青峰嶺內有靈禽異獸怪木層生巒崎嶇山徑險絶攀集之騰凌之路稜角獨兀斜倚峻危往来无人馬之跡山中有无數的洞府洞中有萬年的白狐

新編妖狐艷史目錄

妖狐艷史目次終

新編妖狐艷史小說卷之一

詩曰

春光一刻值千金。多借春光生春心。

莫道春心人間有。毛團妖狐亦生春。

第一回　普寧寺前遇明媚　妖風作入仙子居

話說宋朝年朝。(間)江西地方離城三十里。有一座高山。名爲青峰嶺。內有靈禽異獸。怪木層生。叠巒崎嶇。山徑險絕。攀集乇騰凌之路。稜角獨兀。斜倚峻危。往來無人馬之跡。山中有無數的洞府。洞中有萬年的白狐。千年的黑狐。五百年的玄狐。皆可以成仙。可以得道。不食烟火之食。不貪人間之色。此爲狐中之上等者也。最可惡的是一種臊皮打狐。名爲妖狐。居在此山桃花洞中。也有百十多年的道業。俱是兩個母

妖狐。是姊妹兩個。一個叫桂香仙子。一個叫雲香仙子。因日久年遠。採煉陽丹。能以變化人形。何爲陽丹。陽丹者。即男子之精也。女狐借人之精以補陰。男狐採女子之陰以補陽。要知此皆下賤之臊狐也。即如人間的妓者。背着自己的丈夫。和別人偷情的淫婦。皆是一樣枉佩人皮而行畜類之事。閒話少敍。且說這日正當梅花盛開。二妖狐在梅花亭上飲酒賞梅。酒至半酣。桂香道。今日江西城中普寧寺大會。大戲兩台。人烟交雜。十分熱鬧。乘着酒興。何不去玩耍玩耍。雲香道。姐姐言之有理。說畢。二妖女搖身一變。變作十七八歲的美貌女子。眞正是千嬌百媚。怎見得。有詩爲證。

似玉如花含香風。　嫦娥降下廣寒宮。
一對粉面兩雪白。　四片桃腮賽猩紅。
描眉巧摘天邊月。　秋波深藏寒潭水。

高挽烏雲鬢押翠。　耳墜金環珮玉聲。
齒似碎玉珍珠密。　口似櫻桃一占紅。
纖纖女手春筍樣。　小小金蓮藕牙生。
嬝娜柳腰鉤人膽。　燕語鶯聲鎖魂驚。
若把妖狐畫圖像。　難壞江西妙丹青。

不言二妖女天生的美麗。再說他兩個身穿的衣服。亦是與人不同。桂香穿的是織纊之華。出於冀豫。上套着天孫雲錦。雲香穿的是織縞之美。來自荊揚。上蓋着八卦綀纙。二妖狐遂出洞門。駕起妖風。往江西城中而來。這且不表。且說江西城中有一家富戶。姓春名彙生。是個飽學的秀才。他的渾家柳氏只生得一個兒子。乳名明媚官人。年方一十六歲。生得十分好看。怎見得。有詩爲證。

滿目含秋水。　白面似銀裝。

眉同青山秀。　腮帶芙蓉香。
嬌顏稱獨占。　風流世無雙。
談及春家子。　江城姓字芳。

又詩曰。

玉骨冰肌美嬌娃。　天然溫柔不勝誇。
不語態含萬種俏。　一笑羞倒牡丹花。

話不可重敍。且說這明媚的父親春彙生。見兒子生的恁般人品。愛如掌上明珠一般。不肯叫兒子在外邊讀書。你道爲何不叫讀書呢。其中有個緣故。這江西地方是個淫蕩所在。時常同學之中大學生弄小學生的屁股。就是小學生吹大學生的肉笛。那裡有許多的工夫去念詩云子曰呢。所以男風洋洋。氾濫無阻。這春彙生是個達世務的光棍。因此請了一位先生在家教兒子讀書。時當臘月。先生放學回家。又值本

城普寧寺大會。明媚官人換了一身華麗衣服。帶了一個書童名叫春發兒。主僕二人往寺前而來。這且不提。且說二妖女駕定妖風。一霎時來到寺前。但見人山人海。鼓樂喧天。兩台大戲。頭一台唱的是西門慶大鬧葡萄架。第二台唱的溫雷鳴私會欒女傳。兩邊的小生小旦俱是穿的靠身。白亮紗褲做的貼皮貼骨。下半截如赤條條的身子一般。兩下的小生陽物高聳。二下裡的小旦金蓮高吊。放在唱生的肩頭。相摟相抱。陽物對着陰戶。如雞餐碎米。杵罐搗蒜一般。那些看戲的婦人女子。也有掩鼻而笑的。也有低頭不語的。❶還有那些沒廉恥的老婆正色而視。浪着極的淫婦褲襠裡流水的。總而言之。大凡婦人女子在戲場中看戲者。是無家教之過也。再者那些不念書。不經營。遊手好閒。好穿的別樣衣服。喜的是曲鑽狗洞。借端在婦女場中擠眼扭嘴。送目調情。做出許多鬼怪情態。不知他爹和他媽怎麼合出這些壞雜種。❷閒

言少敍。且說這二妖女見戲中的淫蕩。引起他的春心。想念男女交媾。不覺神魂渺渺。意亂心迷。及至罷場。二妖女仍在台下呆呆而立。看戲的衆人看見這妖女標致無雙。一齊擁蜂圍裹上來。比看戲還熱鬧百倍。擠了一個男壓女。女樂男。雨風不透。只聽得一齊亂嚷道。不好了不好了。擠死人了。不知其人爲誰。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此句上原有眉批曰「必(別)致之情」，疑爲後人所加。

❷ 此句上原有眉批曰「罵的痛快」，疑爲後人所加。

第二回　牝狐精交戲後亭　桂香子窗外聽風

話說衆人一齊亂嚷道。不好了。擠死人了。你道這是那個。原來是明媚官人。這十五六歲的孩子如何受得這樣擠呢。一時昏迷不醒。如死去一般。常言道。人命大事。誰人不躲。衆人哄的一聲。各自散去。單說二妖女見一個小書生臥在地下。美貌可佳。急急上前解救。桂香用口中的玉泉。嘴對嘴灌將下去。不多時。明媚甦醒。滿面顏色如花。更加愛人。雲香道。人間有這般美色男子。何不駕在洞中結爲夫妻。採些陽哥(丹)以助咱姊妹二人的道業。桂香連聲唯唯。遂一陣妖風作入洞中。不提。且說這桂香仙子和雲香仙子。將明媚放在梅花暖亭以內。明媚又如做夢一般。不知身在何處。呆呆的在八寶玲瓏榻上坐着。見左邊一個美女。右邊一個美女。俱是色貌如仙。亭內異香撲鼻。百般古玩。

眞乃是景不盡觀。觀不盡景。有詩一首爲讚。

八稜粉裝似雪宮。　飛閣流丹別樣精。
古爐香烟龍噴霧。　寶瓶珊瑚雲吐虹。
玉環鎖得西（酉）陽駿。　金籠養就貴州鴿。
書案端放烈女傳。　中間悉掛畫三星。
玉笛象管襯堯琴。　桂棋牙牌紫竹笙。
弱榻玲瓏相錦帳。　鴛鴦繡枕配紅綾。
左有行樂圖一面。　右藏春宮冊二封。
明媚誤入仙子居。　勝似蟾宮折桂卿。

話說明媚正在迷亂之間。見這般仙景美麗。又有兩個美人在身邊。心中甚是快樂。飄飄然有羽化登仙之景。遂開言問道。二位娘子。小生如何來到此處呢。桂香道。官人休要害怕。俺姊妹二人原是上方站班奏

樂的仙女。因官人前生是皇爺的金童。原有夫妻之分。所以今日把官人請進洞來。以成魚水之歡。說着說着二妖女就做出許多的嬌態。明媚官人見這等光景。雖在年幼。人事已開。不覺的心中如刺。勃勃然淫(淫)興大起。將桂香兩手抱過。四片嘴唇合在一處。親了一嘴。桂香故意含羞道。青天白日是何道理。等到天晚。咱三人同入紅綾被裡。任官人快樂。雲香笑道。說道乾柴如何近得烈火。狸貓如何能守鮮魚。明媚見雲香說得有趣。丟下桂香。又將雲香的桃腮用兩手捧過。口對口。將自己的舌尖連忙插入雲香的舌根底下。拱了幾拱。拱得雲香渾身酸麻。現出眞情。忙把舌尖遞將過去。明媚用舌裹住。用力品咂。<咂>唧唧有聲。桂香看他兩個。看得高興。用手把明媚的腿可(袴)又(衩)裡一摸。摸準了那條陽物。使力捏了一捏。把桂香唬了個冷戰。

有四言絕句爲證。

說起春明媚。　人小毬子大。
用手只一揑。　妖狐害了怕。
又曰。
便似西羊角。　又如風磨銅。
今到桃花洞。　難爲妖狐精。

閒言不提。且說桂香知道明媚的陽物太大。意欲先叫雲香試蕎。(媾)遂托小解之計。往東邊小暖閣而來。這明媚與雲香兩個的故事。暫且不表。却說桂香到了暖閣。將幾進門。只聽內邊唔咀有聲。好似雲雨一般。桂香止住脚步。在窗櫺瞧看。只見一對年幼的童子。在那裡磞腚。年紀都不過十五六歲。你道這兩個小畜生是何如出身呢。原來是這清峰嶺西北角下南風洞中的一對公狐精。前生是一對兎子托生的。一個叫到口酥。一個叫海裡娃。他兩個係結拜的生死弟兄。只因

到口酥長了一歲。多曉些事情。勾引這海裡娃上手。海裡娃雖是年幼。倒也有些見識。逢到口酥弄他的屁股之時。一定要討個回席。到口酥也不推辭。所以兄弟兩個成了貼換屁股的交易。你道今日他兩個爲何來到（此）處。原來這兩個畜生與這桂香雲香結拜的乾姊乾弟。這到口酥海裡娃比兩個妖狐小得三四歲。姊弟四個因你愛我。我愛你。愛得十分甚（深）厚。遂成了皮纏賬的親戚。這畜生們的來意。原是要與二妖狐如此這般的勾當。因到了洞中。二妖狐不在洞中。十分掃興。所以就在這暖閣以內。相成了從前的舊營生。一切來歷敍過不提。單說到口酥這個小畜生不論禮法。兩手把海裡娃的屁股摟在腿夾裡。笑嘻嘻說道。好賢弟。你可愛殺我了。說着說着。將腰伏在海裡娃的脊背之上。大弄起來。海裡娃將腚腄左一圍。右一圍。好似豬腚上生虱子。在牆角上抹得十分快樂。說道。親哥哥的毬子比從前長了許多。

小弟的屁股比從前更緊。這是何也。到口酥道。不是爲哥的𣰽子長了。是無加上漿水。所以有些遲滯。到口酥遂用手指從口中取了些津液。不知這畜生如何的玩耍。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妖狐艷史卷一終

第三回　海裡娃回奉風流債　到口酥戲敍濃情❷

話說到口酥將海裡娃的腚用兩手捧過。放在毬子前面。在口中的津液取了一些。抹在上下。龜頭對準這海裡娃的屁股。突的一聲。連根頂進。只覺光滑如油。抽扯毫不費力。快樂異常。毬腚交加。有四句笑語爲證。

等閒畜類公弄母。未見畜生公弄公。
只因人間男風盛。畜類學得公戲公。

笑語敍過。且說這到口酥弄夠多會。毬子脹發。堅硬如鐵。弄了個觔斗流水。並不出馬。海裡娃笑說道。親哥哥。吃飽了就罷。休要太纏席了。小弟的毬子已硬暴了皮了。親哥哥。快拿屁股來回敬回敬罷。到口酥笑

道。親兄弟放心。愚兄焉有白饒之禮。常言道。酒肉的朋友。年節的禮物。你一盒子來。我一盒子去。即如欠下他人債。須還他人錢。此自然之理也。好兄弟。別〈了〉心急。待愚兄回敬過去。叫你受用受用。到口酥說罷。連忙將毬子抽出。只聽唧的一聲。掉將出來。不好如比。就如那才出鍋的熱貫腸一般。約四寸多長。外邊桂香從窗外邊看得明白。暗暗的笑罵道。小短命的家伙。如何比從前恁般的肥嫩胖大。難爲這海兄弟的一個白生生小可可的腚腄。叫這到口酥弄了一個太山不洩土。也不知他怎麼受來。只喜的這桂香悄悄的抿嘴而笑。笑夠多時。不覺淫心大動。花心裡流了幾點香津。意欲闖進門去做一個熱鬧道場。又一轉念道。暫且消停。常言道。有官不愁接。何必太慌忙。且看看這海裡娃討了到口酥的回席。再進去不晚。桂香計較已定。人在窗外邊忍氣吞聲。戚戚無言。則瞅着眼珠。挺着腰側。歪着身子。含打肚子。細細的留神

觀看。這裡邊兩個小畜生。做夢也是不知這桂香在窗外竊窺。眞正是。

要叫他不知。除非己不爲。

兎精充好人。情虛理又虧。

話休煩敍。且說海裡娃要討到口酥的回席。到口酥並不推遲。連忙將身子掉轉過來。偎在海裡娃的懷裡。把腚腄往前湊了幾湊。桂香窗外看得明白。但見也是一個光潤潤。白淩淩。胖敦敦。圓崩崩的一個細皮薄肉。小小的腚腄奉還過來。十分愛人。也有笑語爲證。

今日吃了他人酒。明朝須下恭候帖。

既赴筵席早打算。世間那有白饒客。

聞言敍過。且說到口酥把腚回逢(奉)過來。海裡娃用手拍了兩拍。好似那軟多索的涼粉一般。上好的美品。只聽海裡娃笑道。大哥既送上門來。小弟也只得謹領了。海裡娃笑嘻嘻的將毬子現出。也是與到

口酥的毯子不分大小。雖是如此。較起到口酥的毯子微覺小的一分有餘。總而言之。論年庚。到口酥是大哥。海裡娃是小弟。論毯子。到口酥的毯子是大哥。海裡娃的毯子也是兄弟。海裡娃又把毯子在到口酥的腚膗上邊。連連又打了幾下。到口酥笑道。哥哥至要得罪兄弟。爲何打得上門來。海裡娃笑道。小弟打他的意思。哥哥那裡曉得。其中有個緣故。到口酥笑道。有何緣故呢。海裡娃說道。我爲他生的五行不全。既然有這麽一個出色的好面皮。爲何沒鼻子沒眼。倘若會動親友。豈不叫人恥笑。是一個大大缺點的。到口酥笑道。賢弟言之差矣。這原是腚。不是臉。賢弟若講五行。就該論五倫。如今咱兄弟做的什麽勾當。我與賢弟既成死生的交友。是在這五倫一內的。論起理來。大哥不該弄兄弟的屁股。兄弟也不該討大哥的回席。如今既失了五倫。還講什麽五行呢。如今世道頹喪。人情梟薄。別說咱這畜類變的人。不論臉不臉。就

是這如今的幼童。但凡有幾分紫(姿)色。家法不嚴。在外邊不近好人。好吃好的。好穿好的。飄飄蕩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說罷。兩個小畜生一齊笑起來。外廂這桂香也不覺的口呑袖中。哏哏的頻笑不止。此時也不說到口酥海裡娃一對畜生。在這暖閣以內互相磞腚。也不說這桂香仙子在窗外竊看。花分兩朶。各整一枝。單講這梅花亭內。明媚官人將雲香兩手捧住櫻桃小口。把自己的舌頭。把雲香的舌頭裹住。用力品咂。結結實實。好比就打上銀定扣的一般。明媚下邊的那條。直橛橛的高聳而立。只覺慾火燒身。淫興大作。連忙將舌頭吐出。把雲香的褲子一扯。這雲香已是等得心急了。恨不得一口把明媚吸到肚裡。却又故意推托。笑說道。官人好無來由。連晚也等不得麼。不知這明媚官人如何回答。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二」九字，原闕，依本書體例補。

❷「回」原作「還」，「敍」原作「談」，據書前目錄改。

第四回　明媚大鬧玲瓏榻　雲香試春占頭籌

話說明媚官人將雲香的褲子用手扯開。雲香故意推辭道。官人好無來由。青天白日。羞人答答的。如何是好。連晚上也等不得麼。明媚笑道。娘子不該生得恁般標致。小生見恁般美貌。我的魂兒已被娘子拴在身邊。如今叫小生怎麼等得到晚呢。說着說着。把這雲香的褲子儘情扒掉。雙手抱在玲瓏榻上。將兩隻雪白的小腿扛在肩上。只見細細的一個小陰戶。光潤無毛。高聳聳好似出籠的饅頭一般。眞正是生我之戶。死我之門。削人之骨。消人之魂。明媚又細細的賞玩了一會。看到慾火奮發。情不能禁之時。把赤條條的那根陽物取出來。但見赤耳紅腮。如生惡氣。怒沖沖照着雲香的陰戶而來。怎見得。曾有四句笑詞爲證。

雲香今日遇春生。　揉碎花心採蕊紅。

寂開玉籠擒彩鳳。　金潭混動泥鰍蟲。

這明媚是個有仁義的書生。不肯狂風驟雨。輕輕的將陽物往陰戶一聳。只進去一個龜頭。雲香見這家伙太大。自己的陰戶窄小不能承受。便有些驚恐之色。將陰戶往後一縮。龜頭唧聲掉出。明媚慾火難支。又把陽物往陰戶一伸。雲香又往後一縮。此番比先次微覺有些寬濶。連龜頭進有寸餘。雲香忍着疼痛不好說出口來。用手將陽物一摸。就如那鐵硬一般。還有三寸多長在陰戶外邊。又熱又粗。把陰戶堵得滿滿當當。無絲毫之縫。心中老大着忙。遂勉強笑道。官人的這個東西如何恁般拔頂呢。明媚笑道。不是小生的家伙大。還是娘子的陰戶小。況且又是初才新試。我想陽物大者。不只小生一人。昔日唐時武則天爲女子時。有個姪兒武三思。武則天一十六歲。武三思一十五歲。那武三思與武則天開荒。陽物就有五寸。難爲那武則天。竟坦坦而受。到後來又

遇着江采比三思的陽物更大。把則天弄得七死八活。自從那江采沖開大溜。這則天到後來坐了天下。大毬子內侍十二人。每夜在宮中傳流戲弄。淫興不足。又選如意和尙在宮中。朝朝快樂。夜夜風流。那和尙的毬子如驢下臍一般。弄得則天十分暢美。封爲如意君。如此看將起來。眞正是。

無有毬不通。　還是欠毬弄。

若要經毬弄。　那有毬不通。

閒言敍過。且說明媚將一切戲言說罷。又輕輕的把雲香的楊柳細腰。用雙手在懷中摟了幾摟。下邊的陽物伸了幾伸。雲香這陰戶如生刺扎肉一般。〔道。〕不好了。一定破了。官人可將那東西抽出來看看。明媚正在興發情濃的時候。那裡肯聽。便連連的入夠多會。雲香哎嘜不止。只覺那陽物跳了十數多跳。陽精汪〔洋〕大洩。正是。

狸貓得了鼠。猛虎尋岱食。
猶如登金榜。好比題名時。

話說明媚玩到興狂火發之時。只覺那條鐵硬的陽物。在陰戶裡邊連連的跳了十數多跳。那陽精汪洋大洩。明媚渾身飄飄欲仙。快樂異常。這雲香陰戶裡邊好似熱油澆的一般。通身酸酸麻麻。忽然一陣痛快到極處。四肢無力。陰精對洩。雲雨已畢。彼此〔海〕誓〈海〉山盟。遂成恩愛的夫妻。相摟相抱。如膠似漆。交合在一處。這且不表。再說這桂香在外邊窗櫺。見海裡娃雙手捧着到口酥的腚腄。將前胸伏在到口酥的脊背上。下邊的毛鑾子如生鐵杵一般。對準了屁股。用力突的一聲。連根頂入。任意抽扯。就如對殼□米。織布穿梭。十分爽快。外邊這桂香看到這般有趣。不覺淫心大動。陰戶中淫水直流。常言望梅止渴渴實在。畫餅充飢飢不解。有心進去打一個衆伙。熱鬧一番。但只是已經過的

熟穜。其味已吃過。總不如還在梅花亭上同明媚官人去玩耍玩耍。嘗嘗新口頭。活動活動身子到底是好。計較日(已)定。遂悄悄的抽回金蓮。轉移玉步。來到梅花亭內。但見他兩個相摟相抱。親親熱熱粘在一起。遂戲罵道。如今可是狸貓抓住鮮魚。烈火焚了乾柴了。明媚見桂香到來。喜孜孜說道。一番好美景。娘子爲何躲了呢。急忙把陽物拔出。但見雲香陰戶中。那些紅白流將出來。流了個汪洋大海。只見這雲香的陰戶。霎時間腫脹起來。明媚官人却動了惻隱之心。遂說道。這便如何是好。桂香說道。不妨不妨。現有拔毒散在。桂香遂在金漆玉匣裡邊。將這藥取出一粒研開。用香油調和。擦抹在陰戶上邊。剛上了藥。不多時。只見雲香連聲叫道。好疼好疼。你這藥可治殺我了。不知是何藥料。要知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藥不容易下。　須要留番神。

倘然錯用了。可不治殺人。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二終❶

校記

❶「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二終」十字，原闕，依本書體例補。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三[1]

第五回　治瘡疾錯取藥料　桂香重調拔毒散[2]

話說桂香取了藥來。剛給雲香抹在陰戶上邊。只見雲香連聲叫道。好疼好疼。你道這是怎麼說呢。這是桂香錯取了。原來是一粒絕命丹。並不是拔毒散。明媚笑說道。既不曉得藥性。還治什麼病症呢。幸虧這是外科。要是脉理。你這一副藥可不治殺人了麼。看官切要記着。斷不可因自己微微有些武藝。把着人家的性命試試手段。話休煩敘。且說桂香又取出一粒仙丹研了與雲香抹上。登時間復舊如初。彼此十分驚喜。桂香在明媚面前又做出許多的情態。明媚此時又覺慾火燒身。陽物脹發。況且只當幼童之時。骨血飽滿。雖是在雲香身上洩了一次。怎奈那雲香陰戶窄小。不甚十分舒展。遂又將桂香抱在榻上。桂香並不

推辭。把褲帶兒放開。只見明媚的那條陽物。赤滿滿似硃紅棒兒一般。堅硬如鐵。桂香心中終是有些恐懼。但事已臨期。亦無可奈何。遂笑嘻嘻說道。官人的陽物忒大。我這陰戶忒小。如何容得呢。明媚笑道。當日煬帝在瓊花宮時。宣了一個美女。名叫銀杏兒。年方一十三歲。生得如花似玉。煬帝甚是鍾愛。自選進宮來。初次行樂在迷樓以上。有金鑲逍遙榻。煬帝將這銀杏兒把在榻上。就像那風魔虎一般。將銀杏兒弄得三次討饒。好生可憐。如今娘子二九有餘。就不能受麼。桂香笑道。可惜那銀杏兒忒也涘(騃)柴(材)聞聽煬帝當日陽物又大。身子又肥。不知那小娃娃怎麼受來。兩個說說笑笑。鬼混了半日。旁邊雲香笑道。姐姐休得扯東扯西。你比就肥羊躺在案板上捱抹。也脫不了死。况且妹妹先試了毒。索性着古□古□罷。明媚笑道。小娘子言之有理。忙把陽物準着陰戶。用力往前伸了幾十伸。連根揷入。桂香渾身疼痛難忍。

緊皺眉頭。眞是有話不好說出口來。曾有比話二句爲證。

啞叭吃黃白。(柏)　苦水在肚裡。

話說明媚正與桂香爲雲爲雨。正在熱鬧之處。只見從外邊走進一對年幼的童子。年紀都不過十五六歲。一個俊如子都。一個美如宋朝。說說笑笑。進得門來。也不說長道短。扯住雲香。扒開褲子就脊。海裡娃和雲香弄做一團。到口酥抱住海裡娃的腚弄做一團。這邊明媚官人看到如此光景。好生訝然。遂把這桂香丢開。並不幹事。整理衣冠。滿面大有慚愧之色。呆呆的立在床邊。這海裡娃說道。乾姐夫休要着忙。我兩個原是乾小舅到來。同是乾親戚。不是外人。你道這畜生如何認得。只因兩個畜生貼換屁股已罷。兩不虧本。所以信步來在這八角亭中。尋找這桂香雲香。要如此這般的勾當。不料事有湊巧。剛到窗外。聽得裡面一同弄起事來。其中說話之間。一五一十都被兩個畜生聽得眞眞

切切。所以進門來就認得是乾姐夫。此時也不說衆妖狐如何玩耍。也不說明媚如何驚疑。花分兩朵。各整一枝。且說這明媚的父親春彙生。那日因普寧寺大會。這會中的首目就是春彙生。當日正値聚會宴似之期。衆會人等赴了筵席各自散去。惟春彙生照管別事。鬧至更深時分。方才回家。及至到了家中。頗頗有些酒意。<料>抖抖膽子。叫柳氏夫人看茶來。這柳氏見丈夫。怒沖沖撲得一頭撞將懷來。抓着鬍子就要講打。春彙生是素日懼怕柳氏的。見夫人如此動怒。又行家法。便連連的叫道。夫夫夫人。是是怎的。愚夫今日又不曾打牌。只因會中微微吃了幾杯酒。也不爲之過。如何這等的勃然變色。只見柳氏罵道。老天殺的。你把兒子歸落何處。快快與我找來。少要捱遲。一命相□。說着說着。又是一頭。正吵鬧間。合院的奴婢家僕一齊上前。解勸多會。方才丟手。衆人將柳氏接進房來。□交椅上坐下。春彙生見衆人把柳氏解勸

進房中。心中好似放上一塊冰凌。就涼涼的了。也當下走進房來。問道。夫人方才說道。咱家兒子歸落何處。我想咱那兒子自幼在家中念書。又不和外邊的學生耍鬧。想是在書房裡念書。念得乏了。在書房裡睏眠也是有的。夫人何必如此着惱。柳氏道。不但兒子沒有。連春發兒也不見了。前後書房全找遍了。並不見影兒。春棠生聽見這話。老大着忙。自己又從新着使女挑着燈籠。前前後後。找來找去。約十數遍。連踪影全無。心中十分着忙。連合家的奴僕俱各訝然。都說怪哉怪哉。春棠生回到房中。見了柳氏說道。夫人這可怎了。這可怎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三」九字，原闕，依本書體例補。

❷「錯取」原作「誤採」，「調」原作「取」，據書前目錄改。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三

第六回　春彙生帶酒被毆　柳夫人打夫尋子

話說春彙生正與柳氏夫人在家着惱。夫妻二人互相悖謬吵嚷。只見一位年老的鄰佑。領着春發兒到來。這位年老的人有一個渾號。叫做鴨蛋財主。本是春彙生的祖買的家人。叫做老屠能。只因春宅是家良善人家。這屠能自從到了春宅。凡事詭詐巨猾。私竊暗盜。陸續自肥。漸漸的積成了狗肚子家業。將自己的賣身文約退出。遂娶了妻子。成一家子人。家有兩頃薄地。儘可潤活。如何叫作〔鴨〕蛋〈子〉財主。只因這老兒爲人奸狡。但凡無利之事。情死不動。有益之事。捨命伸頭。所以衆人都叫這個渾號。這老兒今晚送春發的來意。是因春發兒說春相公被狂風作了去。這春彙生是極愛兒子的。明日豈不雇人四下裡尋

找麼。這一尋找倘然有功。春彙生是巨富之家。時常裡好央他借貸借貸。豈不得些便宜。這老兒所以將春發兒送來。一來與他說情。二來又是送信。三來還是求着借端得利。話休煩敍。且說屠能領着春發進得門來。先將二背往下一扺。將腰往前一曲。在下面站着。不敢大聲說話。低低的垂頭叫道。大爺休要着忙。老奴已知大相公在會上看戲。被狂風作了去了。春發兒小孩子家也是沒方。只唬下連身打戰。恐怕大爺責治。望大爺給老奴留個薄臉。大爺要打發兒。不如就把老奴打幾下罷。春彙生一肚子悶氣。見屠能說情。把打春發兒的心也就丟手。屠能又解勸了一會。夫妻二人俱各坐臥不安。衆人各自散去。一夜無話。到了次日巳牌時分。只見有兩個道人。身穿着百衲道袍。頭戴四稜軟冠。足踏烏拉草履。一個方面大耳。一個禿頭蛇眼。一個身背着緣簿。一個手托着木魚。坐在這春家的門首。口中嘛嘛喃喃。不知說的什麼。正在

門首募化。木魚連聲響亮。只見屠能那個老兒從隔壁走來。到這道人的面前。招呼了一聲說。你們是那裡的道人。募化甚麼功成。叫什麼法名。只見那兩個道人一齊答曰。貧道是蘇州人氏。師兄名叫生意。師弟名叫生心。就在蘇州天齊廟內二十多年。只因日久年遠。殿宇坍塌。四壁土崩。山門瓦解。貧道們心中不忍。已經化了千有餘家。共聚紋銀九千兩。還得一千銀子。方才起功。貧道們聞着春宅是歷世的善人。所以不憚風塵跋涉到在貴處。不知山主尊姓大名。屠能通了名姓。那道人說道。煩尊駕傳稟傳稟。屠能道。你們來得不湊巧。宅中的相公被狂風作了去。大爺正在心焦。那裡還有心思布施你們。道人聽說。〔道。〕是何妖怪。這等的可惡。傍邊有幾個年老的說道。俺這江西城外。離城三十多里。有一座高山。名爲靑峯嶺。其山甚是凶險。你道如何的凶險。髯翁有詩一首爲證。

朝陽虎臥夕豹眠。每每怪獸遊荒山。
虧心人等經此過。如送美味與香甜。

不但山中險要。還有許多的洞府。也不知是神仙。也不知是妖怪。時常在山嶺上。或是白鬚老翁。或是美貌女子。不時的顯形。這老者說罷。兩個道人說道。這等看來。春宅的相公想是被妖精作了去。也是有的。那位山主與貧道通報一聲。只說門外來了會捉妖的兩個道人。屠能聽說這話。慌忙進去稟知了春彙生。當下將道人請至前廳坐下。春彙生着人連忙收拾酒饌。酒至數巡。各敍了來歷。春彙生道。若能把小兒救出。俺父子團圓。別說一千兩銀子的布施。就再布施上一千。那也容易。不知尊師們有何本領。道人說道。貧道也無甚麼本領。不過是受先師的傳授。有詞爲證。

說起貧道武藝却精。一個會剪草爲馬。一個會撒豆成兵。一

個會捏脚念咒。一個會呼雨喚風。百步穿楊箭。千里追走龍。
神通奥妙多變化。專除凡間作怪精。

這道人說了本領。春彙生也只當他眞正有些武精。遂滿心歡喜說道。尊師既有這番本事。合該小兒有救。不知尊師幾時才去。道人道。即刻而行。當下酒饌已罷。屠能在旁邊說道。老師們既誇了海口。別〈了〉事到臨頭休想扯頭。道人道。說那裡話。既無擒龍手。怎敢下東洋。說罷。當下換了道服。打開自己的包裹。戴上軟鐵冠。穿上軟鐵衣。足登鑌鐵鞋。不知這道人要此征衣是何說也。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三終❶

校記

❶「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三終」十字，原闕，依本書體例補。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四

第七回　假道人化緣捉妖　老屠能窺財生心

話說這道人將衣甲換上。手中又使着兩條鐵鏢子繩鞭。打扮起來好似一對響盜的模樣。列公。這道人如果是得道的眞人。那有這等的打扮。你道這兩個牛鼻子是何等的來歷。是何等的出身。更是何等的行爲呢。列公有所不知。這兩個牛鼻子原是一對滾牢的囚犯。是揚州人氏。只因偷了揚州知府的銀兩。知府差捕拿獲。收在牢中以待秋審。兩個在監中商議停當。時値夜半。見守獄的人等睡熟。彼此扭開刑具。鑽穴而逃。實有飛簷走壁的武藝。那時城門緊閉。兩個跳城而走。至五更天氣。走有三百餘里。出了揚州的交界。彼此放下膽來。尋了一座廟宇。那廟宇裡邊堪可有住持的道人。兩個見了老道士。就納頭下拜。求老

道士收留作徒。老道士也願收留。當下換了道服。甚是殷勤。待有兩日。二人商議道。此處水淺。非養魚之地。不如另走他鄉爲妙。二人計較已定。到了晚間。夜靜時分。大小道士俱各睡着。二人將老道士的衣服行囊。箱籠內還有老道士積聚的百十兩銀子。儘情收拾得乾乾淨淨。開了山門。鼠(竄)攢而去。二人路上走着。好不樂心。至明日。廟中的老道傷心後悔。自不必說。長老有詩爲證。

長老本是好心田。　收留賊徒當等賢。
誰知有情反無義。　坑害師傅昧青天。

長老後悔不提。且說這兩個沒良心的強人。飄流四海。逢州偷州。逢縣偷縣。非盜官庫。即劫富民。諸日銀錢滿腰。非嫖即賭。酒肉肥甘。白日是道家的模樣。夜間是嫖賭的客人。人不知。鬼不覺。就來到這江西城。一來是合該這兩個畜生命盡。二來也是這春棠生遭殃。有受獄的災難。

一切後話不提。且話這兩道人收拾妥當。將那包裹丟在一邊。其中包裹之內十分的沈重。屠能一眼瞧定那包裹。心中着想。暗說道。我看這內裡有些什麼東西。遂用手一摸。只覺圓咕嚕的如鐵秤鉈一般。屠能心中老大的猜疑。說道。必不是秤鉈。等他兩個出來再作道理。且說這道人當下出了門。別了春彙生。出城有三五里之遙。見四顧無人。這個說大哥。那個說老弟。今日晚上這股子財帛不小。須得如此這般。方才能得。那個道人又說。大哥。你我兄弟會捉甚麼怪精。不過鬼混半日。只說沒見影兒那就了手。夜間好做買賣是大事。二人你一言。我一語。走着走着。來到了葫(蘆)葦深處。猛然擡頭一看。那山就在面前。只聽得一派風聲嘩扯扯。(拉拉)樹木亂搖。滿山中如牛吼的一般。森森烈烈。兩個唬得毛骨酥然。生意說。賢弟。咱快走罷。生心說。大哥切莫驚。你看那梅松樹下是個什麼東西。生意聽說。正目一看。說。賢弟了不得

了。那是巡山的猛虎。話未了。只見一隻猛虎聽見有人說話。忙連站將起來。將腰拱了一拱。把嘴張了一張。打了一個喝閃。把爪伸了幾伸。把尾擰了幾擰。嗖的一聲。比風還快。攛將過來。一爪把一個生心道士抓將過去。生意道士一見。嚇得渾身打戰。急忙抽回身子。捨死忘生。逃命而來。且說這虎不是凡虎。原是山神的猛虎。但凡不該死的。也不敢妄自吃人。這猛虎見這生〔心〕必是該吃的一口食。所以噙着頭腦。上得山來。跪在山神的面前。把虎頭往上點了幾點。謝了恩。噙在高卓之處。享用這般美品。且說這生心的陰魂不散。跟定了猛虎。到了山神的面前。哭得兩淚滂沱。雙膝跪倒。口稱。山神爺爺聽眞。貧道無從得罪山神爺的猛虎。把貧道白白的吃了。寃哉寃哉。乞山神爺爺定奪。山神聽說。把驚堂一拍。說道。我把你這該死的畜生。你想想你平生做的何事。今日猛虎吃你以消衆人之恨。快快去罷。這生心道人見沒了出寃的

想頭。又哀求山神道。貧道既不求山神爺爺伸寃。望乞把貧道托生到富貴人家罷。山神道。你還想托生麼。人數裡那有你這個混賬東西呢。生心又苦苦的哀求道。人數裡既沒有貧道。到底叫貧道托生(什)麼呢。山神叫站班的小鬼將生死簿拿到公案桌上。展開看了多時。看得明明白白。叫道。生心。生死簿上造定你轉生該托生犂牛之子。生心聽說。心中老大的不樂意。欲再哀求哀求。山神也不准了。無奈何爬將起來。只見旁邊放着許多的牛皮。也有黑的。也有紅的。也有黃的。也有雜花的。其中惟有雜花的牛皮比別的甚是鮮明。好生心上去一把扯過。就披在身上。十分如意。小鬼看見。披把奪過來說。放打着點子罷。這是給你們道官的衣服。把這件黑的披了去罷。生心無奈。只得接過。穿在身上。托生而去。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話說生心被虎抓去。生意嚇得屁流尿滾。跑將回來。見了春彙生。把生心被虎吃的話說了一遍。春彙生甚是驚訝。忙着取酒與生意壓驚。這且不提。且說梅花洞中。海裡娃和到口酥兩個畜生。不論禮法。進了八角亭中互相磞腚。認明媚是乾姐夫長。乾姐夫短。這明媚見一對小娃子到來。十分慚愧。連忙整理衣冠。桂香也提上褲子。雲香呆呆而立。明媚忽然的心中着惱。暗暗的叫着自己的名字說。明媚。你好沒來由。你本是念書人家的後代。如何青天白日露着父母的遺體。弄出這等沒臉面的事來。況且又被這兩個小娃子看見。是何道理。思前想後。悔恨無旣。(極)正在惱悔之間。那天已至更深。忽聽半懸空中呵叺叺。似有霹靂之聲。一霎時。星斗無光。乾坤昏黑。雲霧飛空。狂風大起。耳中只

聽松竹怒號。金鐵皆鳴。一齊嚇得毛骨酥然。只見外邊有一員大將。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執寶劍。還有一個小壯士。生得豹頭環眼。項戴雙雉尾。身穿半截甲。足踏黑漆戰靴。雄赳赳。十分凶惡。手中提着一把齊頭鋼刀。跟定那員大將。站在天井外邊。只聽那員大將叫道。力士。把那兩個公妖狐與我拿來。只見那小壯士答應一聲。急速走進亭中。將這海裡娃到口酥一手一個。提在那員大將的面前。兩個畜生唬得渾身抖擻。雙雙跪在塵埃。只連連的叩頭不止。只聽那大將說道。我把你這兩個濫淫無度的臊畜生。自從你變成人形。不幹好事。姦騙人家的良女。淫污人家的婦人。盜取人家的財帛。偷食神前的供獻。吾神諸日尋查世界。爾等諸般的罪惡。吾神一一載在丹書。今爾等罪貫已滿。天怒無容。合該斬首分形。二妖狐聽說要斬。只唬得慌慌張張。滿口說道。求神聖放赦我畜生兩個。從此以後再不胡行亂爲了。情願許下吃長齋

五十年。以免先前之罪過。那神將聽說。更加怒氣。說道。好畜生。你不說吃齋。吾神不惱。你既說吃爲（齋）吾神更怒。你等畜生。從前許下吃九十天的齋戒。先動了三月的肉味。再休說以吃齋的由頭。免爾等的罪惡。力士過來。快與我結果這兩個畜生。話猶未了。只見那個小壯士手提着齊頭短刀。惡狠狠的走近前來。喊了一聲。如霹靂相似。說。妖狐吃刀。只聽得連連響了兩聲。把這兩個妖狐的首紀（級）斬將下來。血淋淋兩個。大妖狐躺在地下。髯翁有詩爲證。

勸君遵道莫貪淫。若要淫極自殺身。

無如毛狐爲淫斬。何況花花世界人。

四句勸言敍過。且說那員神將又吩咐道。將那兩個女妖狐與我帶過來。這桂香雲香見斬了海裡娃到口酥。已經唬破了膽。又聽得說把他兩個帶將過來。情知也是與他兩個一體治罪。正在驚慌之間。只見那

小壯士跑將過來。說道。二妖女快過來罷。剩（省）得我費事。二妖狐見不是那等的光景。心中略略的放下些來。急急的走到那神將的面前。一齊跪倒。口稱。神聖饒命。只見那神將說道。爾妖女聽眞。吾神下降。諸日巡查妖魔以及人間之罪過。爾妖女修煉百十餘年。爾等的功過交雜。如今又如此淫亂。有傷大道。但念你兩個受了月華。死罪赦過。活罪難免。力士過來。將這兩個妖女用鎖子鎖在這梅花洞石板以下。待二百年以後。若要回心向道。那時再放你出世。若不回心向道。永世不准出世。吩咐已畢。只見小壯士過來。將兩個妖女鎖在石板以下。二妖女後日如何出世。此時難得分曉。將四個妖狐發落已畢。這位神將一直走入屋裡坐下。小壯士隨後而進也。且說這明媚見這等的凶險景況。只唬得混混沌沌。躺在榻上。昏迷不醒。四肢冰涼。口中吸呼之氣。微微而已。那神將說道。甲戌科的貴人聽眞。吾神乃上方的健將鬱雷是

也。奉玉帝的勅旨。嚴查人間的罪過。吾神看你年力方富。正有可畏之時。奈何因兩個臊妖狐。轍（輒）敢如此荒淫無度。不避三光。有犯天道。膿血之災。有所不免。自此若仍似前非。吾神查出。不但你日後的功名難求。就是你性命也難以保守。神將說罷。明媚魂夢之中。一一聽得明白。急急向前跪下。說道。蒙神全（荼）指迷。弟子終身尊神聖的教化。如毫有淫亂的罪過。以及言語的罪過。天厭之。天厭之。不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四終

校記

❶ 回目上句原作「被虎食轉生畜類」，下句「狐」原作「妖」，據書前目錄改。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五

第九回　聞神教明媚歸正　逢月素胡老作媒❶

話說明媚啓了誓願。鬱雷神說道。你旣回心向道。常言海底無邊。回頭是岸。但你命該有狐狸之緣。配終身的夫妻。郱與這二妖狐自不相同。夫婦之樂。固然分所應爾。而淫慾過度。罪莫大焉。吾神有四句警語爲戒。

琴瑟相友樂無窮。　混亂綱常罪難容。
當富玉樓削除跡。　應貴金榜勾了名。

鬱雷神說罷。領着小壯士。乘彩雲騰空而去。這明媚忽然打了一個冷戰。連忙驚醒。天已將明。夢中的言語記得清清白白。急看桂香雲香。全不在面前。又往外邊一看。只見兩個大狐狸躺在地下。血淋淋的兩個

腦袋滾在一邊。明媚好生着忙。又一轉眼間。只見亭舍暖閣百般景致全無。忽然回轉心猿。說道。我如今身在何處呢。怎麼我來在這裡。我的家怎不見呢。我的父母怎不見了呢。思前想後。不覺的放聲大哭。哭夠多時。悶坐在塵埃。好不傷慘人也。只見四下蟲聲喞喞。遂站起身來。不知所之。信步遊走。走有一里之遙。只見那壁廟一座小石門。雕畫得甚是精華。明媚信步進去。只見內有三間大殿。兩邊群房齊整。周圍修竹涼亭。瑤池鸞鶴。蒼松差池。蘭桂爭榮。又見那大殿上邊有一面冰凌紋的大匾。上寫着四個大字。月素仙居。門旁有一副對聯。你道對聯上寫的什麼言語。上寫着。

修煉工夫。如雲掛山頭。行至山頭雲又遠。

大道旨趣。似月浮水面。披開水面月更深。

明媚看罷。心中想道。此處是何地方。正在猜疑之間。只聽得一聲門響。

咥嘎嘎。大殿門雙扇齊開。只見有兩個女童。頭挽雙扎髻。身穿素花衣。兩手執束帖。足踏雲陽履。急急走在這明媚的面前。說道。貴人聽眞。我家仙姑娘有請。明媚聽說。回言答曰。你家仙姑娘在於何處。二童女道。大殿後邊。即寢房也。明媚才要跟着進去。急回想那夢中的言語。心中說道。不可不可。倘若再犯罪過。吾命難保。遂止住了脚步。呆呆而立。那童女見明媚不肯進去。連忙稟知了月素大仙。月素說。我前去迎接。月素仙同一對女童走出房來。你說這仙女如何的打扮。如何的美麗。有詩一首爲證。

不須濃抹與粉粧。天然清雅素衣裳。

羞殺傾國傾城貌。別有一派仙子香。

月素大仙來到了明媚的面前。輕啓仙唇。低傳仙音。說道。請郎君內邊坐罷。明媚遂跟定天仙來至了臥房。但見這房中的陳設。也是與那二

妖狐各別。另是一天的仙景。二人敍坐。坐下一霎時。兩個女童排列上百般的仙果。上好的仙酒。更有仙肴。無非是龍肝鳳髓。麟脳蠶膾之類。那大仙高擎酒盃。讓道說。郎君今日到仙奴家中。亦非小可。仙奴在此連環洞中修煉。有千百餘年的道業。只因五百年前仙奴在雲南蜈蚣山遊玩。適有一群興圍的獵戶。將仙奴後背射了一箭。那時郎君是雲南的知縣。從此所過。將那獵人重責三十大板。那時仙奴已被獵人所獲。郎君發惻隱之心。將仙奴放了歸山。那時仙奴是沒得道的大黑狐狸。此時已成了得道的仙女。今日郎君到來。是仙奴的恩人。如今仙奴要忘恩於郎君。有愧於天矣。仙奴離了雲南蜈蚣山。遷居於此。已五百年的限期。合當聚首。言說罷。兩個對飲了數杯。明媚道。仙姑過爲雅愛。小生畢生難忘大德。但小生肉體凡態。仙姑品列仙台。怎敢以諧鸞鳳之雅。月素道。此時郎君有膿肉之災。仙姑此時欲和郎行魚水之歡。恐

誤郎君的貴體。待仙奴與郎君調治平伏。那時再與郎樂關雎之雅化。而奏周南之樂章。況且當下令尊大人有曲難之危。貴宅有盜火之憂。還得仙奴前去打救方妥。兩個一行說話。一行飲酒。眞乃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話到投機話偏長。直飲日落蒙范(氾)明月東升。方才撤去杯盤。明媚直吃酩酊大醉。和衣隱几而臥。這月素也就着童女秉了銀燭。另往僻靜臥室而去。惟留下一個女童伺候。眞正是。

得道仙女行正途。豈同臊狐混賬畜。

五百年前將恩報。總把綱常名紀扶。

要知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神教」原作「仙訓」，據書前目錄改。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五

第十回　盗元寶活殺生意　胡老叟火燒屠能

話說到了明日。明媚醒來。不見了仙女。但見一個童女在旁笑嘻嘻。手捧一杯香茶。說。相公請(用)茶。仙婢伺候了一夜了。明媚接過茶來慢慢的飲乾。猛然擡頭一看。只見一位老叟。岸然道貌。兩眉如銀。目若貫星。耳垂有輪。手執過頭拐杖。身穿紫花道袍。頭戴眞珠涼冠。足登馱泥朝靴。一步一步的走進房。明媚見這位老叟與世俗不同。抖然間動了一片敬慕之心。居然如見了大賓的一般。遂站起身來。與老叟彼此行了恭敬之禮。排齒而坐。坐定。那老叟說道。賢甥婿。老夫的來意非爲別事。只因賢甥婿五百年前救過舍甥女的性命。如今無恩可報。昨日舍甥女對老夫言講。情願與賢甥婿效枕席之勞。以報前恩。老夫欲作

冰人。不知允否。明媚說道。晚輩有何德能。第恐命薄福淺。飛蛾難比鸞鳳。泥沙難配金珠耳。況更有仙老之玉成。敢不允乎。但晚輩無領父母之命。事須商議。老叟道。賢甥婿言固有理。如今雖無父母之命。尚有媒妁之言。賢甥婿放心。事成之後。令尊翁大人面前。老夫一面承管。明媚這才放下心來。連忙離坐深打一躬。老叟項禮相還。把婚姻之事一言爲定了。那老叟說道。賢甥婿暫且請坐。目下貴宅有盜火之災。令尊大人有被屈之寃。還得老夫前去解救。說罷。辭別而去。

老叟本是得道仙。修煉日精有萬年。
專查人間不平事。能救賢良能除奸。

老叟去訖不提。且說明媚忽然一陣滿腹疼痛難忍。臥在榻上。一時間手足冰涼。只見那月素手提一枝靈芝走進房來。到了床邊。口中不知說些什麼靈言語。無非是神言咒語。將靈芝在明媚的身上。上三下四。

左五右六。畫了一遍。說道。郎君膿血之災。仙奴已畫在靈芝以上。明媚登時起來。但見靈芝草上有膿血之迹。眞是仙家的手段。當下又叫女童收拾了肴饌。舉觴對飲。這也不提。且說這生意道人正在飲酒之間。只見屠能這個老兒跑裡跑外。勤謹異常。你道這是何說呢。只因這老兒有愛財的毛病。見那道人的包裹裡邊似有財物。因兩個道人出門的時候。將包裹盡情盜在自己家中。打開一看。不是別的。俱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元寶。有二十多個。屠能看了。心中好不歡喜。連忙收在房中僻靜所在。又一轉念。說道。這銀錢不是別的。倘若事犯。那可怎了。左思右想。甚是作難。悶了半晌。忽然又起一番的歹心。說。殺人殺死。剪草除根。不如到晚間結果了這牛鼻子。那時才得平妥。計議已定。遂尋了一把明晃晃的鋼刀藏在腰內。不提。且說生意道人這個牛鼻子和春彙生飲至更深。春彙生離別去睡。生意見東主已去。又待了多會。聽聽天

已交三更暗。說道。到了時候了。你道這個道人安的什麼心呢。原是夜間作盜春宅的銀兩。見生心已死。這包裹中有一千多銀子。再盜上一千銀子。豈不是一個小富貴麼。須得如此這般。計議已定。遂找那包裹。那包裹已不見了。將四下裡一搜。踪影全無。生意滿心着急。遂取出了些硝磺。抖然放起火來。將一座待客的前廳烘烘燒起。才要往後宅打劫銀兩。剛出門一走。不隄防被屠能一刀對準咽喉。把腦袋削去了一半。死屍倒地。絕氣而亡。髯翁有詩一首爲證。

為人何必生心惡。舉頭三尺有神佛。
欲待殺人人殺己。惡人自有惡人磨。

屠能見生意已死。又見大勢奮發。只見火光內有一白髮老人。用袍袖一担。(揮)倒也奇怪。只見那火光如飛鳥一般。赤滴滴往屠能房中而來。越燒越旺。衆人一齊亂聲喊叫。却不上前解救。列公。常言道。見火

不救有什麼好處呢。幸災樂禍有什麼好處呢。可見這屠能的素日爲人。是行壞事行到骨頭的了。也有四句鑑語爲證。

朗朗青天不可欺。屋漏暗室有神知。

上蒼若要將人放。那有今夜這事奇。

火光茂盛。屠能是捨命不捨財的狗頭。急忙冒火而進。還想取了元寶。不料只見進去。不見出來。把這個鴨蛋財主活上(活)被火燒死。有詩爲證。

只爲貪財火燒屋。其心不悔將寶圖。

飛蛾自投焰焰火。哀哉狗命該嗚呼。

話說到了明日清晨。春彙生起來往前廳與道人敘話。剛來到內屏一看。只見那道人的死屍躺在地下。上帶着半個腦袋。又出門往外一看。見屠能那邊火光未息。只燒得乾乾淨淨。又將自己的房宅前後一看。

俱復舊如初。分毛(毫)不動。又聽隔壁有人說道。屠能被火燒死了。春羹生心中驚疑不止。說道。這便怎了。正在驚懼之間。只見從門中來了十數個壯捕。七言八語。怪怪聲聲。說和春相公要人。春羹生一見。驚問道。貴役們來到寒舍。有何公幹。衆壯捕說道。春相公你還不知道麽。夜日來的那兩個鐵道士到你家來。休當那是兩個道人。那是兩個滾牢的囚犯。揚州府現今有官節通來江西本府衙中。頭兩日江西府庫沒庫銀一千一百餘兩。太守又有一道府批到縣。如今我們縣中老爺接兩道批文。又有圖形年貌箕斗。老爺立等要人。春羹生聽了。只唬得目瞪口呆。無言可對。衆壯捕見這個光景。遂一齊往後去搜。剛到閃屏門外。見有一人躺在地下已死了。衆人將圖形年貌箕斗一對。分毫不差。但不知那個大盜那裡去了。衆人連忙將春羹生擁擁推推來到縣中。那縣官問其情由。春羹生別無可對。只說寃哉寃哉。不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妖狐艷史卷之五終

第十一回　春彙生抱寃下獄　月素仙打救親公

話說縣官問及殺人。以至偷盜府庫銀兩的情由。春彙生無言可對。口中只叫寃哉寃哉。那知縣倒也明鑑。看春彙生人品端方。相貌堂堂。情知別有緣故。遂吩咐一聲。暫且收獄。明日另審。衆人役聽說。一齊上前。似一羣惡狗一般。將春相公擁擁推推下在牢中。衆人役回稟了。縣官又吩咐將那道人的屍首着地保押(掩)埋。吩咐已畢。退堂回到書房。左思右思。無計可出。只悶悶而坐。常言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可(瞌)睡多。不一時。合眼朦朧而睡。正在睡熟。只見一位白髮老人走進門來。精神滿面。如童顏一般。甚是可畏。縣官魂夢之中連忙迎接。各敍常禮。分賓主而坐。只見那老人將春彙生的寃情。一五一十。盡情

告訴了一遍。說罷。連揖而去。那知縣醒來。好生驚疑。急走到臥房要與夫人說知此事。剛然坐下。才要開言。只見夫人開言說道。老爺今日審的這件官司。休要留神。妾方才作一幻景。見一美色仙姑。口稱是春夤生的兒婦。殺這道人的兇手已被火燒死。偷盜的銀兩現〔在〕兇手的房中。那仙姑臨行又說道。叫老爺急速差役往屠家搜取銀兩。將此案了結之後。不數日即速轉高升。知縣聽說與自己夢中的言語相同。也告訴了夫人一遍。夫妻二人俱各訝然。當下傳知班頭人役以及壯捕頭目。遂擊點升堂。着書辦寫了火票飛籤。衆人役如狼似虎。飛也似走來到屠能家中。見房屋燒得土崩瓦解。忙取鍁钁鎖鑰之物。等時間將元寶拿出。其先是白面書生。如今成了胡汗敬德。還有一切散錢碎銀等物。俱被衆役懷藏腰拽。合夥私下分肥。又扒着那屠能的屍首。燒的苦是難看。曾有四句笑語爲證。

狡奸巨猾都肉頭。狗豬家私連命休。
身似傴僂臉似判。死後還帶土鰲頭。

話說衆役急速回筒。將銀兩交在當堂。知縣連忙辦了一角文書。連銀子一並送至府庫。又辦了一角投揚州的文書。將這賊人被〔殺〕死的緣由一並繳割。當下將春彙生從獄中開出。春彙生當堂謝了縣官。回家而去。不幾日。上司有文書下來。着縣官升爲他處知州。一切事休。〔體〕敍過不提。單說這明媚與月素白日清心。夜來各自下榻。堪可過三月有餘。明媒義正的夫妻。實禮義相交的君子。閒時作詞歌賦。悶來談經會文。又待數月。明媚腹貫五車書。胸藏萬卷經。一日。月素說道。今考期臨邇。郎君可速幹功名爲正。待至甲戌科殿試之期。仙奴自與郎君相會。況如今將近一載。老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郎君可回家去罷。明媚〔道。〕家在何處呢。月素道。眞乃仙家的妙景。人所不測。只

覺耳邊中一陣風聲。似睡非睡。一睜眼看見在自己的書房坐着。又見書童從外邊走來。心中好生猜疑。春發兒一見小主人回來。喜得滿面添歡。也不迭的話。急忙報知了老主人夫婦知道呢。春彙生和柳氏夫人聽說。如得了掌上明珠一般。老夫婦二人奔奔蹌蹌來到書房以內。果然是明媚兒子回家。三個人一齊的放聲大哭。眞正是。

骨肉連心天性出。　哭懷(壞)春門夫與婦。

好比同做南柯夢。　明媚如同到酆都。

哭夠半晌。皆喉嚨失聲方歇。明媚就如在夢中。說道。爹媽再休見你兒了。兒死將近一年。不過是難忘父母之恩。路過家鄉探望父母而已。說罷。忙納頭下拜。泣涕如雨。老夫婦二人也娥(愕)然說道。莫非咱夫婦二人也非陽世了麼。說到此處。更覺涕哭。哭夠多會。大家才醒覺過來。各敍了離別的緣由。這且不講。且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到了來年

縣考之期。明媚進場考試。三場的文章如繡如錦。縣官取了明媚的案首。至二三個月。堪可院考相連。明媚進場已畢。至張案。有(自)己進了頭多(名)秀才。衆親友鄰人一齊登門拜賀。眞嘗(當)是歡喜不盡。適值秋場。明媚又連捷第七名的撰(舉)人。過了年餘。正值甲戌年會試的年頭。明媚忽然想起鬱雷的神言。當下收拾車輛行李。春彙生愛子之心。不肯叫兒子自己上京會試。父子二人帶着家僕書童而去。到了京中投了客店安歇。父子二人遊玩了兩天。但見京都城中觀不盡的美景。捱過三朝。遲過五日。忽有聖諭一道。會試天下的舉子。春彙生忙與兒子辦備進場果品。當夜黎明進去。過了三天開關放出。又連連的三場已畢。待張榜的龍虎日子。貼了黃榜。明媚中了亞魁。你道明媚場中的文章是自己做的麼。當場時候。那月素大仙與胡老叟助一神力。將文章一揮而成。所以才能如此。這且不提。且說這殿試官梅

尙書見春亞魁才又出衆。貌又超群。正在青春年少。遂打動了一片心事。你道這梅尙書何等的心事。只因這老兒爲人奸惡。凡同朝的堂聯。誰不可恨。朝以參官爲樂。夕以罷職爲歡。平素爲人如此。但凡與這老兒往來的官員。非納幣帛。即奉金珠。家中巨富勝似當年的石崇。而況食前方丈侍妾數十人。平生乏嗣。只有一個女兒名喚朱雲。小姐生得沈魚落雁。閉月羞花。年方一十八歲。只因這老兒和本京兵部王老爺做了兒女親家。王老爺爲人秉性忠直。屢次將梅尙書將今比古。委傍引曲的勸解。誰想藥石成仇。梅尙書妄奏一篇。說王兵部有措尅兵餉的情弊。上朝一本把王老爺的前程勾削。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王老爺被梅尙書參倒。勾削了前程。王老爺一場□□。作古成神而去。梅尙書原是個勢利的老兒。見王兵部已死。遂起了一片歹心。要月(同)王家斷親。如今見亞魁人品可畏。意欲招贅爲婿。忽一日。亞魁店門口車馬盈門。有人傳說梅老爺來拜。亞魁父子二人連忙迎至客舍。各敍了常禮。坐定。梅尙書將亞魁連連誇獎。春棠生父子又謝了梅尙書拔中之恩。敍了半晌的閒話。梅尙書就把與女兒婚姻之事說了一遍。春棠生說了些不可當的套話。梅尙書說。親翁不必太謙。老夫一言爲定。決無更改。著到此處。有詩爲證。

堪笑梅老好胡塗。那有一女配雙夫。
月素亂點鴛鴦譜。羞壞當朝梅尙書。

話要剪捷爲妙。梅老兒回到家中。自己拿了主意。也不和夫人商議。也不和女兒商議。擇了吉日良辰。張燈掛綵。鼓樂喧天。梅去(夫)人問其情由。梅老兒妄說道。咱親翁已故。親翁母婦道家不曉世事。女婿年幼無知。頭三日前與親家母說知。不如把女婿請到咱家與女兒婿配爲妙。夫人也只當是眞話。遂與女兒朱雲小姐說知。這且按下不提。且說月素大仙時刻在明媚的左右。但神人相隔。那裡看得見呢。這梅老兒一片的言語心事。俱被月素如見肺肝。月素自己說道。這老兒十分可惡。破了王家的婚姻。要招贅新魁。案看王公子後來福分不淺。王小姐是新魁夫人之命。故(梅)小姐有總兵夫人之命。皆前生配定。我何不行一個借花獻佛的方便。月素計議了如此這般的機謀。這也不提。且說梅尙書這日到了晚間。諸般辦齊妥當。但見燈燭輝煌。五綵爭艷。人馬車轎一直排到亞魁的店門。合京都人等各不知是何事。梅尙書

親坐一乘涼轎來請。鬧鬧烘烘。將有三更。把新郎用彩轎擡到梅府而來。到了府中下轎。〔轎〕內小姐打扮得似天仙的美貌。對上侍女攙出了月裡嫦娥。和新郎同拜了天地。共入洞房。玉杯交飲。眞是郎才女貌。是一夜。衾枕之樂自不必說。到了次日。新郎出來會客。梅尙書一見。如頭上走了眞魂一般。見不是那新魁的模樣。竟是那王兵部老爺的兒子。正是女兒的結髮丈夫。梅老兒大有不樂。暗暗說道。奇哉奇哉。這新魁上那去了呢。正在胡迷之間。只見新魁前來叩喜。梅老兒羞得滿面愧色。如鼠溜一般藏在後廂臥房。蒙頭而睡。着家人傳說出來。老爺偶得寒疾不可以風。新魁坐轎而回。列公。這是何等的緣故呢。這是月素仙子和胡老叟在〔與〕三〔王〕府的夫人一同說知。這夜間王小姐和月素仙子新魁三人同入洞房花燭。王夫人喜出望外。更有胡老叟月素仙的神妙。將兒子送在梅府成親。這王兵部府中也是衆賓友

慶賀。那梅尚書府中也是親友慶賀。俱是石(百)般的熱鬧。王公子到了次日。同梅小姐來在家中。與王夫人叩頭。新亞魁與王小姐月素仙子夫妻三人。與王公子夫妻二人。大家按次行禮。王夫人見女婿是新魁。又在年幼。美貌賢兒(良)堪作鸞鳳之偶。見新婦梅小姐是月貌花容。與兒子堪作鴛鴦之對。又見月素仙女。認爲乾女。與女兒有同胞有義氣。更覺歡喜。這春彙生與胡老叟照料事體。合家大小人等。一同赴席宴飲。眞正是。

金榜題名眞富貴。　洞房花燭巧姻緣。

飲至紅輪西墜。玉盤東升。各自安置。也不往梅府去。就在本家住了。不提。且說這梅尚書一肚子悶氣。也不吃飯。也不起來。只是在床上哀聲嘆氣。蒙頭而臥。夫人問他如何。只一言不答。問的極了。這老兒反倒搶白夫人。王(梅)夫人終是不解其故。作書到此。有詩爲證。

夫婦配偶是前姻。何苦設計拆同林。
倘然錯了兵部子。老兒擡頭怎見人。

話不可重敍。且說過了三朝。王府的公子和朱雲小姐夫妻二人。和新魁夫妻三人。外有春彙生胡冰人。同來到梅府行禮。梅老兒無奈。只得起來。也不整理衣冠。急忙取了一碗冷酒。咕嚕咕嚕幾口咽到肚中。〔一〕時間。頭目昏昏。滿面上□蓋了千層牛皮。歪歪畔畔出了。沒上沒下作了幾揖。就要扯頭而走。衆人那裡肯放。你扯我勸的坐下。衆人皆俱打通了的。一齊把梅老兒的不是。替他蓋抹了一遍。老兒也自認了不是。當下備辦上酒饌。三個新婦往後邊去和夫人同席。前邊另有並排兩席。後邊月素將前後的言語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也是罵梅老兒。小姐也是罵老胡塗。不提。且說前後宴飲已罷。前席衆人辭別回兵部府去。後席三位新婦也辭別了夫人。回兵部府去。俱各不提。你說梅

老兒這個老畜生。見那月素仙女上轎之時。便一眼瞧定。見貌美超群。抖起一片色心。也不過是爬梯望月而已。誰想這老畜生。生平有好色之癖。自與月素見面以後。白日裡與粉白黛綠的等愛借水行舟。夜間夢中走失元陽。不上一月。把這個老畜生就亡之命已夫。（矣）這且不提。且說自梅老兒故後。梅夫人疼女兒的心勝。百萬家私俱交代女婿掌管。情願叫王夫人母子一處同居。王夫人疼女兒月素。女婿也在尚書府來。又搬取春宅的家眷到京。三家合爲一家。後來春亞魁官居文林郎之職。王公子做總兵之職。各生二子。月素緣滿歸山。胡老叟渺然而去。自始至終。連環報應。好不周全人也。❶九嶷仙翁有西江月一首。

手□銀鬚觀世界。負義浪蕩淫子多。勸君家切記着。邪者即

妖正爲佛。早回首。眞不錯。那管生知與困學。行好事。自有好

報。壞良心。天上有羅。試看連環報應。在此粗俗小說。炎涼世態誠裹（寡）薄。君子自掃門前雪。

妖狐艷史卷六終

校記

❶ 此句下原有「卷六終」三字，今刪。

思無邪滙寶 貳拾叁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桃花艷史」

清・「不題撰人」

《桃花艷史》出版說明

《桃花艷史》現知荷蘭萊頓漢學院圖書館（原高羅佩藏本）、北京大學圖書館（原馬廉藏本）、天津人民圖書館均有收藏，且皆爲合影樓本。北大及萊頓爲全本，十二回，每二回爲一卷，共六卷，分兩册。天津本則只存下册，卷四至卷六。因爲同版，故一併描述之。此書扉頁右欄上作「新刻」，左欄下署「合影樓編」，中欄大字書名「桃花艷史」，次葉首行「新編桃花艷史小説目錄」，接下十二回回目，皆爲七言對句。目錄及正文皆四週單欄，目錄有絲欄，正文無絲欄。正文版心黑單魚尾，上作「桃花艷史」，下爲卷次、回次，接下葉次。全書連續編葉，計六十三葉。正文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惟個別行多一字，或以一格左右各刻兩小字，或以一格上下刻兩小字。首回首葉首行作「新編桃花艷史卷之一」，次回前詩，次回目。全書每卷首回首行皆以此形式書明卷次。各卷另葉起，同一卷之次回則接於上回之末。各卷末又皆有「新編桃花艷史」及「卷□終」一行，「□」爲該卷卷次。書末以「西江月」一首作結。此書無句讀，多簡體字、白字、錯字。第四、第十及第十二回皆引髯翁詩。其形式、用字及引詩種種皆與《妖狐艷史》相近，估計爲同一時期的作品，出自同一書坊同一編者。

此次以高羅佩藏本句讀校錄。本書俗體、簡體、異體字甚多，常見者如「簫」作「筲」，「夠」作「勾」，「常」作「嘗」，「捨」作「舍」，「乾」作「干」，「絲」作「糸」，「隻」作「支」，「瞧」作「睄」，「副」作「付」，「爬」作「扒」，「倒」或作「到」，「熄」或作「息」，「銀」或作「艮」，

「觀」或作「官」,「燙」或作「湯」或作「盪」,與「隨」、「遂」不分,「似」、「是」不分,「竿」、「杆」不分,「篙」、「槁」不分,「己」、「已」不分,「侍」、「待」不分,「肴」、「殽」不分,「壺」、「壼」不分,「入」、「大」不分,「悅」、「說」不分,「到」、「道」不分,「慢」、「漫」不分,「練」、「煉」不分,「得」、「的」、「德」不分,「屈」、「曲」、「區」不分。其中或因形近而訛,尤以同音假借居多,又有以「淨」代「靜」,以「合」代「和」,以「抹」代「摸」,以「枚」代「梅」,以「己」代「幾」,以「値」代「置」,以「頒」代「搬」,以「貫」代「灌」者,另如「繁華」作「煩華」,「雕欄」作「刁欄」,「勾搭」作「勾答」,「打板枷號」作「打板加號」,「飲食不進」作「飲食不盡」,「嫦娥」或作「蟾蛾」,「兇手」或作「兇首」,「揚長」或作「佯常」或作「徉常」,亦屬此類。此等文字,連同偏旁連寫者如「按察」或作「按擦」,「髯翁」或作「髯[髟翁]」,均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余治《得一錄》卷十一所列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據王利器輯錄之《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頁一三四錄《桃花艷》一書,估計即爲此書)、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設府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錄此書。

* * *

《桃花艷史》故事梗概如下:

唐朝蘇州人康建字永太好靜,於僻處置草屋及大園,園中有桃花三百餘株。康建曾遊螃螗山,見一金桃異常,因折一枝回園悉心栽種。此爲八百歲金桃,自折後原樹枯萎,而移入康建

園中。康建生一女，名金桃兒，美貌多才。金桃十三歲，康建擬擇才子爲婿。乃於園中建八角亭，引蘇州文士來往唱和。有才子李輝枝年十五，漂亮飽學，羨金桃，爲詩贊之。桃讀詩，亦有意焉。

孌童姜夠本、宋上門遊桃園，於園中「品簫硼腚」，爲住於桃園對門之白公子守義所見。白家富足，好男風，因引姜夠本至其家。白姜兩人無所不爲，姜又趁機與白妻劉氏及二婢女通，又通白妾胡氏。

有大商人遊桃園，見金桃，擬娶爲妾，送千兩銀子，托白公子設法。適姜夠本帶宋上門至白家，白與宋嬉戲而姜則與白之妻妾、婢女淫樂。白給宋百兩銀子，夜間由宋騙姜至桃園，白殺之。次日宋作證謂康建雞姦不遂殺姜。康建受不了毒刑，誣認入獄。

李輝枝遊園，遇桃仙，稱螃仙姑，告以上世有恩，與合。康健入獄，螃仙姑見康妻，告以如有人向金桃兒求婚者，應許婚，方得救康建。商人求婚，康妻以令康出獄爲條件。商人有表弟在按察署管刑名，乃托再查此案。又應白公子之請，將宋上門父子僱在彼之洋船上做事。未久洋船沈沒，宋上門父子淹死。商人聞訊生病，死前良心發現，信告其表弟白公子事。白被抓，招供，判死罪；其妻妾改嫁，康建獲釋。李輝枝與仙子及金桃兒成婚。後金桃生兩子，繼李康兩姓香火。

李輝枝後中進士。吏部左侍郎張耀德薦彼爲京城縣官；後因求愛被拒，又以貪酒誤公爲名令其罷職摘印。李回鄉後不久，螃仙姑變老，謂婚緣已滿，歸山。後輝枝與金桃亦看破世情，入山修道。

新刻

桃花艷史

合影樓編

合影樓刊本桃花艷史扉頁

新編桃花艶史卷之上

詩曰 桃花爛熳傍亭開　紅雨含烟點碧苔
　　 蜂蝶陽春三月景　何誰折得一枝來

又云 正月桃花開正濃　無言含笑笑春風
　　 方才惹得遊蜂過　流水落花一些空

第一回　李繡枝觀花寄詩　金桃[illegible]述情

話說唐朝年間有一人姓康名建字永大祖[illegible]府內外其人素性好淨為此處煩雜遂搬至[illegible]

新編桃花艷史小說目錄

校記

❶「寃情」二字漫漶，據正文回目補。

❷「媒婆」原作「媒人」，據正文回目及文內用語改；「陷人」二字漫漶，據正文回目補。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一

詩曰

桃花爛漫傍亭開。　紅雨含烟照碧苔。
繪盡陽春三月景。　呵誰折得一枝來。

又云

三月桃花開正濃。　無言含笑弄春風。
方寸惹得遊蜂過。　流水落花一旦空。

第一回　李輝枝觀花寄詩　金桃兒因景生情

話說唐朝年間。有一人姓康名建字永太。祖居蘇州閶門外。其人素性好靜。爲此處繁華。遂遷居於避（僻）〇（靜）所在。建一二草舍。左邊設一大園。內有奇花異草。〇（舍）右靈禽自不必說。惟有栽種桃樹

三百餘株。甚爲奇觀。時值二三春月。花開爛漫。如錦如繡。最爲美麗。這康建自遷居到此。十餘年來。惟在枝葉花草上講究。別無他願。論他的家中世業。倒也中等。一生乏嗣。只有一女。名喚金桃兒。你說爲何叫做金桃兒。當日康建方遷居之始。出遊螃蟛山。山上見一金桃映陽爭耀。金光奪目。香氣異常。飄飄然有玉樹瓊華之概。康建看了半日。上前折了一枝。你說那金桃自康建折下一枝來。即刻葉落花殘。成爲枯木。康建看見如此光景。好生不樂。手中折的那枝金桃。仍如其初。那知這棵金桃在這螃蟛已（山）已有千百餘年。日精月華。已成仙體。合該今日出世。就遇着愛桃的康建折去一枝。金桃全體精神盡歸於一枝之上。所以那棵金桃即刻成爲枯木。康建折來拿在手中。如同至寶。歸得家來。花葉如故。那康建就知有些奇異。遂敬心栽種。加意培養。此時即生下此女。遂取名喚作金桃兒。〇（那）金桃兒生得如花似玉。美貌異

常。年至十三歲就能咏詩作詞。聰明蓋世。聲名傳聞姑蘇。那康建恨不能選一個有名的才子配他。方了鍾愛女兒的心願。因此在桃花園中建一個八角亭子。不時叫女兒遊玩。那座亭子曲欄雕檻。甚是好看。每遇芳春開放。康建常約名人詩客在此飲酒作樂。當時蘇州城市有幾個才子。也有咏詩的。也有作賦的。內中有一個年少的才子。姓李名輝枝。年方一十五歲。生得眉橫青山。目射秋水。唇紅齒白。潘安不能奪其貌。宋朝難與比其容。而且聰明天降。飽學大才。因在比(此)間作詩。然想起金桃美女。心中甚是繚繞不止。遂取筆詠四絕一首。詩曰。

今朝樂酒桃花亭。　惟有金桃仙子形。
倘折一枝粉紅嫩。　遼家琥珀佩茯苓。

但凡在亭子上作的詩詞。康建一一收了。回到院○都交給金桃兒看。那金桃兒看見別的詩詞。○○○極稱桃花之美。及看到李輝枝這一

首四言○(絕)○(句)○。(詩)知道他是有意而作。金桃兒每日默詠此詩。○○○此人不得見面。時常閒步亭畔。倚欄觀花。有○○○步到此。將近亭子旁邊。只聽得桃花叢中隱○○○咕之聲。遂止住脚步。側耳細聽。你道這兩個小畜生在桃花園中作何生理。是何等人物。原來是一對○苦瓜。在此成了杵臼之交。一個叫就是鐵屁股姜夠本。一個叫就小捨肏宋上門。逐日在外閒耍。不是跟着好氊腚的督督玩酒。就是和那浪蕩公子吃茶。這一日兩個小畜生閒來桃花園內看花。看了半晌。宋上門忽然腹中疼痛。就要出恭。姜夠本說。園中並無一人。就在此處何妨。宋上門遂脫下褲子。露出又嫩又白的小屁股。姜夠本看見。一時高興。遂笑嘻嘻說道。人家都說你那屁股裡有水。果然眞麼。今日我且試一試才好。宋上門笑說道。何嘗是水。原來是油。姜夠本說。屁眼中油從何來。宋○(上)○(門)○(答)○。(道)既吃這一宗錢糧。竟不

曉得腚中有油的○○○○當十四五歲時。血氣未定。上下血脈周流。○○○一開。血脈便往下行。腚腄所以潤致。你看那七八十歲的老屁股。□焦死皮。爲的何來。只因爲屁眼裡無油。所以如此。說來說去。二人都有些順腚流油的光景。姜夠本說。我嘗嘗你那腄油的滋味如何。宋上門說。給你嘗嘗自不必說。你且給我品一品簫如何。姜夠本看見宋上門的陽物肥嫩。即時給他抹乾了屁眼。兩手捧過陽物。滿口大腮品將起來。品了一會。宋上門放了一個屁。姜夠本吐出來說。我在前頭品簫。你斷不可在後邊打鼓。宋上門說。一管簫吹雄兵百萬。姜夠本吐出來說。兩片唇能調理陰陽。二人笑了一會。又品起來。宋上門說。你品得有甚麼韻調。姜夠本吐出來說。雖無絲竹之韻。也有齟齬之音。二人笑了一會。又品起來。正品之時。只覺那陽物在口裡跳了幾跳。如同熱腸淌油流一滿口。那姜夠本一滴也不肯吐出。如吃蜜一般一嘴掃乾。姜

夠本流水起來說。我的陽物久候多時。你拿屁眼來回敬回敬。那宋上門火出興盡。就有些不願依從的光景。姜夠本熾火性急。一手扯倒宋上門。仰臥在地。掀起又嫩又白的兩隻小腿。嘴對着嘴。唧唧噥噥弄將起來。金桃兒在亭子一旁聽了半晌。只當是一男一女在此交媾。那曉得是兩個小畜生在此品簫磞腚。聽來聽去。不覺情動魂飛。腰酥骨麻。往亭檻上一歪。就烘起一對小兎子來。宋上門見有人識破。忙忙的提上褲子。不顧這那。一溜磞星就挑(逃)之夭夭。姜夠本轉過身來。見四下裡無人。餘火尚未熄滅。意欲借水行舟。又怕一時不能依從。且在遲疑之間。忽聽得園外有人喊了一聲說。我把你這一個小畜生。竟在這裡作怪。不知是何人喊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公子品簫作樂　姜夠本捧笙爲歡

話說姜夠本正在亭子旁邊。意欲上前勾引金桃兒。忽聽得園外有人喊了一聲。你道園外喊的那人是誰。原來是錯對門白公子。年方二十餘歲。生得倒也聽俊。家中甚是富足。一妻一妾。侍女數人。平生不好女色。專在男風上講究。這一日找他兩個並不見面。忽聽人說。他兩個在你對門桃花園中玩耍。白公子即忙前來。果然有姜夠本在亭子旁邊站立。遂招呼一聲。那姜夠本見白公子招呼。遂抽身出來。金桃兒也即刻退去。白公子把姜夠本扯到自己家裡前□書房中坐下。遂問道。我這幾日並不見你。你竟在俺對門桃花園中。調戲康建的閨女。我明日向他說知。把你送到當官。打板枷號。自不必說。姜夠本原是年幼的人。被白公子一席惡話。就嚇住了這個姜夠本了。你說白公子爲何說這

一席惡話。原來白公子久已□(看)上了姜夠本。因弄他不上。故今日用此惡話嚇○(他)○(一)嚇。這姜夠本雖是沒有主意。到底只是不從。白公子又燙了一壺熱酒。二人對面而飲。酒至半酣。白公子說。你今在此園中。是你自己來的。還(是)有別人作伴。姜夠本說。原和宋相公同來的。白公子說。宋相公那裡去了。姜夠本酒已半酣。問到此處。想起品簫毽腚之事。遂情不自禁。一五一十盡情告訴與白公子。白公子聽到此處。不覺的渾身上慾火難支。摟住姜夠本的脖脛(頸)親了一個嘴。姜夠本也就勉強依從。二人上邊親嘴。下邊摸脽。姜夠本恐被人看見。故此不從。白公子也不肯相強。二人又吃起酒來。姜夠本又吃了幾杯。遂不覺酵(酩)酊大醉。仰在椅子上。竟自睡去。白公子見他已醉。說道。今日晚間這般美品。好不得我受用受用。遂掩上房門。扯下他的褲子。露出嫩生生光淘淘的兩塊腚脽。白公子掀起他的兩

隻脚來。將陽〔物〕對準了他的屁眼。加上漿水。弄之大吉。姜夠本在醉夢中醒來。亦就半推半就。任其抽扯。那知白公子在家。天有二更時候。並未用飯。其妻劉氏等得心煩。遂邁步走到前廳來看。但見房門緊閉。燈光未熄。房中唧唧噥噥。似有淫慾之聲。劉氏從窗櫺一張。見□丈夫摟着一個年少的幼童弄腚。又不敢招呼。但○在窗外竊看。姜夠本說。你拿出來。我給你品一品簫。白公子說。我先給你品一品。白公子遂把姜夠本的陽物。將舌頭裹住龜頭。咿唔之聲聞於窗外。姜夠本說。我的屁眼癢癢了。你給我括括。白公子遂吐出了陽物。舌尖伸到屁眼裡邊。如吃蜜喝油的一般。二人正玩之間。燈光忽滅。白公子往後宅取火。流水起來開門。擡頭看見其妻劉氏。遂不覺羞愧難當。無話可說。遂問道。你是幾時來的。劉氏道。聽你吹簫我就來了。白公子聽說品（吹）簫二字。就知此事已經敗露。遂口說道。娘子。我今日一時昏亂。見不得娘

子了。任憑娘子發落罷。劉氏本來是個年幼的婦人。自來到窗外看的時節。已經有些高興。及見丈夫如此回答。不覺順口說道。叫你玩的那個孩子出來給我括括。扯到這一句。方才說出口來。那知姜夠本在裡面聽見。乘着酒興跑將出來。就在劉氏面前說道。我既在尊嫂面前失節。若蒙尊嫂見愛。小弟就無不從命。那白公子在旁也不能回答。專等劉氏吩咐。那劉氏的春心早已開動。又值天氣甚晚。因此說道。你二人且隨我後宅來說話。白公子不敢違命。姜夠本情願奉陪。劉氏在前。二人隨後。白公子已會其意。及至走到後宅房門口。燈光尚未熄滅。白公子後□(邊)與姜夠本伏耳低聲說道。須得如此這般。方才解羞遮醜。姜夠本說。自然自然。原來劉氏房中有兩個侍女。一個叫做春梅。一個叫做秋月。兩個皆不過十五六歲。俱被白公子污染。此時秋月已睡。惟春梅一人等候。及劉氏先進房門。姜夠本隨後緊跟。白公子即把春

梅扯出房門。春梅問道。方才此人是誰。白公子說。且莫問他。咱兩個在門外且嗚他一嗚。你說那劉氏婦人見他兩個特意躲空。遂把姜夠本摟在懷中。說道。我的小乖兒。你吃一個媽媽罷。這句話方才說出口來。忽又想起秋月在那邊睡覺。故意的叫了一聲。春梅誰想雖不答應。秋月已經驚醒了。那劉氏見無人答應。只當是秋月睡熟。遂即叫姜夠本脫去衣服。二人在床上赤條條的就弄將起來。那知秋月也沒有披着衣服。走過來看時。見不是白公子。遂吃了一驚。那知已被姜夠本看見。遂流水下來摟住。往床上一推。那鋼鎗似的陽物。早已□(對)準了那秋月的一道小小線縫。劉氏遂即起來。從姜夠本後邊摟住。也學氈腚方法。此時秋月又驚又疑。又不敢不允。三人弄在一處。意美情濃。眞乃是。

前邊是。　金榜題名眞富貴。

後邊是。洞房花燭假姻緣。

要知端的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桃花艷史卷一終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二

第三回　窺紗窗夢中觀月　設妙計醉後摘花

話說白公子在門外。和那春梅弄事。又聽得秋月起來。三人弄在一處。遂把春梅推到窗下。二人往裡瞧。看見劉氏摟住姜夠本氊腚。姜夠本摟住秋月肏毴。這白公子其先是隔山取火〈此〉後來也就後庭挿花。白公子說。咱二人何不進去和他三人作一副對聯。二人遂走進房來。劉氏和姜夠本絕不在意。倒把秋月吃了一驚。見他二人進來。也不說長道短。扯一把椅子就肏。秋月已知道這事是白公子做成了的了。你說那劉氏向姜夠本說道。姜相公。你給我品一品簫。姜夠本笑道。就是我願意去品。你那裡有簫。劉氏笑道。不就給我吹笙。姜夠本聽說吹笙二字。遂即起來把劉氏的兩腿分開。將陰戶往上高聳。姜夠本伸進

舌尖。咂得劉氏癢痳異常。叫兒叫乖。情聲不絕。白公子遂丟了春梅。走近前來。後面弄姜夠本的腚。前頭拔姜夠本的肌朳。他三人又乒打一處。將合一家。春梅秋月二人。臊癢難忍。也不覺在旁邊拍開了鐃鈸。看到此處。有佛家老禪師四言絕句爲證。

不是笛來不是笙。　陰陽混亂無濁清。
老僧再去十年壽。　那顯娃童舞藝精。

四句笑語敍過。姜夠本捧着劉氏的陰戶。如羊羔子吃乳一般。忽然劉氏的經脈來了。汪洋突出。噴將下來。把一個小銀娃娃姜夠本。沒頭沒臉噴了一身的鮮血。那姜夠本好似從毬子裡爬出來的一般。旁邊兩個侍女笑道。大叔恭喜頭生就是一個兒。快取水來洗□。(洗)這姜夠本滿口吐的鮮血。只當是蘇木水。又腥又臊。玩到此間。這才是個了手。即刻取了水來。從□(頭)至尾齋戒沐浴了一遍。一個個漸覺困

倦。劉氏夫妻一處同眠。他三人在一處同眠。不多一時。漏盡更殘。天已大明。彼此皆勞苦已甚。日出三竿俱不得醒。當時白公子之妾胡氏。清晨起來候了半晌。並不見侍女開門。從窗外往裡一看。但見他夫妻二人酣睡如雷。那邊床上赤條條的三個人。並頭而臥。胡氏吃了一驚。即刻回到自己房裡。想道。夜間想是有些魚水之樂。才如此乏倦。等他們起來。問個端的便了。住了一會。姜夠本醒來。睜眼一看。日色滿窗。他們四個尚在夢中。獨自那兩個侍女赤條條的身子。一個是仰着。一個是合着。仰着的。那道沒毛的細縫可愛。合着的。那個光潤屁股動人。看來看去。不覺的慾火昌熾。遂輕輕的將陽物對準那道細縫。弄將起來。抽了幾抽就拔出來。照着那個屁股。禿的一聲弄進去了。把他二人皆弄○(醒)○。(來)春梅說。快弄一會起去罷。秋月說。有大叔作主。□○明日也不妨。一遞一會。又抽將起來。誰知那胡氏等得心急。復又出來。

在窗下張望。但見一個年少的幼童。騎着雙頭馬。登着兩家船。左一篙。右一篙。好似吳王採蓮。正在熱鬧之中。那知白公子醒來。看見窗外有人瞧見。又見姜㚥本溢淫狂作。遂惡狠的喊了一聲。胡氏聽見。即刻退去。姜㚥本也只得起來。劉氏從夢中驚醒。白公子說。娘子快起來。夜晚之事已被小胡看見。是何體統。劉氏說。相公何以知之。白公子說。方才在窗外瞧看。被我一聲喊退去了。劉氏說。不妨。只須如此如此。白公子低頭不語。那姜㚥本流水起來披上衣服。叫春梅秋月。先到胡氏房中。用如此這般勾搭。看他的光景何如。回來對我說知。兩個侍女依計而來到胡氏房中。二人雙膝跪倒。說道。求二奶奶開恩。胡氏答道。昨夜你大奶奶已開了恩了。兩個侍女說道。俺二人之事。大叔並不知道。今早已被二奶奶看見。倘或說與大奶奶。俺兩個的性命就死在眼下。胡氏問道。那人是誰。春梅說。姓姜。原是秋月的表兄。素日與秋月有交。因昨

日上桃花園看花。彼此遇見。一時不知羞恥。愛上他年幼俊俏。遂就許下他媾合日期。是夜日更餘來的。奴才說的俱是肺腑實話。求二奶奶憐奴才年幼無知。一時做錯。望乞賞宥。胡氏說。此人現今走了無有。春梅說。現在毛廝裡躲避。胡氏說。叫他出來。我不對你大奶奶說就是了。春梅說。若被大奶奶看見。那時怎了。胡氏說。看見。你就該死。秋月哭着道。他是小奴的表兄。在二奶奶房裡躲一躲就是。看見。只說我表兄來看我。也就不妨了。胡氏被二人苦求了半晌。不能推托。無奈應允。春梅即刻走到毛廝來叫姜夠本。那姜夠本原來先在毛廝等候。見春梅一來。就知事已做成。遂同春梅來到胡氏房中。也就雙膝跪下。謝恩恕罪。那知姜夠本方才跪下。劉氏一步門裡。一步門外。說道。我見有一個人進你房來。可是誰呢。姜夠本早已爬在床下。胡氏急忙回道。原是春梅秋月。並非別人。劉氏明知。也不再問。就在當門坐下。叫春梅下廚做飯。

適有人來請白公子出外去了。劉氏又叫秋月燙了一壺燒酒。二人登時飲乾。不多時。胡氏已〇〇〇〇〇說道。小妹的量小。已經醉了。不能奉陪。我歪一歪才好。劉氏說。你只管去睡。我與你掩過門來。劉氏掩過房門。揚長而去。胡氏是醉厚的人。歪在床上不能起來。姜夠本從床下爬將出來。就上到胡氏的身上。扯開褲就弄。又與胡氏親嘴。胡氏又不敢喊叫。任他抽弄。劉氏在外與春梅秋月三人一齊進來。胡氏睜眼一看。只唬得面如土色。不敢則聲。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詩曰。

美色〇人好。　蒼天不可欺。
當時看報應。　並不爽毫厘。

話說胡氏唬了一個半死。羞愧難當。劉氏向前說道。淫慾之事。人人不免的。但我先說你房中有人。你說是兩個侍女。今日雖然被我看見。我不怪你就是了。說罷。遂即退去。胡氏喘息了半晌。說道。適才他三人進來看見。又往那去了。姜夠本說。二嫂子放心。這件事○○○○(如)此這般。被你看見。因而如此這般。胡氏聽到此間。才得方(放)心。遂戲說道。你先進於禮樂的野人。我何妨爲後進於禮樂的君子。遂乘着酒興。任憑姜夠本抽送。抽至數百。胡氏的淫水汪洋。陰精突出。叫道。姜相公。我的乖兒。你可㑣死我了。姜夠本說。我夜晚間。在那屋裡㑣死了三個。今日便是四個了。二人說着又抽了一會。方才洩了。姜夠本遂即起來。彼此將衣服穿好。胡氏仍然自己獨睡。姜夠本揚長出門去了。不

提劉氏家中的閒話。亦擱過一邊。花分兩朶。各整一枝。且說那白公子專好攀高接貴。或是那貿易商人。或是那閒住的官員。你兄我弟。極其熟識。適有一個大商人。聞知有個桃園甚是茂美。適值春月。花開如錦。一日淸晨起來。特地到此觀花。及至進了桃園。看見一個年少的美女。獨自一人在亭檻觀花。那商人一見此女生得玉骨冰肌。體態宜人。百般美麗。一言難盡。看了一眼。誰想金桃兒即刻退去。止落不(下)一個商人。並兩個小伺。在園中遊走了會。眼裡看的是桃之夭夭。心裡想的是宜其佳人。呆呆的看了半晌。忽然想起對門有一位白相公。何不約去問個端的。即忙抽身回到自己店中。着人來請白公子閒談。你說那白公子原來是一個趨勢利的小人。一聽說這個大商人的請字。就把姜㚢本在胡氏房中去的事情丢在一邊。即刻隨那人來到店中。這商人見白公子來。倒比從前更有一番的禮貌。別有一番的笑容。眞乃

是情情相感。髯翁有詩爲證。

素昔交情固有情。只因情動更多情。

爲情來飲有情酒。恐後有情終無情。

話說商人及請白公子到了店中。連忙着人已(移)來佳肴旨酒。親酌奉陪。白公子見這等光景待他。甚是不安。遂問道。大爺。晚生今日蒙爺台盛情不知有何德能。異日倘有驅策。晚生自當受勞。那商人見白公子如此光景。遂口說道。沒有他事。特邀白兄前來閒談。白公子道。弟甚年幼。有何高見。那商人說。聞聽白兄的對門有一個桃園。其中桃樹有三百餘株。甚是美麗可觀。果然是眞麼。白公子原來是伶俐人。聽說桃園二字。就知有意存焉。遂口答道。康家桃園爲蘇州盛景。而且金桃一株。尤爲園中名花。大爺倘若見愛賞玩。小的情願奉陪。寒舍即在對門。聊可容膝談心。那商人聽見白公子的話頭。想是白公子素日也愛

上他了。遂說道。實不瞞你。今日早間上園中觀花。見一美女十分可愛。因請白兄來叩佳音。白公子見是爲金桃兒的事情。遂口答道。此人小的平素常見。諒來未必定婚。但此女的父親康建。性情梗直。心地廉潔。聽說要給他女兒配一個才子。方了他願。諒來這財帛難以打動這老兒。那商人道。財帛打不動他。也打動別人了否。白公子聽說這話。又想財帛。又要奉承。眞乃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白公子遂答應道。大爺要配這月裡嫦娥。只須如此這般。稍容數日。小的一面承管。那商人聽說承管二字。又知白公子是個家道殷實的人。即刻就兌了一千兩白銀。交與白公子。道事成之後。還有一千致謝。白公子遂着人拿了銀子。辭別了商人。來到家中。畢竟不知如何定計。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桃花艷史卷二終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三

第五回　好女色逢淫被殺　愛貨財坑害良人

話說白公子到了家中。收了銀子。方才坐下。劉氏上前問道。相公早飯未用。那裡去來。白公子說。有一個大商人請我。已用過飯了。但不知家中小胡之事。娘子怎麼辦的。劉氏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白公子雖知事已平定。總覺悶悶不樂。遂起身走到大門首。往對門閒看。忽見姜夠本和宋上門二人同來。遂想道。今日甚是愁悶。何不留他二人。暫且消遣。明日再辦那事未晚。遂招呼他二人來到前廳。進得門來。白公子捧着宋上門的臉兒親嘴。宋上門也就開口逢迎。原來姜夠本未來之先。早已將夜晚之事都對他說知。今日同來作連床大會。姜夠本說道。大哥。他的屁眼今日也是送上門來的了。快去燙酒來。咱三個痛飲一會。

再玩未遲。白公子即時叫人取了幾壺熱酒來。三個人猜拳行令。□□□□無所不至。飲到更深夜靜。那劉氏早已知道在前邊飲酒。聽說是三個人。故此不敢出來。及至等了一會。並不見進來。說。春梅。叫你大叔來睡覺。要吃來後邊吃。春梅聽說。即刻走到前廳。叫了一聲。那姜夠本聽見出來。就往後跑趕春梅。宋上門正給白公子把着鵪鶉。二人也就隨後出來。白公子說道。你回家去罷。宋上門說。我今日也要吹一吹笙。說罷。就往後跑。白公子酒已八九。也不甚攔他。遂即熄了前廳的燈火。掩上了門。摟着宋上門往後宅而去。到了後宅。進得房來。看見姜夠本坐在當中。劉氏在左。胡氏在右。三人叠股而坐。雙手摟着兩個。醉言醉語說道。一會又有一個吹笙的來了。那知白公子摟着宋上門。早已走到面前。見姜夠本雙手摟着他兩個婆子。百般羞辱。如玩娼妓一般。白公子見這等光景。淫心頓熄。良心發現。暗暗的自己叫道。白守義。你也

是家子人家。不圖吃穿。爲何因好黑(男)風。將一家之人盡被這小苦瓜淫汚。雖然圖一時之樂。日後必然敗壞我的門風。想到此間。先將自己罵了一塲。又想道。這一個淫濫的惡童。何不借他的本錢做一個兩全其美的買賣。這都是白公子肚裡的話。想到此間。把一腔的惡心。藏而不露。百般的將就。遂近前說道。姜大爺。我今日把這四個毴讓你玩上一夜。看你的本事如何。姜夠本說。別說玩上一夜。就肏上三夜。諒你也不敢把我殺了。白公子聽見這話。怒上加怒。遂即答道。小姜爺。我今晚且讓你。俺兩個且往前廳吃酒如何。姜夠本說。白大爺別慣好毴腚。白公子見他兩個婆子也不做聲。遂一轉身。領着宋上門來到前廳。秉上燈燭。白公子取了幾壺燒酒。那姜夠本見白公子已去。諒來和宋上門前邊毴腚。放心大膽在劉氏房中任意濫淫。不提。且說白公子和宋上門兩個對飲。你說那宋上門其初同着白公子往後宅去。實指望要

與姜夠本一同作樂。又見白公子好事。所以隨白公子到前廳來。誰想白公子只管吃酒。也不要笑。也不說話。宋上門問道。大哥今日不樂。想是爲小弟同來麽。白公子說。你有所不知。你想這姜小子乘着酒興。在我家如此淫亂。就是宋老弟也羞愧難當。宋上門說。眞正可惡。白公子道。宋老弟。我與你做一個長遠相與。今夜晚間給你白銀一百兩。日後在我家出入。與姜小子一般。只須如此如此。宋上門聽說給一百兩銀子。又時常往他家取樂。遂壯着膽子說道。大哥你今日既要宰一個小牲口。小弟獨不忍見其死乎。白公子聽說此話。就攙着宋上門的嘴兒道。小兄弟。你既然有這番義氣。我就馬上取銀子來與你。你就如此誆他去來。到對門園中。再作道理。宋上門答應了一聲。那白公子隨取了一百兩銀子。當下交與宋上門道。你可速往前去誘他悄然出來。我自與你同去。宋上門見了銀子。就動了心。遂停(挺)身說道。大哥放心。他

若不來。你就把我殺了。說着逕邁步進了後宅。推開房門。雲雨已罷。姜
㺃本在那裡耍笑。宋上門叫道。姜大哥快來。有一件好事。特來與你說
知。姜㺃本走出門來。宋上門一把扯住說道。快快隨我來。有金桃兒現
在對門等候。姜㺃本說。㺃屁。天有三更時分。那金桃兒必不在此。又有
甚麼圈套來誆我。宋上門說。大哥有所不知。以先我和白大哥出來時。
俺兩個到了大門首站着。見一個人與金桃兒在亭子上親嘴。白大哥
就喊了一聲。那人就越牆而走。白大哥忙跑到園中。一把扯住金桃兒。
那金桃兒也不敢喊叫。當時白大哥陽物不動。先叫我弄了他一會。白
大哥的陽物仍然不舉。因此特着我來叫你。你可去不去。姜㺃本
〔聽〕這一席的妙話。就如蒼蠅逐臭味。迎氣而來。項頭遇着白公子。
那白公子說道。姜老弟來了。快去快去。如若一步慢了。那金桃兒就不
得見面了。三個人出了大門。悄悄的往桃園而來。不知端的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李輝枝抱德引玉　螃仙子投桃報李

話說三人進了桃花園中。那知白公子取銀子時。就拿了短刀一把藏在袖中。姜狗本說。你看。亭子上並無一人。你二人爲何誆我到此。白公子說。未必不在亭子旁邊躲避。三人同上亭子來看時。白公子就搬着姜狗本的頭親嘴。姜狗本只當是玩。那知白公子右手搬着腦袋。左手舉起短刀。對準了項。一刀子下去。就是一個血人桃花亭。好不驚駭人也。書做到此。不覺的咏嘆難已。有詩爲證。

昨日房中來捧笙。　血光已染小畜生。

今宵要赴金桃會。　鮮紅混亂桃花紅。

白公子把姜狗本一刀殺倒在地。回手將宋上門摔將過。就要動手。宋上門說。我的白大爺。你只顧殺了我。日後這官司誰給你打。白公子聽

說這句打官司的話。遂即鬆放了他。說。你且起來。此時夜已深靜。亭子上並無一人知道。我已經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明日清晨就對你父親說。康建夜日晚間邀俺兩個在桃花園中吃酒。及至吃到二更時候。酒已半酣。康建過來摟住姜大哥。要行雞姦。姜大哥說道。康大爺醉了。咱兩走罷。那康建不肯撒手。定要扯他的褲子。姜大哥堅志不允。不料康建老羞變怒。恐伯（怕）事情敗露。明日難以見人。遂從身邊取出一把刀來。照着姜大哥就是一刀。我見勢頭不好就跑開了。若少要遲捱。我也彼（被）他殺害。似這樣人命大事。若早不出頭。日後倘然知覺。連咱都掛累了。你將這些話與你父親說知。他自然出首告狀。你我皆都無干。事畢之後。再送白銀五十兩。以作謝儀。你逐日還在我家往來。惟有你一人知道。斷不可告訴别人。這宋上門聽了白公子的話。又先得了一百兩銀子。事畢還有謝儀五十兩。更有白公子的妻妾。許逐日

行淫作樂。心中十分暢快。遂傾心應允道。你快去家中睡覺。我急速回到家。告訴家父。叫家父轉往姜家說知。明日清晨一同出首便了。說罷。白公子將刀子往鄰佑一拋。就回家□而來。宋上門也就往家裡告訴。明日出首告狀。獲□康建定成死罪。俱在後邊。且自不表。再說這桃花園正當三月開放。康建原不禁人觀花。自從昨前有李輝枝與衆佳賓在園中飲酒賦詩。留下一首七言絕句詩。那金桃兒時常在園中窺探。有一日李輝枝到園中。見金桃兒在此。園中無人。向前說道。昨日小生偶作一詩。甚是見笑。金桃兒遂轉身說道。你是何人。來我面前說話。李輝枝答道。小生姓李名輝枝。字表華亭。身在鴻門。祖居蘇州城裡。年方一十六歲。說到此間。只見那康建邁步走進園來。金桃兒一見就躲避去了。康建不肯侻(說)那李相公。竟隨金桃兒來到家中坐下。說道。近時園中桃花正開。每每有人觀花遊玩。以後再不許自己在園中閒

走。金桃兒聽見父親這話。羞愧無及。靜守深閨。再不出來看花。你說那李輝枝見康建隨着他女兒進去。却不說長道短。自己好生沒趣。回到家中。自(左)思右想。坐臥不寧。遂自坐在書房。把筆在手。卽景爲題。作詩一首爲證。

昨前把酒桃花亭。近日夭桃花漸零。
最愛一枝芳又嫩。滿身香帶讀書廳。

李輝枝坐在書房。一夜無眠。到了次日。有人來約他往桃花園閒玩。李輝枝辭了。住了半晌。憂悶已極。自己出門散心。莫知所至。又到了桃花園來。擡頭一看。只見花開灼灼。又有幾座彩亭華屋。畫棟雕欄。光輝奪目。李輝枝想道。夜日見桃花已經將謝。並無這幾座彩亭。莫非我是夢中到此。正遲疑之間。忽然一陣香風撲面。從園中走出一個月中的嫦娥。粉面桃腮。柳腰嬝娜。帶笑開言。問了聲道。李相公暫到寒舍坐一坐。

吃一杯粗茶。再看桃花不遲。李輝枝聽說。又驚又喜。邁步就隨這女子進來。及至來園中一看。並非昨日的景致。兩邊俱是八角涼亭。排列着無數的奇花異菓。中間一個大池。但見魚遊春水。後邊緊列一座三間大廈。裝修得甚是艷美。臺基上站着兩個侍女。那侍女走近前來排着。這位娘子進了房中。李輝枝隨後跟來。又見瑤房之內。雲芝靈瓜。丹書瓊笈。一室之几。陳設的無非是仙品。那娘子遂即將李輝枝讓在上面坐下。着侍女捧茶。茶罷。就擺上一席仙品。俱是松脂桂實。麟脯鹿珠之類。那娘子接過仙釀。親自酌酒。李輝枝謙讓了一會。只得領情。意欲回敬。也不敢說出口來。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新編桃花艷史卷三終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四

第七回　談殺星漸曉命理　受愚蒙難知寃情

話說李輝枝謙讓了一會。只得領情。也不敢說出口來回敬。及至一嘗仙家的美酒。比凡家味美異常。眞乃是。

蘭陵美酒鬱金香。　玉盃盛來琥珀光。

二人對飲了幾杯。李輝枝就問道。今日蒙大娘子這番盛情。小生何以報德。那仙女答曰。奴家與相公前世有緣。休得過謙。李輝枝問道。就是咱前世有緣。娘子何以。仙女說道。相公有所不知。仙奴本非凡體。原在螃螗山成人。只因昔日有一人吃桃未盡。尚有爛桃半個。就抛在糞坑之中。適有一位姓李的善人看見。說道。上邊雖帶爛桃半個。爲何抛在糞中也。未免太傷天地生物之功。那李善人遂從糞中取出。用澗下水

洗淨。拋在螃蟭山上。接年雨水調和。滋生□□。風吹雨灑八百餘年。日精月華八百餘年。一日偶遇淮上康翁。也該仙奴出世。將此桃折了一枝。仙奴的精神也就歸一枝花容來到蘇州。蒙康翁珍愛。當時栽種園內。逐日灌溉培養。以致長成弱枝。因昨日相公入園觀花。在金桃兒面前稱名道姓。仙奴在傍。忽想起仙奴的恩人原是姓李。仙奴今日正要投桃報李。心下方安。二人愈談愈深。天色已晚。兩個侍女秉過銀燭說道。時至花睡之期。仙奴今日與〈與〉李恩人一處同眠罷。兩個侍女頭前引路。二人隨後又到了一座蘭室臥房。眞乃是鳳凰仙鳥褥。麒麟神獸衾。百般的仙器。人間罕有。二人到在房中。侍女各自退去。二人寛衣解帶。雲雨兩悅。自不必說。及至雲雨已畢。仙女叫李相公起來。李相公說。時已夜半。起去做甚。仙女說。相公有所不知。今晚有殺星臨園。你我出去看個明白。不可驚慌。李輝枝聽說此言。流水起來。卽速穿上衣

服。和那仙姑一同走到八角亭子旁邊。那仙姑說。殺星就在此處。原非吉地。宜速避之。二人方走到那座亭畔。只見三個人從園外跑將進來。果然上了亭子。一人手執短刀。一把對準那個人的項下刺去。當下氣絕命危。又去殺那一個。那一個哀求了半晌。方才釋放。二人就在亭子上商議了一更時分。方才出去。明公你說。園中有兩個人看他行凶。難道白公子獨無眼睛麼。那知這仙家的行踪。原有幻境所隔。就是對面而立。也是視而不見的。所以樓臺亭閣以至池山木○。皆是仙家的□□。這李輝枝見二人已經走遠。遂向仙姑問道。方才殺人的凶手好像白公子。仙姑道。不必管他。李輝枝說。可惜這場冤枉。明日必然移禍於康建身邊。仙姑說。相公有所不知。那康翁今年是太歲壓運。有三年的大災。災出運轉。自然有人解救。若當時替他伸冤告狀。康建出了囚牢。必然死在今年之中。論康翁也是仙奴的一個恩人。仙奴本當解救。但

他造就如此。不可違天而行。日後我自有報答。李輝枝在一旁嘆嗟了半晌。那仙姑從鬢邊拔下一枝紅玉簪來。交與李輝枝。說道。相公。天已將明。你可回家去罷。若要來時。務期手執玉簪。只管出入無妨。李輝枝意欲留戀。見仙姑手執玉簪。執意送別。因而遂口答曰。今日蒙仙姑這番雅愛。小生終身托庇。感戴非輕。伸手接過玉簪。深深一揖。拜謝而去。那仙姑送至園外方回。這且按下不表。再說宋上門得了銀子。跑在自己門首。驚驚慌慌叫開大門。說道。罷了罷了。幾乎被人殺死。他父親宋宗周問道。你逐日在外胡鬧。早晚並不着家。一點好事不做。自然惹出沒趣來。理當如此。宋上門（說）。爹爹有所不知。我昨晚和姜大哥閒遊。遇着康建那個賊人。他將俺兩個邀在他桃花園內吃酒。俺兩個只當是好意。不料吃到更深夜靜。他就生了歹心。上前摟着姜大哥。奏（湊）嘴說道要如此如此。姜大哥那裡肯依。你說康建那個老兒。見

他再三不允。恐怕明日事情敗露。難以見人。因而老羞成怒。取出刀子。一把準着那姜大哥項下。就是一刀。□兒見他如此凶惡。當下捨命跑來。倘若遲誤片時。也叫他將我殺了。像這樣行凶的惡人。殺害人命。當時若不出首告狀。日後定有掛累。宋宗周聽說此言。吃了一大驚。說道。這事快去對姜家說知。明早一同出首便了。說時遲那時快。及至到了姜家。見了姜夠本的父親。一五一十說畢。天已大明。二人先來到園中。果然亭子上有姜夠本的死屍。先就胡罵了一場。左鄰右舍就議論紛紛不一。你說那姜宋二人同進了蘇州城裡。到衙門口寫了狀子。打□□傳報。那知縣當時着人伺候。乘轎出城。來到桃花園中。地保康建跪接。不題。書要剪捷爲妙。當時着件作相屍。從□□搜出凶器。吩咐姜從周領屍壓埋。又曉諭桃花園以後不准閒人來往。以杜弊端。遂將康建帶進城。往衙門去訖。要知康建的官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這康建和姜宋二家一齊帶到衙門。這知縣即刻審問。那宋上門的父親及(將)康建殺人的情由。如此這般一口咬住。那康建就有百般的寃枉。天高地厚。向誰告訴。知縣就設計曲全。亦不能挽宋宗周的口供。遂夾打康建。康建初時固然不恨(肯)承認。及至刑法過重。實難忍受。也就回心想道。〈說康建〉自古豪人傑士抱寃而死者。不可勝數。今日我康建遭此大寃也。是前世命定。遂開口說道。老爺鬆放。小的一一招承就是了。那知縣遂吩咐兩班即刻鬆放刑具。康建果然一一招在名下。畫招已畢。老爺驗明過□。又吩咐姜宋二人回去。把康建下在囚牢。且自不表。再說康建的夫人。見有殺人之寃。把他丈夫帶進城去。就不顧性命往城裡喊寃告狀。就有那街方(坊)鄰舍解勸說

道。康大娘不必啼哭。姜相公既非康大爺殺的。官斷自有十條路。你看是審的何如。當時這個一言。那個一語。把康建的夫人勸到家中。母女二人只是啼哭。及至到了晚間。又聽說他丈夫招了殺人的口供。不免他母女二人死去活來。意欲伸寃告狀。天色又晚。鄰佑勸了一會。各自散去。母女二人哭得是昏昏迷迷。歪在門外。不提。且說那螃仙子帶領着兩個侍女。走到他母子面前。着侍女扶着他母女二人進了房中。然後秉上燈燭。那康夫人見螃仙子年幼貌美。又有兩個侍女在旁伺候。未免另有一番敬意。問道。你是誰家的姑娘。何以今晚來到寒舍。金桃兒遂口答道。這是咱鄰佑。你怎麼沒見(過)麼。康夫人說道。左鄰右舍沒有一個不識。這位姑娘我忠(怎)麼不得認的。那仙姑回言答曰。你不曉得。我與金桃兒時常見面。今日特爲你家殺人的事情。小奴前來。能替你分憂解救。不必過爲憂慮。康夫人聽說此言。就向前跪下

說道。這位姑娘果然能以解救我家丈夫。俺夫妻二人卽終身不忘大德。仙姑說。你且起來。聽我說與你知。就不必憂慮了。說罷。一齊到了屋裡坐下。那仙姑說道。康老母聽我說畢。你就明白了。康夫人說。願聽姑娘吩咐。那螃仙子說。你（我）就是螃蟾山的仙女。蒙你家丈夫厚德。將我移栽桃園。時常與你女兒金桃兒相會。故此見面認識。至於你的丈夫這個寃枉。原非你康家的事情。不過因一時的災重臨身。日後自然水落石出。三五日之內。必有人來（求）金桃兒的婚姻。康老母自管慨然應允。斷不可遲疑。如或遲疑。你丈夫的性命難保。康夫人說。這話怎講。仙姑說。你有所不知。那來成婚姻的。原是一個福星。一許婚姻。你丈夫自然有救。若不允了婚姻。你丈夫難免秋審。□及金桃兒的婚配。前生已配成的佳偶。康夫人勿過爲憂慮。說罷。遂告辭而別。一霎時。形踪全無。只剩下他母女二人。如夢方醒。又不知官司如何。又不知事

情虛實。不是做夢。又不是見鬼。他母女二人就胡猜疑了一夜。又不敢去伸寃告狀。遂遲疑了兩三日。這且不提。且說那對門的白守義。自從殺了姜夠本。家中的妻妾並不知覺。及至後來問知此事。白守義只推不知。連日在家中杜門不出。那商人聽說康家桃園殺人的情由。就想到昨日托那花園對門白公子的事情來了。遂即着人來請白公子。白公子知道請他的意思。即刻來見那商人。二人一見。即到了一座密室。那商人說。昨日那康建家的官司。諒來是你辦的了。白公子〈□〉〔道。〕大爺。不必問到此間。總是要金桃兒到手就是了。商人遂會其意。也不便再問。二人又閒談了一會。白公子就告辭去了。白公子回到家中。就叫了一個素日有交的花婆。對他說。有一個商人娶妾。現有對門康建的女兒。名喚金桃兒。昨日因有殺人的官司。有一個謊信。要賣那金桃兒得些銀兩。往衙門裡打點使用。以贖自己殺身之罪。你到他

家去。切不可說買賣二字。只說有一個大商人要娶一房內室。倘若應允。銀子固不在多少。就是那殺人的官司。他也能□當去了。事成之後。謝儀五十兩。你可着意在心。辦妥了回覆。那花婆聽說這宗。就是夢想不到的。遂卽滿口答應了一聲。遂往對門康建家去了。及至到了對門進去。看見他母女二人對面啼哭。這花婆向前。遂勸解了一番。後來就花言巧語。就說到解救官司上邊。將那白公子囑托的話頭。又分外加添上枝枝葉葉。說得那康建的性命。在那商人手心裡拿着的一般。康夫人聽說了半晌。忽然想起那仙姑的話來。心裡想道。昨夜有仙姑的話。原說這幾日有福星來求婚。叫我只管許他。日後我丈夫自有解救。也不傷礙女兒。我想那仙姑的話。若不信他。怎麼這幾日之內就有這人來提媒。若要必然信他。倘然日後有變。我死後何以見我的丈夫。遲疑了半晌。遂口答道。你明日再來。這女兒擇配。也非一言可定的。那花

婆應口答道。康奶奶說的有理。我明日再來請安。這樣好際遇。斷不可錯過。倘若遲疑一月半載。那商人另娶了別人家的女兒。再想求他解救康大爺的官司。比登天還難。說到此處。揚長而去。那康夫人倒沒了主意。正在胡思亂想。只見那一個仙姑帶領着兩個侍女走進房來。康夫人即忙讓坐。說道。方才果然有一個人來提媒。我許他明日定奪。不知可許得不許得。那仙姑說。只管許他。不必多疑。這商人原是你家的福星。不知後事如何。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桃花艷史卷四終〕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五

第九回　〔螃〕仙子玉成佳偶　〔老〕康建福星照臨

話說仙姑說道。那商人原是你家的福星。等明日媒婆再來。只說他若能以解救我家丈夫。這女兒自便許他。分文也不希圖。紬帛銀器一件也不要。先要如何解救我丈夫的官司。妥當出來。俺闔家團圓。任憑他擇日來娶。別話不必多說。這康夫人聽說。一一記在心裡。仙姑也就告辭而去。金桃兒在旁聽了半晌。也不敢多言。自從那仙姑一出門時。金桃兒暗暗的和他母親說道。我雖時常與他見面。不知他是什麼仙姑。我在後邊跟着他。看他往那裡去。康夫人點了點頭。那金桃兒就輕輕的隨着仙姑而行。及走至園中。見一華采小門。隨他走到門裡。只見怪石音(奇)花。清香拂面。進了一座三間的大廈。那仙姑轉身迎過。說

道。康姑娘請到寒舍坐一坐。那金桃兒見他看見。素日也與他見面。遂慢步而去。及至走入房中。忽見一位年幼的書生在那裡看書。金桃兒意欲轉身迴避。仙姑說道。康姑娘你且請坐。不必因男女之別。遂做那躱避的俗見。金桃兒無奈。只得坐下。仙姑開言說道。你是閨中幼女。那曉世上的弊端。只爲你貌美愛人。那商人一見就動了心猿。令白公子說親。不料做出這殺人的事情。今日雖說是許那商人的親事。不過是借他的福星。救你父親的性命。及至你父親的性命保全。那福星自然消滅。也是他大數已盡。其心不端。其財該破。小娘子。你的年紀也該配婚。昨日在桃花園中寄詩。及二次在花園會面。即是此人。你我與他皆前世有緣。且是配合之後。此人還要鄉會重科。有官星照臨。日後還發達你康家的門戶。我這一番的話。皆是你終身的結果。不可告訴你母親就是了。誰料那仙姑話方說完。康夫人也隨在後邊。不敢驟然進去。

只在門旁靜聽。及至講說已畢。康夫人急忙進去。仙姑讓坐。說道。老夫人進來。有失迎接。望乞恕罪。康夫人說。仙姑你說的那裡話來。方才講的言語。我已盡然聽見。今日就依仙姑的高論。俺夫妻二人生死不忘仙姑的大德。言罷。遂納頭下拜。叫過金桃兒。當下謝了仙姑。命他三個在此成親。康夫人就辭別而去。只喜仙姑施恩。却忘了幽明的幻景。列公你說那金桃兒跟來。雖是自己的主意。他母親隨來。也是不放心的意思。究竟總是這仙姑的逶用。以致如此。自康夫人一去之後。方才請過李相公來相見。那李輝枝就向前深深一揖。金桃兒也就勉強還禮。李輝枝說道。今日蒙仙姑的玉成。又蒙康老伯母的見愛。小生原是前生的造化。望乞娘子容納。金桃兒含羞。並不回答。仙姑在旁說道。暫且請坐。今日既然許下親事。日後自成夫婦。金姑娘亦不必如此含羞。且拿酒來交飲一杯。兩個侍女酌上了仙釀。仙姑就中勸讓。李相公在旁

奉陪。酒至數巡。那仙姑說道。天色將晚。你且回去。過日選擇吉日。再會佳期。說罷。那金桃兒謝了一謝。就出門回到家中。見了母親。如此這般說了一遍。母女二人甚是如意。至於李輝枝與仙姑房中的玩景。俱各按下不表。且說那媒婆。到了明日早晨。就來到康家請安問好。說。康奶奶。你的主意□(已)妥當了沒有。康夫人答道。主意早已拿定。不要那人的分厘。也不要他紬緞首飾。惟要他救了我家的丈夫。官司了然。便准他擇日娶親。那媒婆一聽此話。就如拾了一個銀人一般。開口答道。奶奶放心。要叫大爺完不了官司。我就替他償命。君子一言爲定。我先給奶奶道喜。那媒婆道了喜。即刻辭去。到白公子家來。見了白公子。說道。事已妥當。白公子道。怎麼說的。媒婆道。先要二百兩(銀)子。不准明交。恐被人恥笑。還要先救那康建的官節信行。方才應許。白公子道。二百兩銀子倒也不妨的。救康建的官節信行。須得□(先)與那

商人說知。我刻下就去。你聽我的信息便了。那白公子說話之間。就來到那商人□□□。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那商人說。不妨。目今按察署中。有我的表弟。現管刑名。我當下寫一封字去。叫他務期保全康建的官司。易如反掌。字去之後。等了幾日。果有按察司的駁查的文書到來。方去再說親事行聘如何。白公子聽說此話。甚是妥當。二人對坐飲酒。當下就取過筆硯。寫了一通書札。着人逕投按察使司去了。那商人說道。我因這幾日有事。目今有一隻洋船起身。少兩個人照管。昨日薦來兩個人。不得妥當。急等用人。洋船起了身。就沒了事了。白公子一聽說用人的話。就說道。現有兩個妥當人。何不叫他前去。商人說。那兩個人。白公子說。就是昨日謀害姜某他父子二人。用他跟洋船出去。他又蒙情在外。或是三年。或是五年。家中的官司完了。就是他回來。也彼此無事了。且聽下回分解。

話說白公子將話說完。商人說道。既然宋家父子二人妥當。何不將他叫來。白公子當下着人將宋家父子二人喚到。說知此事。二人皆都願去。在宋家老兒心裡。願去是希圖銀子。在宋上門心裡。願去是有謀害的官司。所以父子二人概〔慨〕然應許。當下兌了身價銀兩。明日起身。不題。且說白公子見事完畢。告辭回家。着媒婆傳說與康夫人如此這般。令他靜候佳音。果然不幾日。有按察司的文書下來。正查康建一案口供虛實。立提犯人赴司親訊定奪。這一章文書行到縣裡。書役傳說。如風貫耳。城市鄉中都傳說康建的官司反了。也有說上天有眼。那人不是康建殺的。也有說知縣定了案。不過是上司要個使。七言八語。衆口紛紛不一。這個信就傳於康家知道。知是那商人的官節。再說那

商人聞知按察司的駁文到來。就要叫白公子往康家說親。不料天有當時的陰晴。人有當時的禍福。忽然從外有一人來到。說昨前起身的那隻洋船。行到江心。忽然狂風大起。巨浪丈餘。連船帶人。盡淹沒於江心之中。惟小的一人。沒在船上。因此逃回。不得不據實稟明。那商人聽說失了洋船。就吃了一大驚。遂飲食不進。抑鬱成病。臥床不起。白公子聞知此信。即刻前來問道說。失了洋船。亦是大爺財運不旺。猶幸宋家父子一時淹死。這桃園中殺人的官司。今日咱都沒事了。商人聽說此言。心中好生不樂。復轉身去。臥而不聽。白公子看見這等光景。也就不辭而去。至於康家的親事。也擱過一邊。且說那商人自得病以後。服藥總不見效。飲食日減。命在旦夕。也是那白公子活該出首償命的日期。那商人就忽然想起一件心事來。說道。我平生所爲。非不端正。因桃園一時做錯。遂傷我洋船一隻。論吾之生死。命之大數。但白公子圖財殺

人。理應償命。即今日宋家父子死在洋船之上。亦無非神鬼所差。人船並亡一處。分明是連環報應。我今日不把白守義出首償命。几(死)後亦有愧心。論到此間。悔恨無及。遂着人取過筆硯。當下寫了一通書札。叫人即速送到按察使司投遞。書中大略言。昨日康建一案。至今尚未訊出兇手。近聞康家桃園對門。有一白守義者。其人即姜家苦主之敵也。應否緝審。黑白分明。而鑒衡亦覺不爽。此書投至按察司署內。轉交刑名師爺。復又回報了商人。說是書札已經投遞。誰想那商人聽說書已投到。遂仰面笑了一聲。就嗚呼哀哉而亡。且自不表。再說那刑名拆開了書札。見是如此這般。即刻稟大人。言昨前駁查康建一案。兇手未得訊明。事關考程。明日提出康建。問他鄰舍對門的姓名。立時着人拿到。察其容色相貌。以嚴刑威之。兇手自出矣。果然到了明日早堂。立提康建一案。親訊各班人役禁卒。將康建帶上堂來。別的並不追訊。將

他鄰舍對門的姓名。開錄飛截火票。立拿到案。那心裡無事的。雖是驚慌。面目並不改色。及至看到白守義的面目。臉黃眼眊。手色(足)失次。言語無倫。爲大人的察言觀色。就把別人喝退。獨把白守義上了五刑。夾把起來。白守義年幼本來是吃扒錢的一個毛雛。如何抗得這宗大刑□(具)忍受不過。遂一一將殺人的情由。招在自己名下。於康建毫不相干。當時畫了罪押。把白守義監在牢中。以待秋審。遂吩咐開了康建的肘鎖。令地保具結。領去安業。遂又條奏那知縣斷獄不明。罷職摘印。髯翁有詩爲證。

湛湛青天不可欺。　存心默默有天知。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待來早與來遲。

四句常言敍過。却說那康建蒙大人的天恩。獲住了殺人的兇手。釋放還家。衆人見康建出來。也有觀望的。也有賀喜的。及至來到桃花園間。

舉目往對門一望。說道。白守義。我招你這個狗男女。我與你素日無冤。爲何你殺了人移禍與我。幸而上天有眼。可見殺人的竟得償命。衆街鄰見拿了白公子。又見康建回家。一齊向前叩問情由。康建對衆人說了一遍。遂即進了桃園。康夫人早已出來迎接。夫妻兩個相見。猶如南柯一夢。也有衆人隨他進去的。舉家重復聚首。又有鄰舍故交在旁。好生歡喜。思前想後。忽又放聲的大哭。親友鄰舍無不落淚。你說康建哭了幾聲。猛然睁眼一看。說道。我康建既然招了殺人的罪案。如何忽而開放到家。莫非是南柯一夢。康夫人說道。不是做夢。是眞正回家。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編桃花艷史卷五終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六

第十一回　康老翁問疑省難　螃仙子[1]桃亭餞別

話說衆鄰又解勸了一人。康建方才住聲。衆人慢慢散去。你說那康建見金桃兒不是閨女的形像。遂問道。咱女兒的婚姻已成了麼。康夫人就把這李輝枝和那螃仙姑相遇的姻緣。及二人當日當□在亭子上看見殺人的情由。對門白公子替那商人謀親。仙姑叫許他親事。才得打救活命。後來仙姑作媒。把金桃兒許配了李相公。一五一十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正說話間。李輝枝進了門來。見了康建納頭下拜。康建一見李相公如此行禮。就知是門婿到來。連忙讓坐。坐定。康夫人就要治辦酒飯。忽見一位侍女走來。說道。仙姑叫我來請康大爺前去飲酒。這康建正要問那仙姑的來由。因李公子到來。訴說了那衙門許多的

故事。所以把問仙姑的意思。且擱過一邊。及至聽說仙姑來請。並不追問情由。遂同李輝枝跟定了侍女。來到園中。見一華彩水門。進去有三間大廈。光華奪目。那仙姑出來。觀看二人走至屋裡。讓康建首坐。這康建想起夫人之言。向前致謝了仙姑。仙姑供上了酒饌。與康建賀喜。康建復又致謝了仙姑。康建說道。老兒厚蒙仙姑神佑。得留餘年。恩德如天。尙未報答於萬一。今日怎敢先勞仙姑置酒相待。仙姑道。薄酒粗肴。何足掛齒。今日爲你的災星已退。特地請來敍談賀喜。康建道。仙姑你幾時來居此處。仙姑道。自從老翁那日遊螃蟾山。蒙你見愛。折了一枝回家栽種。我原是螃蟾山那株金桃。前世與李相公有姻緣之分。所以來居恩公園中。與相公配合佳偶。當日白公子同謀殺人。我與李相公其實相見。但爲你災星顯露。故不敢一時解救。後來白守義替商人謀親。原是我叫老夫人許他。以便解救你的性命。至於同謀殺人的父子。

二人已淹死於大海心中。那洋船就是商人的洋船。那宋家父子也是白守義雇覓的。那商人其初打通了官節。原爲求親救你而設。到後來洋船已失。因得大病。就回轉心意。說白守義行奸殺人。誤坑民命。理當和你償命。遂又寫了一道書字。投送上司衙門。才把白守義拿得到案。也是你的災星已退。合當還家。那金姑娘與李相公成爲夫婦已有年餘。目下丁卯鄉試臨邇。明日置酒於桃亭之上。一來賀恩翁之喜。二來給李相公送考餞行。三場已畢。自有佳音。那時再爲慶賀仙姑這一席話。康建才知〈知〉這□（被）寃的實情出若（苦）的始末。遂又向前致謝不一。你說那康建雖是歡喜蒙情。終是心中有些疑惑。仙姑見他眼中不住的四下裡觀看。情神又有些恍惚。仙姑道。恩翁。小仙原是多年得道正果的仙女。並非妖邪之類。勿得猜疑。康建道。仙姑說那裡話來。我康建死而復生。原蒙仙姑的正直慷慨。豈有以妖邪反待仙姑之

意乎。二人說來說去。直至更深夜靜。方才告辭而去。一夜無話。到了次日。那康建就置辦下美酒盛饌。陳設於桃亭會上。一來請仙姑飲酒。二來給李門婿送考。闔家大小同坐於桃亭之上。舉杯相勸。飲到中間。那仙姑遂開口吟詩二句。詩云。

今日桃亭賀醉翁。忽然一陣桂花風。

李輝枝聞聽仙姑吟此二句。遂開口回答二句。詩云。

倘然登得金榜轉。亭畔金桃掛彩紅。

話說二人咏罷了詩句。大家又舉杯暢飲。興盡方罷。書要剪捷爲妙。後來李輝枝果然中了丁卯科二十七名舉人。是歲又雙生二子。這且不表。單說那白守義拿到監中。到了秋審。即行正法。他那兩個混賬老婆。也就各自改嫁別人去了。這也不在話下。到了明年。李輝枝上京會試。那仙姑又囑托道。你上京會試。倘得會上有官便奏。失官便辭。也不必

着人南來搬取家眷。等你自京都回來。再作區處。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螃仙子」原作「螃蟾山」，據書前目錄改。

第十二回　見世事去官辭祿　聞仙論悟道歸山

話說李輝枝那日到了他自已的家中。見了哥嫂。說。我不日上京去會試。行李盤費俱已完備。不必掛心。我中與不中。先有回信到來。兄弟二人又敍了敍話。不過說些路途小心。到京去應試。不可掛念家務的話。李輝枝辭別了兄長。仍然來到他岳丈家。打點行李起身。那日天氣晴朗。又是良辰。遂着人擔着行李。大家遠送。自不必說。這李輝枝曉行夜住。那日就來到京城以內。看了一座店房住下。等到會試之期。提着文具進場。三場已畢。又中式第十名進士。是歲等候殿試不第。復候挑選散進士。但凡會場中式十魁中者。即以知縣任用。舉場中式十魁中者。即以教授職用。且話李輝枝中式第十名進士。人品美麗。年力精壯。及至到了挑選之期。有一吏部左侍郎張耀德。見他人品端方。年力精華。

遂有羨慕他的光景。欲待留他做京都的首縣。現今又無缺分。欲待發往外邊州縣任用。心中又不願意。遲了幾日。將別的進士舉人盡皆發落。惟留下李輝枝在京都試用。有缺即補。且說李輝枝生的本來標致。又値年少登第。心中如意。春光顏色面目上更加十分的美麗。所以張吏部一見。就如南風拂面。溫氣異常。遂起了一片羨慕之想。雖是時常與李輝枝見面。又不便留他酒食。又不能說些別話。住了幾日。心生一計。把本京的知縣正往外邊知州。遂將李輝枝任補。明公。京都城中就是老練的宿官。尙且不能勝任。那有年少初任。就有此等的美缺。就是費多少銀錢。求多少人情。猶不能得。這李輝枝首任此缺。竟這等容易。可見當今世事。文武場中。大小仕路。儘有終身不得遇合者。儘有上人見喜得爲宦官者。你說這李輝枝自上任之後。不時的往張吏部衙門請安。那張吏部也不時的留席飲酒。不知不覺三月有餘。那一日張吏

部因上朝回衙。獨約李知縣飲酒。那李知縣尚未赴别處請安。欲待面辭。又不敢出口。遂勉强隨着張吏部來到衙門。入進書房。不用從人伺候。喚出兩個侍女勸酒。你一杯。我一杯。吃了一天。到晚把一個小小的知縣灌了個酩酊大醉。你說張吏部這個老畜生。見李知縣酒厚。遂退去了侍女。向前調戲。說道。李貴縣。你的才學在縣官之首。你的容貌也就(在)縣官之上。所以本部甚是敬慕。李知縣聽說這話。睜開醉眼答道。大人休得過將(獎)取笑。敝縣年幼無知。得蒙大人薦拔。畢生難忘。張吏部又心生一計。遂口問道。凡人貌美者主淫。不知貴縣也好色否。李知縣笑了一笑。說道。美色人人好。不可胡亂淫。張吏部只當他說的有心之談。又向前戲笑道。我今日愛上你的美色。也不敢胡亂行淫。望貴縣容納。說話之間。就抱住李知縣親嘴。李知縣用手推開。决不允從。反把那張吏部將古比今說了一遍。也顧不得醉後失儀。奔奔蹌

蹌。並不辭別。出往回衙去了。那張吏部見他醉怒而去。恐怕事情敗露。即晚議出一條貪酒誤公的緣由。理合罷職摘印。那李知縣到了異日。見有公文賫至。罷職摘印。情知是吏部所爲。並不分辨。因想到做官一道。一則會逢迎。二來又得銀錢使費。甚至下流之人。非認于伯。必走兎穴。可見古道無存。不如歸家。高尚其志。以了餘年。論至其間。遂收拾了行李。雇了幾輛車子。就回蘇州而來。一路上曉行夜宿。不知不覺走了月餘。來到自己的家中。大小人等互相問候。這李輝枝將上京得中。及挑選做官罷職摘印始末的緣由。細說了一遍。言朝中多是貪官污吏。並無文士良臣。從此永不出去做官。在家爲民。以完終身。話不可重敍。

且說李輝枝自從來到家中。兩月有餘。逐日與蟧仙姑金桃兒酌酒咏詩。聲應氣求。恩愛如山。忽一日。見蟧仙姑兩鬢蒼白。朱顏非昔。李輝枝驚疑不止。向前問來。仙姑昨日是月中嫦娥。今日忽然是老嫗的模樣。

小生甚是不解。仙姑回言答道。相公你有所不知。人生難留青春少。花開能有幾日紅。咱二人的姻緣已經滿訖。吾亦年老。意欲歸山復位。辭別相公而去。倘日後相會仙奴。前往螃蠵山見了金桃。就如見我的一般。今日也不用餞行。我進去辭別康家夫婦二人。就此而去。說話之間。只見他老夫婦和金桃兒一齊走近前來。見仙姑如此模樣。無不驚訝。及至問其詳細。那仙姑一五一十又說了一番。衆人留戀仙姑。無不落淚。仙姑又說道。你看這一棵金桃。當下葉落花殘。亦不能久戀。此處闔家正在桃園中敍話。忽見仙姑房中火起。衆人一齊前來救火。及至到了跟前。並無失火。急回來尋找。仙姑早以駕雲而去。金桃已枯。門舍盡無。髯翁有詩爲證。

功名富貴眼前花。　旭日方升轉瞬斜。

堪笑愚氓不醒事。　看那紅花墜白葩。

又有一首詩。單道仙姑辭別而去。再不得相見的光景。

仙姑原是金桃仙。　修煉螃蟮千百年。
投桃報李恩情滿。　大去無歸何日還。

話說這仙姑自去之後。李輝枝如失了珍寶一般。逐日裡想念。寢食俱忘。又想仙姑臨行辭別的話來。人生難留青春少。花開能有幾日紅。想來想去。自己叫道。李輝枝。你生在世間。富貴功名盡皆閱歷。既然無心功名。又不能永留人世。長生不老。何不也隱居深山。飢吃松柏。喝(渴)飲淸泉。無憂無慮。豈不樂哉。住了幾日。就和金夫人論及出家一事。說得甚是淸高津津有味。這金桃兒雖係年少的婦女。天生的性情本不俗氣。及聽此言。情願同入深山。李輝枝見金夫人志同心同。決欲要從。遂擇了吉日。置酒設宴於桃亭之上。特請哥嫂前來。大家一同坐席。酒至數巡。李輝枝開言說道。今日設酒。非爲別事。吾有雙生二子。

皆係康岳父看成。康岳父現今乏嗣。我意欲將此二子分康李二姓。兄嫂以爲何如。兄嫂答道。此等議論。甚是妥當。李輝枝將二子喚到面前。長爲李康寧。次爲康李嗣。李康寧着兄嫂領去。康李嗣即留在康家。酒席一散。到了次日。就不見了李輝枝他夫妻二人。桌子上留下一封字。無非是不在世俗。同志入山修行的言語。也不知踪跡下落在於何山。後來這兩個兒子盡皆成名。康李兩家永爲至親。好不周全人也。自始至終。又有西江月一首。

萬惡淫爲首。淫極自殺身。勸君家自思忖。切莫貪淫昧良心。

心中莫如冰□。□□修仙□道人。

新編桃花艷史卷之六終

思無邪滙寶 ㉓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歡喜緣」

「不題撰人」

《歡喜緣》出版說明

《歡喜緣》全稱爲《第一奇書歡喜緣》，此書爲吳曉鈴所有，近年方見錄於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及北京《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中，書無刊本行世，所存者爲手鈔孤本，且可能爲原稿本，彌足珍貴。首葉首行署「第一奇書歡喜緣」。次爲「目錄」，共十二回，回目爲對偶駢句。目錄後有作者序，自稱「寄儂」，云讀書之暇，好爲無稽之談，又喜風流韻事，遂撰是編，不避淫褻也。第二葉起爲正文。正文半葉約廿三行，行約卅字。分回不分葉，全書計卅四葉。抄本完整，僅末頁第五至第九行中間破損。回末結語各不相同，如謂「都在下回接演」（第三回），「且候下文再講」（第四回），「且候下次再表」（第六回）云云；第八回結束時謂「請看九回，便見分曉」。各回回末記該回字數。

此書原無句讀，且無他本可校。此次文字句讀整理，不出校記，僅以校勘符號標示。至於若干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彎」作「灣」，「扛」作「抗」，「酥」作「蘇」，「倒」作「到」，「裡」作「里」，「站」作「跕」，「桌」作「棹」，「乾」作「干」，「擒」作「禽」，「方」或作「放」，「腫」或作「瘇」，「現」或作「見」，「和」或作「合」，「很」或作「狠」，「睬」或作「採」，「長」或作「常」，「癱」或作「攤」或作「灘」，「待」、「帶」或作「代」，與「魚」、「漁」不分，「子」、「了」不分，「道」、「到」不分，「般」、「班」不分，「相」、「像」不分，「曾」、「會」不分，「返」、「反」不分，「人」、「入」不分，「此」、「比」不分，「折」、「拆」不分，「屈」、「曲」不分，「奈」、

「耐」不分，「得」、「的」不分，「即」、「既」不分，「記」、「計」不分，「寇」、「冠」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已經」作「已竟」，「囉嘍」作「羅婁」，「矇朧」作「朦朧」或「濛朧」，「按察」或作「按查」，「急忙」或作「極忙」，「雞巴」或作「雞八」或作「吉八」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作者寄儂無考。書中「兩個鐘頭」、「三個鐘頭」、「十二點鐘」等說法，又謂「自從子夜肏至卯末辰初，約莫七八個鐘頭。」可知計算時間已以「鐘頭」爲單位了，這大概是本世紀初的事。上文提及書中每回末皆標明字數，或用傳統數目字或用阿拉伯數字。書中又用「原世界事不開端原不要緊」（第二回），「防免作胎之藥」（第八回）等語詞，又「呵」、「嗎」、「啦」、「呢」等語助詞甚多，故疑爲清末民初之作品。此書前序謂寫此書「只圖酣暢」，第十二回末又謂「可見功名富貴於床第求之，正自易易也。」全書沒有甚麼道德教訓之字眼，沒有因果報應的結局，只是赤裸裸地縱慾，也許已是近代人的想法了。

* * *

《歡喜緣》共十二回，其故事梗概如下：

南朝齊梁時，姑蘇楓橋有漁户張通，妻趙氏，獨生女可兒。可兒十三歲，張通去世，母女相依爲命，因漁具損壞，趙氏憂苦致病，可兒終日啼哭。……老虔婆假意延醫相助；趙氏死後，又助理喪事，遂將可兒拐至妓院脅迫接客。可兒但求賣笑不賣身，虔婆權且應允。稍久，施計令一富家子將可兒破身，可兒遂適應煙花生活。

一日，可兒與娘姨赴靈巖山古寺拈香。方丈愛雲誘其至密室交歡，娘姨被逐回妓院。虔婆

告官無效，氣憤而死。可兒留置寺中，復與愛雲之六孌童雲雨爲樂。

按察史李紀澤聞愛雲寺中常窩藏婦女，親往搜查。攜可兒回府，納爲妾。可兒勾搭馬夫得貴。事發，赤身被趕出家門。至一廟中，被乞丐所姦。後可兒應允賣予杭州富户崔公子爲妾。

崔妹粉英與表兄小吳有歡情。小吳貌美似女，崔又與其龍陽。小吳欲染指可兒，設計讓崔家兄妹亂倫。崔又購得月賓、亭亭、黛痕三小婢，七人極盡肉慾歡情。

東鄰有美女柳依依，小吳扮女裝勾引成歡，崔亦分得一杯羹。粉英喬改男裝會名妓瓊仙。醉中，爲瓊仙姘頭黃二郎偷姦。後崔娶依依爲妻；粉英招贅小吳。又購孌童玉奴。衆人長枕大被共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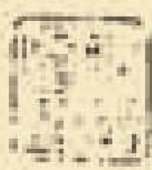
某日。依依與可兒被二賊擄至山寨。玉奴閒遊至一營壘，巧遇陳籛將軍，因美色得寵，補爲參軍。陳籛移師江北時，二賊率衆劫掠崔家，擄走粉英等四女；嘍囉們姦死小吳。崔僅以身免，覺人生無常，遂遁跡空門。陳回師擊破山賊，得六女。陳父稱帝，一年後禪位，陳籛立粉英爲正宫；依依、可兒爲東西宫貴妃；玉奴封公爵。陳死後，玉奴率亭亭、月賓、黛痕等出宫，仍不時入宫侍寢粉英，得其豐賞。

第一奇書歡喜緣

目錄

奇儂讀書之暇，好為無稽之談，而花月因緣，風流韻事，尤多屬意。無如有情者難成眷屬，佳麗每離聚不常。奇想所匈，遂成是編，縱筆直書，只圖酣暢，閱淫淫褻，所不計焉。世之曠達君子，有能諒之否？炫齋敘　肩兒壺棄乎哉

第一回老虔婆假意撫孤寒　萌女無心陷坑巷



話說南朝齊梁時代姑蘇為吳東之鄉在楓橋左近有一漁戶姓張名山
通娶妻趙氏老而無子只生一女名叫可兒生的秀媚無比這一年可兒長
到十三歲張翁患病竟自死去剩下母女二人靠着打魚為生那時兵荒[illegible]
地獄般繁重他等漁戶每日均納稅課三千文恰巧張家的打漁網兒
偏偏壞了卻又湊巧那隻釘補的船又自壞了趙氏不肯空交[illegible]便
不打魚在岸上搭了席棚搭且度日趙氏已是六十將近之人經不得風霜
也就病了在牀一臥可憐無錢買藥只是終日啼哭看看日重一日恰巧這日
可兒正在啼哭忽由外面走進一個婆兒問了姓名原來這婆子是個着名馬泊六
積世老虔婆往常已經可兒看在眼裡今日打此經過恰聞得哭聲兩步進
來打探動靜當下說道老娘請教竟心代我給你請醫調治你在蘇州打聽
誰人不知我寶善人家可是姑娘你今年幾歲了可兒說道我十三了恰世道
好個聰明孩子這樣死我了說着掏出十兩銀子遞與可兒趙氏此時看這樣頭兒
婆子說道跟俺小孩子家未必知到醫生去處我陪老身走一遭道聲你去便
了說着起身而去去有三刻便同個醫生來診了脈只說了個病重的根胡
亂開了方子拿了兩錢便自走去這裡又央婆子打藥四樣可兒煎好趙氏吃了倒然
不好那知三五天竟自長逝可憐伶仃的孤女持着這大數束手無策正自守屍而泣
恰巧婆子走來急忙前往可兒便出買了衣衾棺木請僧眾就河邊誦經
超度三天又抬到義地上埋了此時誰知道的都替可兒擔着鬼心那知的留個
不說退了義眾當下那婆子說道姑娘他一個女兒家在河邊住婦人
無親可投依我之見便到我家胡亂過一夜吃可憐了前擠[illegible]

歡喜緣正文首頁

到夜侍臣已脫衣上床，傳見將軍的大雞子又硬又粗，甚是歡喜，今見雨花亭
亭來將送了過來，將軍將龜頭直頂[illegible]過花心，可以實將過邊
我心肝，弄了乒乒乓乓，美得可愛，不禁叫爽，陣陣狂兩雙乳了，不勝不消
說保保，從此疲，且要三人以淡美滿，奶不出，兒將要以爾等去，以變方法了好
些，四人歡樂一番，雀公子之所拙矣。以上痛哭磕頭同
雀公子方知此處雲游去了也。莫都痛哭將軍
向知不願勸慰，將錦書送出之后，將軍因無善處
雲明之親，立將美姑振作了正宮矣。大臣[illegible]
將府故絕大歡，八音等等也自高興作[illegible]，保全謝月
做了五好何等，此是善而以之不能定，叢德因而將軍[illegible]發以下[illegible]民
之家也，到[illegible]此上仍是長枕大被同床歡樂，後來陳將軍之父母了[illegible]
帝將軍偏住東宮，不止一年，皇帝不[illegible]，據候在子活將[illegible]，便做了[illegible]帝
那時因此都美姑仍冊封正宮娘娘，依依可見，東西宮[illegible]妃子所以所有易[illegible]
之[illegible]寶爵，都[illegible]是陪伴皇帝，逍遙取樂，亭亭之天，仰承[illegible]得[illegible]
來快活，直至天子寫傳王[illegible]方[illegible]享亭，望宗等至[illegible]別依定其同樂矣
況在盛年[illegible]閑，禮教[illegible]不足[illegible]，更惟[illegible]才柳[illegible]不同[illegible]享五以福，[illegible]
將書從至此[illegible]告一結束，可見功名富貴[illegible]之[illegible]
易也　[illegible]

歡喜緣末頁

第一奇書歡喜緣目錄

校記

❶「爲雲爲雨」原作「爲雨爲雲」，據第六回正文回目與內文改。

序[1]

寄儂讀書之暇。好爲無稽之談。而花月因緣。風流韻事。尤多屬意。無如有情者難成眷屬。佳麗者難聚一堂。奇想所幻。遂成是篇。縱筆直書。只圖酣暢。間涉淫褻。所不計焉。世之曠達君子。自能諒之。冬烘腐敗。庸免唾棄乎哉。

校記

❶「序」字原無，編者所加。

第一回 老虔婆假意撫孤寒 小弱女無心墮柳巷

話說南朝齊梁時代。姑蘇爲魚米之鄉。在楓橋左近有一漁戶。姓張名通。娶妻趙氏。老而無子。只生一女。名叫可兒。生得秀媚無比。這一年可兒長到十三歲。張翁患病。竟自死去。剩下母女二人。靠着打魚爲生。那時兵戈滿地。賦稅繁重。他等漁戶。每日均納稅課三二十文。恰巧張家的打魚網兒偏偏壞了。却又湊巧那隻釘補的船又自壞了。趙氏不肯空交魚稅。便不打魚。在岸上搭個席棚權且度日。趙氏已是六十將近之人。經不得愁苦。也就病了。奄奄一息。可兒無錢回(買)藥。只是終日啼哭。看看日重一日。恰巧這日。可兒正在啼哭。忽由外面走進一個婆兒。問了姓氏。原來婆子是個著名馬伯六。積世老虔婆。往常已將可兒看在眼裡。今日打經過。恰聞得哭聲。因此進來打探動靜。當下說道。

老嫂。請放寬心。待我給你請醫調治。你在蘇州打聽。誰人不知我賈善人家。可是姑娘。你今年十幾歲了。可兒說道。我十三了。婆子道。好個聰明孩子。疼死我了。說着。拿出十兩銀子。遞與可兒。趙氏此〔時〕只有磕頭而已。婆子說道。想你小孩子家。未必知道醫生去處。索性老身走一遭。替你去便了。說着。起身而去。走有片刻。便同個醫生來。診了脈。只說了個病重的狠。胡亂開了方子。拿了馬錢。便自走去。這裡又央婆子打藥回來。可兒煎給趙氏吃了。依然不好。那上三五天。竟自長逝。可兒伶仃弱女。猝遭大故。束手無策。正自守屍而泣。恰巧婆子走來。急忙勸住可兒。便出去買了衣衾棺木。請僧衆就河邊誦經。超度三天上。擡到義地上埋了。此時知道的都替可兒壞(懷)着鬼胎。不知的。那個不說婆子義氣。當下葬埋已畢。婆子說道。姑娘你一個人還能在河邊住嗎。你又無親可投。依我之見。便到我家。胡亂還有飯吃。可兒思前想後。

只得如此。當下謝了又謝。便收拾一應傢俱。隨了虔婆。逕向他家而來。到得門前。便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人。和婆子打眼色。可兒已是納悶。進得門。走過幾個院落。來到一所深邃院子。早有許多花朶般的女子迎了上來。向婆子或叫嬸娘。或叫姑母。其稱不一。都在破瓜年紀。衣服華麗。舉止妖嬈。見了可兒。無不評頭論足。可兒正在莫明(名)其妙。只見婆子發話道。姑娘你媽也埋啦。你也來到這裡了。可是你知道我是作什麼的嗎。實對你說。我這裡就是勾欄曲院。千不該萬不該。你自己不該來到這裡。既到此處。別無話說。你也是個明白孩子。不用我費話勞神。從今後。習學彈唱。接客留人。好吃好穿。我決不難爲你。你要有一點含忽。(糊)你來看。說話之間。便將皮鞭拿下。便等可兒回話。比時可兒如夢方醒。痛哭不已。虔婆大怒。過來便打。衆姐妹作好作歹。將可兒簇到一間屋內。連忙勸道。姑娘你不要哭呵。已舊是已舊了。何必自

找苦吃。可兒一想也是道理。二返來到虔婆屋中。拭乾眼淚。說道。從今後。應酬客人。但是不能過夜。俟有從良機會。不可攔我贖身。虔婆一聽。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連忙帶笑說道。我說你是明白孩子。果然不錯。就依你便了。於是將可兒修飾的花明柳媚。便做起送舊迎新的勾當來了。也是可兒相貌出衆。性格溫存。不上兩三個月。芳名便自大噪起來。富商大賈誰不垂涎。幾番婆子欲要梳攏。可兒只是不依。虔婆靠他賺錢。也不敢深拂其意。便緩了下來。這天可兒侑酒回來。帶些醉意。時當炎夏。天氣燥熱。可兒叫娘姨去澡盆內放些水。寬去衣服。沐浴一番。酒興朦朧。春懷駘蕩。不免有些情動。乜斜杏眼。軟癱在天然椅上。也未穿衣。便自昏然睡去。猛可地。帳後轉出一人。睜眼看時。却不認得。只覺眼波流媚。軟款動人。赤着身體。走向前。便將可兒抱住。此時可兒欲待聲張。已來不及。說不盡半推半就情形。那人去陽物上抹了唾沫。分開玉

股。去緊暖香溫去處。只一項。便連根搠了進去。欲知可兒後事如何。且待下且(回)分解。

話說可兒酒醉醺醺。四肢無力。半推半就。只索由了那人。可兒初次破身。經不得大抽大送。起初乍一揷了進去。還咬牙忍受。後來風狂雨驟。實是疼痛。便央告起來。那人不聽。越發狠幹。又弄有片時。可兒覺着不甚疼痛。有些意思。便放開手。由他擺佈。越弄越覺歡暢。春興勃發。止不住心肝亂叫。那人愈覺動火。更加用力抽送。肏有兩個更次。牡丹露滴。方才住手。却說這人。是一位豪華公子。姓何名鍾秀。是當地一個富戶。久仰可兒之名。屢思一親薌澤。雖是梳攏有心。只是可兒留髡無意。遂與虔婆商量。計誘可兒。恰巧公子有江北之行。事遂中止。目今回來。當下便差人向虔婆知會。命伊依計而行。當晚酒飯中。俱下了春藥。賺可兒吃了。趁出局之會。將公子請來藏在床後。因此可兒穩穩當當到了

公子手中。可是止這一次的纏頭費用。也就不下三五百金了。再說公子㑚完。爬在可兒身上。將底裡情由。備悉說知。木已成舟。也就是隨遇而安而已。原世界事不開端原不要緊。可是一要開端。再要守住。却是不能的了。當晚。公子將可兒㑚有五六次之多。直至日上三竿。方才住手。可兒已是被翻江浪。狼藉不堪。從此公子不斷走動。可兒漸知佳趣。便揀那貌美陰巨的留了起來。後來淫興難過。遇有要好之人。索興白天也要㑚上幾回。他那玉戶。便如山陰道上。接應不暇了。時孟夏。雜花生樹。柳綠桃紅。可兒想那靈巖山是個名勝所在。要去遊玩。便同娘姨僱了轎子。直擡到靈巖山上一座古寺歇了。可兒各處遊玩一番。漸覺口渴身乏。便到寺中隨喜大殿上。燒香已畢。去方丈內吃茶。却說這個方丈本姓秦。爲現今首輔之子。披剃在此。法號愛雲。本是風流子弟出身。更兼年精力壯。相貌魁梧。性極好色。方丈中有套房秘室。地極幽秘。

裡邊一切陳設。工緻異常。無論官宦庶的婦。往往被他留住。藏在室中。盡情玩樂。也有永遠不放。也有弄完送出。婦女迫在勢力之下。只好忍辱含羞。不敢聲張。因此上。大家閨秀不知被他糟蹋了許多。當下愛雲見可兒眉彎春山。目泓秋水。丰姿嬝娜。體態嬈嬌。却似魂飛天外。便拿出全副精神應酬可兒。眉來眼去。百般勾引。用茶中間。誇說廟中古董陳設。引着可兒又在各殿遊逛一番。走來走去。來到一所套房。娘姨見二人進去。正要跟了進去。突地閃過三五個僧人。一擁齊上。揪住娘姨。喝道。何處村婦。擅入佛地。不容分說。一步一棍。直打出廟門來。撲地將山門關了。娘姨哭罵叫喊。那裡叫得開。喊叫半日。止索回轉。報告虔婆去了。這裡可兒與和尚言來語去。已打動心思。愛雲見說得入港。便道。小僧見有歡喜佛一幅。畫得極是生動。娘子敢待一看。可兒回眸一笑。兩頰赬然。說道。我正要看。說着。來到一個所在。只見小小一座暖閣。鋪

設甚是華麗。掀起繡幔看時。四面俱是明鏡。中間放一座牙床。錦衾繡
褥。一應俱全。和尚道。娘子要看佛像麼。只是天色已晚。權請住宿一宵。
夜間自有小僧倍（陪）伴。却不是個歡喜佛麼。說話之間。一張臉已
竟貼在可兒粉頰之上。可兒此時芳心已不自主。一個身子已是癱在
和尚懷中。和尚便摟在床上。替可兒脫淨衣服。可兒此時春思正濃。乜
斜杏眼。任其所爲。這和尚見姑娘肌膚油膩。有如白玉一段。（般）急
忙自己卸去衣褲。挺起七八寸長雀子。對準玉戶。只一下。連根搠了進
去。大抽大送。歡暢之極。可兒施展本領。柳腰款擺。花心聳弄。和尚更覺
痛快。一抽一送。細嘗滋味。可兒淫（興）大發。極力顛送。幹有三個鐘
頭。方才洩如注。可兒已是丟過三次了。和尚擁住可兒細問根底。方知
他是勾欄中人。當下事（完）可兒意欲下山。和尚那裡肯放。可兒無
法。只索由他。盡日在山中取樂。這且不提。再說娘姨回到家中告之

(知)虔婆。虔婆吃驚不小。欲待自行上山索討。又恐反遭毒手。只得連夜寫了呈子去縣中首告。不想蘇州閤省文武大僚。都同和尙來往。夤緣巴結。只求和尙在父親處說好話。那個却敢得罪於他。何況一個縣令。當下收到狀。擊鼓升堂。不問情由。五十大板。打得婆子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胡亂問成誣告罪名。一面枷釘在衙。不上半月。竟自急氣交加。嗚呼哀哉了。回文再說可兒這日。因爲和尙下山。自己無聊。在花園散步。猛可的踱過六個沙彌。一擁上前。將可兒按在地上。扯脫褲子。六個人輪留(流)着肏了起來。約莫有三五個鐘頭。方才住手。可兒被肏。渾身癱軟。不能行動。衆人將他擡至寢室。可兒知此六人都是和尙孌童。又兼貌美。便自心肯無話。可說愛雲回來。免不得又肏。可兒陰戶已腫。難禁大肏。和尙不知就裡。依然恣意交歡。可兒免不得呻吟哀告。和尙問其原故。可兒推說受風陰腫。和尙便住手。去尋那六個沙彌。作

後庭之戲去了。從此可兒又添了六個生力軍。日日不得空閒。好不自在。也是活該有事。偏偏出來一個按察使。少年科第。喜事生風。出。牛犢子不怕虎。此人姓李名紀澤。字表立人。其妹現爲貴妃。極蒙宸寵。小李年紀不過二十五歲。面龐俊俏。性格風流。這日按臨蘇州路上。早已聞得愛雲之事。便就靈巖寺去拈香。少不得方丈待茶。談話之間。霍地一個女子從閣子閃過。立人便問。寺中何來女子。愛雲推說無有。立人不信。隨命跟隨差弁嚴〔加〕搜查。一聲令下。早由閣子內。將可兒拖出。立人哈哈笑道。大方丈。你還抵賴麼。吩咐從人將女子帶回公館。並令愛雲聽候發落。說罷。出門上馬。而愛雲也自着忙。急備物事。打點人情。虧得立人喜愛可兒。留在衙內。便不追究此事。愛雲知是皇親。也自無法了。立人自從一見。便如勾魂攝魄一樣。當晚睡在一處。說不盡山盟海誓。便納做小星了。一個貪他富貴。一個愛他容顏。無如可兒溷跡煙

花亦成習慣。每夜定有驢一般的物事伏侍他。到得廟。廟和尙陽物又大又能耐久。加上六個沙彌人人狠幹。何等快活。如今嫁李按察。却是能看不能吃。那待幾天。可兒便不耐凡(煩)起來。這天。按察出門拜客。可兒信步走至花園。只見荷池內一個人拉一匹白馬。正自洗刷。那馬乃是李立人心愛之物。那人便是馬童得貴。爲人聰明伶俐。臉子標緻。身體雄壯。粉團似的臉。脂油樣的胳膊。日光之下。映出紗褲裡驢一般的陽物來。可兒一見。那裡還能自主。言語之間。逗動芳心。免不得風言風語打動於他。那馬夫好不知趣。也用些言語撩撥於他。可兒忽地一看那馬。見是一匹牡馬。便手指那馬之陽物。說道。這個東西可眞不小。可惜人的曾無如此之大具。眞可恨。馬夫一聽。那裡還能忍耐。遂答道。爲甚沒有。請你來看。說着。就掏出雀子。挨上前來。可兒一見。如得至寶。急忙摟住道。親爸爸。愛死我了。於是二人偎<偎>傍來到幽僻之

處。靠着那軟茸茸芳草。便𠋫了起來。說不盡濃情美滿。魚水之歡。幹有兩個鐘頭方才住。從此無人之時。二人便自歡會。丫鬟僕婦得了他的銀錢。那個管他閒事。因此越弄膽子越大。後來竟生出一場禍事。欲知禍事怎樣。靜〔候〕下回再演。

校記

❶「爲」原作「因」，「因」原作「爲」，據書前目錄改。

却說可兒這日合當敗露。李按察睡至半夜忽然驚醒。急喚可兒時已然不見。却聽得隔壁屋內有雲雨聲音。急忙下地來看時。借着月光看個正着。却是馬夫將可兒按在羅漢椅上大肏之下。登時氣破肝膽。一聲斷喝。闖將出來。馬夫急忙奪路跑去。可兒這時只好跪在地下。苦苦哀求。按察也不發怒。當下將他脫了乾淨。赤着身闐出門外。且喜這後門外有個廟宇。並無僧。當下可兒精着身子來到廟裡。尋思無路。正在啼哭。不想警(驚)動一人。原來這廟內住着一個乞丐。這夜正在熟睡。猛可的被哭聲驚醒。睜眼看時。却是一個赤身露體的女子。便過來解勸。問明備悉。可兒不便實說。只說姓王。被大婦不容。昏夜之間趕了出來。那知乞丐暗懷歹心。趁可兒不留神。一個虎撲。將可兒仰面撲在

地上。隨即用身壓住。挺硬的雞巴。便去小屄裡𡱂將進去。可兒滿心不願意。然而身不由己。只索由他。且落得一陣快活罷了。𡱂了一番。向可兒道。我一個乞丐。也養活不起你。現今杭州有一個富戶公子。姓崔名隆。今番來到蘇州。特意選買美女。明天你充作我的妻室。我引公子來看。想你這樣美貌。不怕他不要。我既可以得些財物。你也有了安身之處。却不是兩好麼。可兒想道。却也是一妙法。終不成赤身露體。作何打算。遂應允了。說話之間。天光大亮。花子到客店中。尋得公子崔隆。說知情由。便一同來到破廟相看可兒。可兒身無一縷。好不羞慚。公子見他雪藕一般的肌膚。雲鬢蓬鬆。更顯得花容月貌。霧鬢風鬟。當下與乞丐兒言明。三十兩紋銀。人財兩交。先着人買來衣服。與可兒穿了。僱乘轎擡到客寓而來。二返命可兒從新沐浴。揀時樣衣服。從新換好。公子好不快活。到了夜晚。關上房門。可兒故作羞臊。低頭不語。公子過去摟住。

抱在懷中。臉貼臉兒。親熱了一番。急忙替他脫去衣服。早露出羊脂玉一般身子。公子又將自己衣裳卸去。掏出那八寸五六的雞巴。衝着可兒道。寶貝兒。你看好不好。可兒一見。心花怒放。那裡還顧說話。原來公子這陽物頭大而圓。稜高而厚。前半截似較後半截少粗。一把揞不過來。挺硬起來。就似一根鐵棍一般。當下抱過可兒。將藕棒似的玉腿兒。扛在肩膀以上。對準那又緊又嫩的小屄。只一下。早連根撞了進去。可兒雖經大敵。也禁不得如此狠幹。二人大肏了一回。可兒浪勁上來。爹媽亂叫。摟住公子。使勁顚掀。公子大抽大送。抽的可兒昏過去了三五回。氣力已是不支。無奈公子素有採戰之術。今天高興。便使了出了。直肏到東方大亮。方才住手。從新歇息了一回。起來盥漱已畢。收拾行李。便一同回杭州而來。迴文單說崔公子。家住杭州松木場邊。本是有名富戶。父母雙亡。尚未娶妻。止有一個妹子。年方十五歲。名叫粉英。眞是

眉彎春山。目泓秋水。膚凝膩脂。臉暈朝霞。公子有個表弟。姓吳名蕊。在無錫是有名的人家。不幸父母早亡。剩下孤身一人。因爲常州地方疏少親友。打算移至杭州。與崔公子一同住。便收拾了細軟物件。留下僕人看守房院。便買舟向杭地而來。原來吳公子年十六歲。長得又白又嫩。一雙媚眼。兩暈梨渦。行動風流。身材婀娜。未從談話。腼腆動人。一般不知就裡的。都猜他是女扮男裝。這日來到崔宅。正趕上公子不在家。〈下〉當〔下〕有人回報內宅。粉英知是表兄前來。急忙請入相見。也是因緣前定。從此便勾出多少是非風流韻事。都在下回接演。

校記

❶「遭」原作「受」，據書前目錄改。

且說粉英小姐出來相見。備說崔公子買妾未歸之事。堅囑吳公子在此等候。原來他二人從小投緣。每在一處玩耍。近日粉英姑娘知識。不時常的想那風月念頭。因見吳公子貌美。早已有心。趁着哥哥不在家。語言之間。眉目傳情。有些意思。小吳早已看透。當晚住下。次日午後。小吳便到花園散步。正走到花木叢中。湖山石後。忽然想要撒尿。舉目一望。見四面無人。掏雞巴便向草地上小解一回。撒畢正要繫褲。忽背後嗤的一聲。回頭一看。正是表妹粉英。此時喜不自勝。急忙過去。一把摟住。嘴對嘴兒咂吮一番。將小姐咂得芳心蕩漾。情不自禁。假意推拒。說道。哥哥。不得無禮。叫人看見。如何是好。公子那裡肯聽。一直將小姐抱到花廳以內。關上屋門。軟溫溫挨至身邊。說了些甜蜜蜜的話兒。便將

小姐的褲子輕輕的褪了下來。將雞巴抹好唾沫。對準玉戶。直𡱧進去。連根到底。小吳年紀雖小。他這雞巴也有六寸多長。已不算小。這姑娘情竇未經風雨。雖知此事有趣。那知破瓜的滋味。一個黃花女子。那裡架得住這大雞巴狠命的𡱧。早是落紅狼藉。血流標（漂）櫓了。公子亦（益）發高興。緊緊按住。加勁大𡱧。弄得姑娘又是哭又是笑。苦苦哀告。公子不聞不問。依然抽送。此時姑娘身靠牙床。雖要支持。無奈被他按住。動彈不得。只好由他緊一陣慢一陣。擺佈了一個時辰。方才住手。當下你恩我愛。海誓山盟。二人整好衣衫。姑娘陰戶小腫。走動未免疼痛。二人手拉手兒。出了花園。方才分手。到得夜晚。吳公子溜入內院繡房。姑娘早將丫鬟僕婦發放睡下。脫得赤條條的○（躺）在被窩中。正自等候。小吳脫去衣服。鑽入被內。溫存一晌。早又幹了起來。將姑娘玉腿分開。扛於肩上。對準花心。大雞巴一頂而入。雀頭子剛然進去。

姑娘疼得打戰。直叫。快拔了出來。原來姑娘初次開包。玉戶已是腫了。二次又肏。自然要疼。吳公子慾火如焚。那裡管他。說言未了。雞巴根子早肏到底了。姑娘萬分疼痛。只好咬牙忍受。約莫肏有千數來往。姑娘覺出舒服。便將小屄一迎一送。就合公子。吳公子知他高興。索興大抽大送。使勁的肏。又肏了一個更次。肏得姑娘要洩身了。姑娘不知。便道。哥哥。我要撒尿。吳公子知道他要出身子。越發擡起姑娘兩腿。挺着雀子頂住陰戶。加勁的揉那花心。揉得姑娘酥癢難挨。已是一洩如注。二人摟抱而眠。睡至四更。小吳醒來。又將姑娘玩了一回。趁天色未明。便回書房而來。一連住有四五日。一日也未脫空。這天。因爲一夜肏有三五次。着實困乏。一人躺在書〔房〕。昏然睡去。恰好崔公子回來。當將可兒送至後院。與妹妹見了。二人十分投緣。自不必表。再說公子聽說表弟來了。喜出望外。急忙夠奔書房。進得門來。一眼望去。見表弟小吳。

赤着嫩藕似的雙胳膊。側睡在躺床以上。那粉紅臉蛋。就像桃花一般。腰肢細弱。楚楚可憐。躺在那裡朦朧一目。春色惺鬆(忪)崔公子淫興大發。那裡顧得許多。且不驚醒他。先將房門關好。脫去衣褲。掏出腰間活寶。側身躺在小吳身後。輕輕的去替他脫那褲。恰巧小吳未繫腰帶。被容容易易脫了下來。露出羊脂玉一樣的一個屁股蛋兒。便忙去屁眼上輕輕抹些唾沫。自己的雀子上塗了許多。對準屁眼頂好。前邊用手摟住胯骨。使勁一下。肏有半截進去。小吳已是疼醒。正要翻身。公子趁勢將他壓住。使勁一下。連根直頂進了。小吳疼痛難忍。咬牙對齒。回頭看時。知是表兄。急叫。好哥哥。饒了我吧。回頭歇歇再肏吧。苦苦央求。公子不聽。越發一出一入。加勁大肏。小吳想道。我與他妹妹要好。何不趁此將他籠住。他那妹妹還愁不是我的嗎。思想至此。便咬住牙關。由他玩弄。小吳知道屁股肏常與女人一樣舒服。便向公子道。親哥哥。

好。今天既叫你給玩了。可是你要始終一樣。不要另愛他人。將弟付之流水。崔公子道。寶貝兒。我若不常愛你。另有三心二意。叫我立刻就死。小吳一聽。越發放浪。將屁股高高掀起。崔公子狠命大㚻。足兩個鐘頭。方才住手。二人摟抱廝耍。看看日落。掌上燈燭。二人用飯飲酒中間。公子高〔興〕。便又生出一個主意。欲知二人如何歡樂。且候下文再講。

校記

❶「變」原作「玩」，據書前目錄改。

第五回　將錯就錯胞兄妹骨肉敦倫　以誤順誤表叔嫂親戚交歡

且說崔公子與小吳二人一同吃酒。公子高興。將小吳抱在懷中。挨着那粉撲撲的臉蛋。親最(嘴)咂舌。小吳一手便去摸他大雞巴。那雀子早就硬了。小吳趕忙掩上房門。二人脫去衣服。一轉身。小吳就撲在公子身上。公子拿着雀子問道。說你愛不愛。小吳那裡不愛。也不回答。忙忙抹上唾沫。自己對着屁眼。使勁往下就坐。一直坐至根上。這次是二次挨肏。他那屁眼白天已是玩腫。這回又肏。如何不疼。他只是咬牙忍受。崔公子十分憐惜。說道。你要是疼。就不用肏了。小吳道。我這個屁股屬了你了。何必管他受不了。由着你愛怎麼肏就怎樣肏得了。公子聞言。更是喜愛。當下二人一邊幹。一邊用飯。飯罷。公子將小吳抱到炕上。叫他仰面朝天。分開兩腿。扛於肩上。掀起那又白又嫩的屁股。就照

肏屄一樣。將大雀子一下就肏進去了。大拉大扯。肏起活來。這一回乍肏。雖然疼痛。但是玩有半天。便已痲木。不知疼痛了。由痲變酥。由酥變癢。越癢越覺舒服。公子使勁肏時。他便舒服。親哥哥。親爸爸。高聲亂叫。略一住。便嚷難受。公子本有採戰工夫。今見小吳如此舒服。急忙找出一丸壯陽靈藥。吃在肚內。雞巴被藥一催。雀頭子膨脹。益發顯大。對準屁眼。二番揷進去。使出本事。死命狠幹。從黃昏時候。一直肏到十二點鐘。問小吳道。我肏得你好不好。小吳爬在懷中說道。舒服。眞好極了。你那雞巴稜兒。磨得我屁股眼裡又酥又癢。越使勁越痛快。雞巴越硬。逞得越滿。肏得我越舒服。從此崔公子留住小吳。因爲本事高強見天。將小吳可兒兩人玩得格外舒服。這天。小吳二人肏到高興。小吳便將與粉英姑娘之事說與公子。公子十分歡喜。當日晚間。便將小吳帶進內院妹妹門外。小吳進去自與小姐歡會。公子自與可兒大幹之下。從此

出入不禁。這天。小吳尋思一計。便對公子說道。你妹妹房中丫鬟春梅。現已被我弄上手了。此女陰戶自己能動。十分有趣。今天晚上。將你帶去冒充着我。你也嘗嘗滋味好不好。公子聞言。自是願意。當日晚間。小吳將公子安置在小姐門外。脫衣等候。他進到屋中。原來小姐的丫鬟僕婦。見主人都不禁止。便落得討好。早早去睡。不管閒事。省得礙眼。小吳來在屋中。小姐已然脫衣等候。不容分說。二人玩了一回。正玩到高興之際。忽地小吳將雞巴拔了出來。說道。我適才忘及(記)關門。待我關上。說着。急忙下地。見着公子。說明所在地方。囑咐不要說話。遂將公子換入。公子那裡想到是自己親妹妹呢。上得床來。挺起雞巴。一頂而入。小姐正浪。那裡辨得眞假。但覺雞巴比着從前顯大。肏得格外舒服。止不住叫道。哥哥。肏死我了。公子一聽。登時嚇了一跳。原來却是妹妹。因想。勢已至此。騎虎難下。我若聲張。彼此俱不甚好看。有心不肏呢。

妹妹的小屄又格外舒服。豈肯輕輕放過。遂不作聲。一味狠肏。肏有一個更次。姑娘舒服。花心裹住龜頭。不住翕動。公子舒服之極。忍不住叫道。寶貝兒。眞是有趣。姑娘知是自己哥哥。羞臊難當。急忙推拒。公子那裡肯放。死力頂住。姑娘急得直哭。公子一邊肏着說道。妹妹。事已至此。不必啼哭。咱二人是一母所生。至親骨〔肉〕今天我肏了你。不比叫外人肏還強。何況你與小吳之事。還用我說麼。既可以叫小吳肏。就不讓哥哥舒服一舒服麼。再說你嚐着哥哥的大雞巴。別人再肏。那還能夠趕得上這樣的舒服麼。小吳本是我的兎子。你喜歡小吳。我就天天叫他陪你。我們兩人伏侍你一個人。你還不願意。姑娘一來無法。二來貪圖大雞巴肏得舒服。遂說道。萬沒想到。我們兄妹二人會成就這一段天緣。於是二人從新大肏之下。姑娘舒服。哥哥。哥哥。不住口的亂叫。公子知他情動。一陣陣大扯大扯。任情抽送。肏得姑娘酥癢難挨。一洩

如注。洩精過多。昏然暈去。公子點上燈燭。二返將雞巴送入。恣情狠幹。肏有一個更次。方才住手。此時公子依然未曾出精。因爲天氣不早。便出了繡房。夠奔可兒房中而來。到得門前。聽得房中有雲雨之聲。却是可兒小吳。原來小吳溜到可兒房中。摸着可兒。分開兩條腿就肏。可兒先以爲是公子。後來覺出氣息不對。才問。你是誰。小吳說。是我。可兒聽是小吳。便也樂意相從。任其所爲。此時公子也不做聲。暗暗溜進屋中。小吳見公子進來。忙叫。你不肏你妹妹。又跑這裡來做什麼。可兒羞臊難當。用被遮住面孔。只不作聲。公子向可兒道。好呀。你作的好事。幸虧是我的兎子。要是外人。這還了得。你二人如此。我倒不管。可是小吳兒。你須怎樣謝我。小吳笑道。反正有我這個屁股。由着你弄去得了。公子道。可不是。敢情是你舒服。好吧。咱們回頭算帳。說罷。脫去衣服。鑽入被中。抱過可兒。說道。我既許你叫他肏。你還裝什麼羊兒。快過去讓他弄

去吧。可兒不好意思。小吳湊過來。從新將雀子放進去。玩了一會。出了。公子便將小吳抱過。叫他跪着撅起屁股。公子從後面。用雀子對準屁眼。使勁連根。一下子就肏進去了。用力太猛。小吳焉能不疼。打算閃躲。被公子摟住。玩起活來。反來過去。玩有三個鐘頭。公子故意大拉大扯。將雞巴扯到口上。二返再使勁。猛古丁一下子項進去。直到底上。一連照樣肏有千百十下。竟將小吳肏腫。方才歇了。三人摟抱。直睡到紅日東升。天光大亮。方才起來。二人梳洗已畢。只見小吳向崔公子說出一篇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爲雲爲雨亭亭遭大創　月賓月主公子恣宣淫

話說小吳對吳公子道。你我四人如此親密。天長日久。露在下人眼裡。傳說出去。諸多不便。好在爲日不多。尙無風聲。幸喜裡邊只有兩個丫鬟。一名僕婦。又是小姐乳母。尙不要緊。莫若趁此將下人全行散去。另買給(幾)個丫頭。好的留着玩。壞的粗作使用。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你看好也不好。公子一聽。十分有理。即忙叫來媒婆。言明要買丫鬟。俱要絕色好人。應允分頭去找。那消半天。早送來足足十個丫鬟。公子加意揀選。挑出三名絕色人才。用三百兩銀子買了。又買了六名粗使丫鬟。也花了三四百銀。額外賞了媒婆十兩足銀。喜得婆子鼻子眼裡都是笑。謝了又謝。方才去了。却說這三個絕色女子。第一個。

面如滿月。杏眼桃腮。姓趙。姑蘇人氏。年方十五歲。便起個名

字。喚作月賓。

第二個。

冰肌玉骨。玉立亭亭。姓李。是南徐人氏。年方一十三歲。起名亭亭。

第三個。

修眉俊目。秀色可餐。姓霍。是常熟人氏。年方十四歲。起個名字。喚作黛痕。

於是將三人加意梳洗。薰香傅粉。更換衣服。一個個整整齊齊。見過可兒等。公子好生歡喜。便將一應男子全都散去。不留一個傭工。一切粗用事體。都着落六名粗重丫鬟。晚間用過晚飯。三個姑娘在書房伺候。公子向月賓道。月賓。我給你起這名字。你可知我用意所在。月賓回答道。也知曉。公子道。你既曉。我便同你做個月主何如。月賓甚是伶俐。回

言道。公子若做月主。奴婢實不敢當。便作個小星便了。公子道。旣爲人小星。便須爲雲爲雨。小小年紀。恐怕你禁當不起。亭亭從旁答話道。雲雨雖是難當。雨露却好消受。公子見亭亭語言有趣。口材敏捷。遂將他摟在懷中。抱於膝上。回手拉過月賓。也在身傍坐了。三人靠着臉兒同飲。小吳也將黛痕抱在懷中。一同吃酒。偎玉溫香。煞是好看。正是。

莫言野馬難收轡。縛束鵾鵬只藕絲。

小小嬌娃方一笑。風流公子已情癡。

五人歡飲多時。日沒崦嵫。掌上燈燭。公子同小吳。被三個女子脂香粉膩。偎傍多時。早已春興勃發。更加有酒助着。更是支持不住。公子摟了亭亭和月賓。小吳拉了黛痕。分向東西套房而來。原來書房本是六間勾連搭。裡邊隔斷出許多閣子套房。公子同小吳。白晝取樂。俱是在此。閣子之中。裡邊鋪設華麗。牙床繡幔。玉鼎金爐。好不整齊。花開兩朵。各

表一枝。單說崔公子低低聲音說道。天氣不早。我們可以睡覺吧。月賓害羞。低了頭不作聲。亭亭只知勾引公子。不曉得風流苦楚。便含笑道。這裡睡不要禁（緊）却不誤了姨奶奶處好受用。公子道。這裡受用難道不好。亭亭不語。公子因爲亭亭年紀太小。若先㑹月賓。怕亭亭看見疼痛之狀。心中畏懼。輪到他時。不免費事。遂叫月賓替自己寬衣解帶。隨叫亭亭也將衣服脫去。亭亭要公子憐愛。口裡雖十分承應。終是女孩兒家。及到臨頭。叫他解衣。忽又羞澀起來。靠着床幃。半晌不動。月賓便譏刺他道。聽你很會說話。原來中看不中吃呵。亭亭此時看見公子的大雞巴。正在害怕。那裡還去理會他。公子情急。連催數次。亭亭只是延捱。公子慾火如焚。那裡等得。遂探身將亭亭扯到床邊。替他將衣帶鬆開。輕輕脫去。燈光下露出如雪一般的身體。亭亭一發害羞。公子因等得興濃情急。也沒工夫溫存調戲。便用尺把長的雀子。塗些唾沫。

一直頂入亭亭玉戶裡邊。送到根上。便狂逞起來。大抽大送。不想用力太猛。十三歲的孩子。如何禁當得起。便大聲啼哭。公子低頭看時。鴛衾上早已落紅無數。亭亭急用手推搪。被公子壓住。那裡動得分毫。便道。儂今死矣。公子見他這樣。更是暢快。那裡顧他死活。恣意抽送。尋花探蕊。覺得亭亭嬌喘悲啼。渾身香汗直出。眞是哭不得。笑不得。氣喘嘘嘘。只叫公子可憐。公子佯佯不睬。依然狠㕘。後來亭亭雖是疼痛。然而經過剛才一番狼藉。畢竟稍稍減些痛苦。況公子漸漸用力不猛。所以悲啼幾聲。又笑着臉哀懇幾聲。公子總不理他。只是捧定香肌。細細賞鑑。亭亭含顰帶笑。一〈一〉段痛楚光景。就像梨花傷雨。軟溫溫十分可人。但見。

心驚香玉戰。　喘促乳鶯低。

紅透千行汗。　靈通一點犀。

雖生嬌欲死。帶笑不成啼。
漫惜花揉碎。蜂癡蝶亦迷。

公子盡心受用。恣意爲歡。只擺了兩個時辰。方才盡興。將雞巴拔了出來。亭亭孩子家。被公子弄了半日。玉戶已腫。四肢無力。便連身子倒在公子懷中。說道。你也太狠心。便不顧人死活。公子抱住。帶笑說道。我顧你。你可就不顧我了。二人倚偎溫存了半天。公子放他睡下。便將月賓抱過。月賓先見二人雲雨了。不免害羞。後見亭亭疼痛之狀。更是害怕。心中正懷着鬼胎。知道自己也是不免。忽見二人住手。知是輪到自己頭上。正欲躲避。說時遲那時快。早被公子摟到懷中。脫去衣褲。不容分說。大雀子早已插進去了。月賓疼痛。也是苦苦哀告。公子不理。亭亭一傍笑道。姐姐。不是你剛才說我吧。你也知道利害了。月賓盈盈十五。初次開包。今經如此大肏。怎受得也。不免啼哭。就似風捲海棠一般。玩了

一會。畢竟月賓大一兩歲。也就不十分疼痛。放開手。由着公子恣意出入。公子見他經得住。便提起月賓雙足。架於肩上。狠命衝撞。攪那花心。月賓躲閃不及。放聲大哭。公子愈加勇猛。恣情蹂躙。弄得月賓支支吾吾。實在抵當不住。喘噓噓說道。儂的花心被你肏碎了。快撒開罷。公子滿心暢快。不待住手。當不得慾火難焚。重又肏了一個更次。方才歇手。三人摟抱酣眠。那屋小吳將黛痕弄了一夜。幹有三回。已是狼狽不堪。只是裡〔面〕可兒同姑娘好不寂寞。再〔說〕公子一覺醒來。聽帳外有人行動。說道。好啊。一箭雙鵰。眞正快活。欲知來此爲誰。且候下次再表。

當下來的。正是小吳同黛痕。黛痕年紀幼小。被小吳弄得死去活來。玉戶隆腫。走動起來。未免疼痛。帶出情形。月賓二人未免嘲笑於他。這時。小吳向公子道。你出了沒有。公子道。我見他二人俱都招架不起。便自住手。並未出身。此時。公子尙在被中。一把就將黛痕拉在懷中。指著自己雞巴道。你看看這個。比你那個大不大。就請你嚐一嚐這個的滋味吧。黛痕一見。魄散魂飛。苦苦求饒。公子欲要用強。怎奈黛痕死命抵抗。弄得淚歇（竭）聲嘶。依然不肯。只說改天再弄。公子見他不肯。便向小吳等遞個眼色。同小吳將黛痕放在躺椅之上。小吳拿住雙手。公子用腿將他兩腿夾在股間。月賓亭亭拿過綾帶。將黛痕背剪綑了雙手。纏在椅上。二一返將他兩條玉腿分左右繫在椅子翅上。腰間墊上繡枕。

要想動彈。萬也不能。黛痕至此。只得閉目忍受。公子又吃下一丸春藥。雀子逞硬。腦滿稜肥。抹的唾沫。對準那微紅一瓣。一撞而入。疼得姑娘哎呀一聲。就哭了。本來年紀又小。玉戶又腫得滿滿。當猛可一㑚。實是難當。無奈動彈不得。只好死挨死受。公子心花怒放。任情抽送。唧唧有聲。忽又用力將陽物頂住。使勁研蹭。揉那花心。本來黛痕陰戶殘窄。公子雞巴又大。弄得哼哼唧唧。又哭又笑。公子㑚得腰酸。叫小吳接着又㑚。小吳㑚有兩個鐘頭。又換公子。公子上來。十分勇猛。黛痕四肢被綑。已然痲木。腰兒彎彎向上腆着。更是難受。加上公子用力頂撞。使勁研擦。早已軟洋洋的。就樣(像)死人一樣。公子㑚有三個鐘(頭)。天氣已經正午。方才一洩如注。出了身子。將黛痕放下。已是走動不得。公子將他放在被中。安慰一番。便同小吳吩咐開飯。飲酒中間。小吳道。婦人家最愛吃醋撚酸。我二人若將他三人擱在書房。縱然兩下裡跑。也恐

妹妹們不願意。好再(在)哥哥有本領。每晚一人伏侍我們六個人。也足有餘。不如每晚長枕大被。六人一同玩耍。倒免得許多爭競。公子點頭稱是。從此七人會合一處。長枕大被。輪流玩耍。少不得月賓亭亭二人。也要嚐着小吳的雞巴。單說公子東鄰。有個柳員外。所生一女叫依依。生得一貌如花。年方一十三歲。與粉英十分投契。時常來往。被公子看見。十分喜悅。尋思一計。便對小吳說了。叫小吳裝做女子。與依依廝會。只說是粉英表妹吳玉孃。也是天緣。二人相見。十分投契。小吳又口巧能言。小姐更加喜悅。從此互相來往。日見親近。轉眼兩月有餘。這天大雪。小吳請依依在花園賞雪。小吳也將酒內放了春藥。請柳小姐一同飲酒取樂。依依着了道兒。吃得有些意思。在花廳歇午。遣去侍從。小吳用言語打動。怎奈依依絲毫不解。慢慢復道着娶媳婦之事。依依道。爲什麼男人家要娶女子。是個什麼緣故。小吳道。你那裡知道就中

好處。此處無人。我裝作男人。你做女人。我二人玩耍一回。你就知道了。說着。將門關好。放下帷幔。挨近依依。將粉面貼住依依香腮之上。口對口兒伸出舌頭。依依覺着有趣。也將舌尖送過。被小吳使勁吮咂。弄得依依渾身酥癢。情興勃然。四肢無主。癱在小吳懷內。小吳趁此替依依鬆去褲帶。姑娘攔阻。小吳道。既作夫妻。必須肉挨肉兒方好。更是有趣。姑娘聽說。任其所爲。一來是打動興情。二來藥性已發。縱欲攔阻。那手脚再也動不了啦。小吳趕忙扯去褲子。將自己衣褲寬下。露出那物。小姐心中明白。已是無法。被小吳盡情的受用了一回。幹了一回。小姐問。吳公子是誰。小吳詳細告知。柳小姐貪他貌。也就心中願意。由他擺弄。少不得互訴肺腑。指誓山河。二人高興起來。小吳替他剝脫上下衣服。從新再幹。此時姑娘猩紅數點。早已濺滿茵褥之上。小吳高興之極。分開兩腿。對準玉戶。連根㒲進。疼得小姐面無人色。用力推拒道。你還像

時才那樣。慢慢的㒲好不好。小吳却不老實。加勁狠㒲。疼得小姐戰戰多索。顫微微口叫。親哥。饒了奴罷。小吳不睬。只顧大㒲。弄有一個時辰。方才出了。二人你恩我愛。你貪我的容顏。我愛你的相貌。廝抱了一會。一同穿好衣服。重訂後會之期。小姐自回家去。過了兩日。小姐又想廝會。姑娘怕被丫鬟看破。便一人前來。見着小吳。溫存一會。急忙解衣共枕。小姐原是想來挨㒲。但是見了雞巴。雖說是愛。也是心中害怕。宛轉遷延。不肯叫小吳痛快一下擱進去。小吳忍不住。一下頂入。小姐後又吃了痛苦。正㒲中間。小吳道。我那表兄。人物俊雅。性格溫存。極會風流耍子。更兼好大的一個雞巴。我天天必叫他㒲我屁股。我二人如同一人一樣。你既肯同我好。少不得也叫他玩一下子才好。他若㒲你。準保舒服。小姐道。雖然如此。我只愛你。況且我非路柳牆花。豈能任人攀折。正說中間。崔公子突地赤條條闖了進了。小吳騰身下來。讓與公子。姑

娘無法。要聲張也是不便。只得推拒。小吳急忙攏住雙手。公子不容分說。放入雀子。大肏其肏。弄得姑娘粉汗淫淫。嬌喘吁吁。公子上面挨臉親嘴。下邊大拉大扯。本來小姐連小吳的那物還招架不了。何況公子這大雞巴。疼痛難忍。苦苦央求。公子心中想道。我若將他肏怕。日後便不敢過來玩耍。却不是苦。不如慢慢的弄。弄得高興。不愁他不叫我大肏。於是一抽一送。慢慢玩耍。捧定香肌。細細領略。姑娘漸漸嚐出滋味。也就不言不語。由他擺弄。一來事已如此。二來公子人品出衆。也就樂意相從。公子小吳二人。輪流戲耍。看看日落。方才住手。小吳替姑娘穿好衣褲。可兒粉英二人過來給小姐道喜。羞得姑娘面紅過耳。不肯擡頭。大家戲耍一番。相別而去。從此小姐時常過來。三人快樂。自不必說。單說蘇州閶門以外。有個勾欄著名倌人。叫做瓊仙。一貌如花。風流大雅。公子時常也去那裡走動。這天。公子打從瓊仙處回來。把妹妹大肏

之下。正㒰中間。提起瓊仙如何貌美。如何可愛。當下也未注意。誰想第二天午後。粉英小姐竟扮做一位公子。來至妓館。單單挑了瓊仙。瓊仙也是有些猜疑之處。一連去了兩次。這回被瓊仙灌醉。脫去褲子看時。果是女子。恰巧瓊仙有個姘頭黃二郎。這日正在那裡。因粉英前來。躲在傍處。當下也來觀看。他是色鬼一般。今見小姐如酒醉楊妃一樣。如何不愛。便要行那無禮之事。欲知後事如何。且候後文再表。

第八回　誇採戰遊窮巫峽　賭勝負搗碎後庭

話說粉英沈醉不醒。黃二郎欲行無禮。瓊仙死命攔阻。那裡肯聽。便扯下褲子。掏出雞巴。足足肏了一回。幸虧姑娘沈醉未醒。瓊仙替他整好衣服。及至醒來。雖知屄裡似是被肏。有些精液。然而却也不好發作。恐其吃虧。急忙轉回家中。瓊仙處再也不來了。却是白送黃二郎肏了一回。再說依依日久天長。被崔公子弄得時刻難離。後來也知可兒二人都不乾淨。索興大家一同玩耍。公子恐怕生養。致誤玩耍。遂買了防免作胎之藥。命依依可兒姑娘三人各都服用。大家取樂。這且不提。單說這天。公子同小吳二人各誇採戰之術。小吳不服公子。公子說道。今天大家緊身在一處。待我大肏一回。打頭是妹子。末了是你。你也看看我的本事。也好叫你心服口服。公子遂脫得一乾二淨。先將粉英姑娘抱

在懷內。週身撫摩。姑娘將公子雀子揝着玩弄。弄得興發。便幹起活來。公子勇猛異常。大肏其肏。恣意蹂躪。起初小姐淫興勃發。舒服到極處。忍不住親人亂叫。後來弄出了。公子更是狠肏。小姐便漸漸覺着不自在起來。後來實實禁不住了。沒奈何。央告道。哥哥。慢着點罷。肏壞了我了。公子道。你又不是未破瓜的女子。爲何禁不住哥哥的雞罷(巴)呢。小姐道。你肏得太狠。不顧人家死活。這大半天。我眞疼得受不的了。好哥哥。饒了我罷。公子心痛妹子身子。略鬆一鬆。小姐得這鬆。急忙跳起。將可兒一把抓住推到床上。說道。姐姐。替我一替吧。可兒縱體相就。公子不問長短。竟自狂肏起來。可兒初猶不覺。擺弄了一會。當不得。公子更加狠肏。便支持不住了。只得哼啊的討饒。公子道。你們怎麼都撒起嬌兒來了。可兒道。不是我撒嬌。你的雞巴今天實比往常又大又硬。好像生鐵打就的一般。雀頭子賽過拳頭。放到這又嫩的屄心裡。使着

勁的一項。全被你們統(捅)破了。此時三個丫鬟俱都肏熟。嚐着好滋味。放開膽了。今天見此情形。未免害起怕來。公子聽可兒之言。答道。你疼我也不管。你破了我也不管。你只叫一個來替。我就饒了你。說話之間。下邊更是一個勁的大抽大送。恣意頂撞。弄得可兒渾身發顫。香汗如雨。叫道。月賓妹妹。快來救我一救吧。月賓那裡肯來。轉閃在一傍冷笑。可兒見他不來。更自着急。小吳見了。急將月賓推過來道。好妹妹。替他一替。公子得了月賓。便將可兒放起。月賓上床。那消一陣風雨。早弄得柳顫花搖。疼痛難忍。月賓當不得。又換了亭亭。(亭亭)年幼。尤其經他不得。不上半個時辰。早又嬌啼宛轉。痛楚欲絕。弄了一會。又換了黛痕。黛痕也是(受)不了。此時公子慾火如焚。再要從新肏時。衆人俱都花心揉碎。不敢承當。只得將那六個粗做丫鬟叫來。他等六人中。有兩個是破過身的。那四個都是乍開包。不消說也是承架不了。被

公子緊一陣慢一陣。弄得一個個啼一陣笑一陣。公子滿心歡暢。因見衆人俱已帶傷。遂向小吳道。你服氣不服。今番該着你了。小吳道。我信服你可以的啦。公子道。那可不成。非得照樣肏你不成。說話之間。也不用仔細溫存的工夫。扳過粉嫩的屁股。使勁就肏。拔出來。揷進去。這場惡戰。大不相同。正是。

遊窮巫峽情難已。　搗破黃龍不肯休。

公子與小吳恣意交歡。盡情受用。虧得小吳做盡嬌形媚態。方纔盜出公子幾點風流汗來。急將獨眼龜撤出夾谷。公子大肏多時。小吳挨了這半天的肏。二人均已疲憊。遂緊緊摟抱而眠。一覺醒來。天已不早。也不穿衣。大家團團坐在一起。用了酒飯。早已天黑。掌上燈燭。公子對小吳道。白天我雖將衆人肏壞。終歸出在你的手裡。總算輸了。小吳道。剛才我只顧你舒服。忍住疼痛。連命全不要了。自顧你玩的好不是。我的

屁股可叫你肏腫了呢。現在我身子還覺着軟的一點勁沒有呢。公子急將小吳抱在懷中。說道。寶貝兒。難爲你了。說着話。他那大雀子早又硬了起來。小吳揞住雞巴。用手擺弄。放在口內。不住吮咂。弄得公子十分暢快。小吳用舌尖抵住馬眼。咂了半天。公子淫興難過。小吳也覺屁眼內空空的。十分難受。便將屁眼偎在公子胯下。尺把長的大傢伙。早又肏進去了。那大雀子膨脹起來。塞滿屁眼。裡面心兒裏住龜頭稜兒。雀子根上被屁眼緊緊箍住。滿滿當當。肏起來。往外一抽。自然帶動裡面稜兒一定(起)磨擦。故此小吳舒服異常。公子見小吳舒服。便將雞巴拔出來。去龜頭上抹些藥。從新揷了進去。他這藥甚是奇怪。雀子被藥一催。立刻就漲了起來。分外粗大。那屁眼被藥拿得又熱又癢。雀子塞滿屁眼之內。再想拔出。那得能夠。公子滿心歡喜。扯動雞巴。大肏一回。這回肏得小吳更是舒服。後來時辰太大。(久)小吳屁眼肏得

不知疼痛。公子摟住小吳。也不拔出雞巴。睡了一晌醒來。已是天亮。公子扯出雀子。命小吳仰臥床沿。提起雙足。架於肩上。使個和尚撞鐘。一下子項了進去。疼得小吳哎呀一聲。公子扯動雞巴。又後狠幹。肏了足有三個鐘頭。方才出了。二人起來梳洗。用點心中間。公子笑道。寶貝兒。我說爲什麼你這麼愛叫我肏。到底你舒服不舒服。小吳道。我自己覺着後腰總要叫人肚腹貼着。屁眼裡老有雞巴逞滿。方才舒服。並且最喜歡叫人摟着抱着的狠幹。我就是叫你肏死。也是願意。並且你那雀子頭兒。稜張如傘。前半截比後半截粗。肏在我屁股內。就好像醍醐灌頂一樣。雞巴住(往)外一抽。將心兒帶的一翻。怎麼會不舒服呢。公子一聽。更加憐愛。每天總要肏上兩回。這天依依過來。公子將那日大戰之事說了。依依不甚相信。公子急替他脫去衣服。自己也脫好。二人便大幹起來。原來在女子中。就屬姑娘粉英還經得崔公子多肏一會。

其餘全都抵擋不住。依依更是不成。被公子緊一陣慢一陣。肏得就像死白狗一般。暈過去兩三回。方才歇了。公子高興起來。喚過亭亭。月賓。黛痕。可兒。妹妹。小吳。依依。一共七人。寫了七個鬮兒。命他等誰人抓着。誰人侍寢。當下亭亭抓着。亭亭以爲肏屄。並不注意。那知公子是要肏屁股。公子叫他扒下。他道以爲隔山討火。即(及)至雞巴一挨屁眼。他方曉得。急跳起來。抵死推拒。弄得公子幸(興)發。不容分說。放在一條板櫈之上。連腰帶手用帶子綑好。兩條腿分開左右綑於櫈子腿上。玉臀高聳。公子掏出雞巴。往裡就頂。原來亭亭年幼。公子雞巴太大。頂了半天。才將龜頭頂入。屁眼已然迸破。公子慢慢聳動。費盡工夫。才肏到根上。一條雀子完全進去。就好樣(像)一條火柱通了進去。停(亭)亭如何不疼。放聲大哭。公子見雞巴已然進去。那裡管得許多。一五一十。大肏起來。只肏得亭亭淚竭聲嘶。公子依然淫興不減。按定

屁股。一下一下。慢慢細㝠。看着一出一入。煞是有趣。依依看夠多時。自回家去。公子㝠至日落。方才住了。將亭亭放起。亭亭那裡走得動。急命小吳去暖閣內展開被褥。公子將他把(抱)起放在被中。溫溫存存安慰一遍。正欲再找人㝠時。只見可兒同公子說出一片話來。欲知所說甚話。請看九回。便見分曉。

可兒說道。我等如此。終不成是何了局。依我之見。將妹妹招贅小吳。你將依依娶過來。做爲遮人眼目。不然日子一長。柳家若給小姐說人家。如何是好。公子聽了。十分願意。急忙央人去柳家說項。原來柳家已然看出依依小姐有些蹊蹺。今見有人來說。沒口子的答應了。六禮已備。擇個日子。同日嫁娶。當下娶過柳小姐。招贅了吳公子。□然賀客迎(盈)門。十分熱鬧。到得夜闌人靜。大家開個無遮大會。都脫得赤體精光。先去屋內烘暖。備好酒菜。大家猜拳行令。輪者喝酒一盅。挨肏一下。紛紛擾擾。鬧了半天。兩對新人舊貨幹了一回。後又換了一個過兒。小吳出在依依屄內。公子將妹妹肏了半夜。仍不盡興。又將小吳抱過肏了一番。因道。你今天也算做新娘了。𠴊有兩個鐘頭。仍不盡歡。公子

二返將妹妹抱過道。哥哥竟㑽小吳。今天。妹妹你也新鮮新鮮。叫你那屁眼也嚐嚐你哥哥的大雀子好不好。粉英害怕不肯。公子急忙按在炕上。去腰下墊了個枕頭。抹好唾沫。一頂而入。連根進去。粉英欲討哥哥歡心。咬牙忍痛。低低說道。親哥哥。千萬慢着點。你這才插進去。就這樣疼痛。要是㑽起來。還不定多們(麼)疼呢。好哥哥。千萬別使大勁。可憐妹妹吧。你要使勁。可就㑽死妹妹了。公子佯佯不睬。用手按住柳腰。扯動小雀子。一抽一送。大㑽之下。疼得姑娘香汗淫淫。渾身打顫。哭着央告。公子道。妹妹。我從未㑽過這好的屁股。哥哥今天眞舒服。好妹妹。避點委屈。好意思不讓哥哥舒服舒服嗎。自從子夜㑽至卯末辰初。約莫七八個鐘頭。只㑽得姑娘昏昏欲死。到後來索興聲也不哼。由他去一出一入的蠻㑽。公子興極情動。一洩如注。摟了妹妹。美甜甜睡了一覺。一直睡至次日午後。方才起來。却說這年。蘇州遇澇。人民流離轉

徙。拋妻鬻子。所在皆是。這天崔公子正在門外閒溜。忽見一個乞丐領一童子。年紀約有十二三歲。姣如弱女。媚態流動。那乞丐走向前。道聲大爺。你老可買孩子。請你將他留下罷。隨你把幾個錢就是。不然他也是活活餓死。公子一見此童。早早動心。今聽此言。便忙取五十兩銀子。與了乞丐。命他寫張契約。方才去了。公子將他帶至書房。問了名姓。他原姓周。年方十三歲。公子見他潔白。就給他起個名字叫做玉奴。當下沐浴更衣。到了晚上。三人同在暖閣。公子便將玉奴抱於膝上。捧定粉嫩的小臉。細細的玩弄。口中說道。玉奴。你若叫我疼你。可看此物。說話〔間〕。早將他那大雞巴掏了出來。揝在手中。一一返遞給玉奴。玉奴粉臉通紅。低頭不語。正在羞慚。今見公子命他去拿雞巴。更是害羞。實實無法。只得慢騰騰伸出手去揝那物。公子又道。你若要我疼愛與你。就將這傢伙放在你那屁股裡頭。㕠上一㕠。玩上幾玩。玉奴人甚聰明。自

知屁眼是個裝雞巴的東西。落得送人情。又自己舒服。遂說道。奴才身子已屬相公。請相公隨便。願意怎樣用就怎樣用便了。公子心花怒放。急忙脫去衣服。玉奴也自寬衣。公子坐在躺椅之上。抱過玉奴。將雞巴抹好唾沫。對準屁眼。雙手摟住他的胯骨。玉奴往下一坐。公子趁勢使勁一按。早已坐到底了。公子身體往後一仰。玉奴屁眼中。便覺着又進去一段雞巴。玉奴十三歲的孩子。如何禁得住這大的雀子。早已㚻破了。公子站起身形。將他抱起放到炕沿之上。叫他高高撅起。便大㚻起來了。玉奴苦苦求饒。公子不顧。㚻有兩個鐘頭。方才拔了出來。玉奴方要站起來。小吳的雞巴又㚻上了。玉奴只得忍受。公子在一傍看得高興。便從後面給小吳捅上。小吳是久經大敵的了。毫不介意。任其㚻弄。這一回可苦了玉奴。原來小吳被公子㚻到舒服之極的時候。他就加着勁的㚻玉奴。公子見他使着勁的㚻玉奴。也知道他舒服。越發狠㚻。

一直肏有四更多天。玉奴軟癱炕上。動不得身。還是小吳先出了。拔了出來。這裡公子將小吳一直玩到天亮。方才歇了。玉奴見小吳挨肏那樣舒服。自知將來也是一樣。心中也自高興。更是用心哄着公子。公子歡悅。天天也要肏他幾回。那消一兩天。玉奴便嚐出雞巴滋味。妙不可言。他那小屁股眼癮頭更大。公子如何不愛他呢。日子長久。也近着女色。少不得小雞巴也向屄裡鑽去了。光陰箭緊。瞬届年終。崔府上忙着過年。十分熱鬧。這日。公子走到亭亭房外。忽聽裡面有些聲音。十分詫異。一看門兒却是關着。急用手推時却推不開。從門縫兒裡張時。突地勿(忽)起春興。欲知何樣情形。候諸下回再講。

原來亭亭自破身已來。出落得就如仙子一般。這天正在暖室洗澡。被公子偷看見那雪白粉嫩的香肌。襯着紅撲撲臉。細嬝嬝腰。一種嬌艷態度。止不住慾火上升。急忙叫開房門。脫得衣褲。就澡盆上。就將雀子送入屄中。一出一入。煞是舒服。只抽得亭亭渾身酥癢。痛快之極。口叫親哥。下面柳腰隨高就低。不住款動。從午後一直㪅到紅日沈西。方才起來。晚上卽是三十日除夕。當下大家忙碌。未將二人放在心上。今見他二人攜手而出。月賓道。狐狸精。我們都忙得要死。你倒消消停去哄漢子。眞是豈有此理。公子道。你們都不要說。到得晚晌。我還要請你們過〔來〕吃好東西。到了時候。都要哄我的。小吳笑道。我們不希罕你的好東西。請你留着自用吧。當晚大家歡宴。晚宴已畢。明張燈燭。大家

聚在暖閣之內玩。公子仍用抓鬮之法。先是依依抓着。就從依依起。解脫衣褲。大幹起來。依依出過之後。黛痕抓。公子使他仰臥褥上。提起雙足。扛於肩上。用雞巴一衝一撞。肏起活來。肏了半天。黛痕被肏出聲。該着粉英。他却奇怪。自從被哥哥肏了屁股之後。每次挨肏。總要叫他將屁股玩上幾玩。當下姑娘過來。先將雞巴玩弄多時。然後扒在炕上。撅起玉臀。公子正中心懷。喜孜〔孜〕挺雀子長驅直入。肏起活來。肏了半天。又掉轉過來。採他花心。姑娘花心噏張。裹住龜頭。不住鼓動。公子興發。極力大肏。因爲姑娘屄心飽滿。又加公子本錢眞大。隨你怎樣扯動。他也不響。肏到好處。姑娘洩了精。下來歇息。又輪着可兒。公子知他也是大敵。先一把摟住。親熱了半晌。逗得情動。公子將雞巴在小嫩屄上欲進不進。來回的蹭。弄得可兒精水往外直流。口中叫道。好爸爸。快救命吧。快把大雞巴給我擱進去吧。公子忍耐不住。一頂而入。又幹起

來。那消半天。早又經當不起。又該着亭亭。亭亭一連被公子弄得出了四次身子。委實疲乏。又換了月賓。月賓被肏不過。換了小吳。弄過兩三個鐘頭。公子仍不盡興。摟過玉奴肏了一陣。二返叫他仰面躺好。腰下墊個枕頭。架起兩腿。一頂而入。大拉大扯。死命狠肏。玉奴也會湊趣。款擺柳腰。擺動屁股。一迎一送。就着公子。高低上下。情盡快樂。那知公子隨你怎樣。他那大雞巴就像渾鐵槍一般。勇猛異常。玉奴漸漸抵當不起。公子尋思道。除去妹妹的屁股已被肏熟。其餘只有可兒亭亭也曾嘗過。只有月賓黛痕(依依)屁股尚未開包。今天何妨叫他們也嘗嘗滋味美不美。想到其間。便將玉奴放起。此時三個丫鬟已被小吳也玩了一回。此刻正玩粉英。依依爬在小姐身下替他墊腰。可兒坐在傍邊。觀其出入之勢。公子忙將依依月賓黛痕三人叫過。命他等一順邊俱都爬伏炕沿之上。先將大雞(巴)抹好唾沫。對準依依屁眼。一頂

而入。一連肏了十下子。已經將依依肏哭。急將雀子拔出。照樣給月賓揷上。也是十下肏完月賓。又依樣的肏了黛痕十下。於是將月賓黛痕放起。此時小吳玩完粉英。正弄亭亭。玉奴看得動火。急將黛痕摟住。自去出火。這裡公子一眼看見依依。尙自捂着屁股啼哭。公子看見十分憐愛。見他那種嬌啼宛轉。媚態動人。忍不住雞巴又硬了。便忙用手來拉。依依道。好哥哥。你要肏。還肏前邊吧。再肏後頭。可就肏死我啦。公子心生一計。點(頭)應允。分兩條玉股架在肩上。使個眼神。叫過月賓。命他將依依雙手拿住。看那屁股已經腫了。急忙抹上唾沫。雀頭對準。一頂直入。只疼得姑娘面無人色。嬌喘吁吁。公子高興。大拉大拉。(扯)尋花採蕊。只弄得依依呰(齜)牙□(裂)嘴。痛不可支。公子貪玩豔色。恣情蹂躪。肏有兩三個鐘頭。方才一洩如注。公子看窗外已然發亮。便摟住依依。臉偎臉兒。相抱而眠。再說小吳肏完亭亭。又肏可兒。

可兒肏完。接着將玉奴摟過。忙將雀子放入。玉奴因被公子肏了半天。已是受不了啦。如何還禁他肏。便苦苦的央求。吳公子胡亂弄了一會。也就將他放起。相摟相抱。一同睡下。一覺醒來。已是新春。紅日當頭。天交正午。小吳喚醒公子道。自從你將我玩了。你天天玩我屁股。滋味你總算嚐的十足了。可是你也可以嚐嚐雞巴的滋味好不好呢。公子應允。便撅起屁股。小吳先去眼上抹好唾沫。自已雀子上也抹了一下。肏了進去。原來公子幼年之間也曾被書僮肏過。後來書僮散去。漸漸冷落下來。如今生疏十餘年了。一旦又肏。不免也要疼的。好在公子自能扎掙。小吳玩夠多時。出了。二人一同起來。大家團圍聚會。一同玩耍。此時崔公子姣妻美妾孌童一共八個。逐口輪流玩弄。好不快樂。有話卽長。無話卽短。自春徂夏。夏去秋來。秋收冬藏。又換了一個年次。大家也不記得被公子玩過多少回了。這一天早晨。玉奴偶爾出外閒遊。竟自

不歸。那知石沈大海。杳如黃鶴。公子四出尋覓。那裡找得着。總想是被匪人所拐。好在家人還有七個人。也就漸漸忘懷。那知福無雙降。禍不單行。後來竟自發生天大禍事。欲知究竟。請待下回再說。

第十一回　活寃孽美人遭巨盜　眞幸福姣童遇將軍

話說連年荒。地方不靖。棲霞山深邃去處。忽然聚積了些個強盜。爲首兩個大王。一人姓劉名釗。別號飛天夜叉。一人姓蘇名斌。別號穿雲燕子。俱有一身上好本事。高來高去。如履平地。輕如貍貓。捷似猿猴。這兩個強人佔住山峯。打家劫舍。不時也到繁華地方採訪富戶人家。去行偷盜。遇有美貌女子。便行採花。偏偏可兒同依依二人。在樓上凭欄遠望。被二人看見。二賊心迷眼亂。魂不守舍。於是採訪路境。當晚便來採花。說也湊巧。偏偏這日。公子同小吳去到揚州清理買賣。粉英姑娘別在一間屋內。這屋正是依依可兒一同居住。粉英因身體不爽。老早睡去。三個丫鬟。因爲公子在家一天之中不定肏上幾回。夜晚睡覺時間不定。難得有了功夫。早早也就睡了。只有他二人尙自未睡。二賊奔到

燈光處看時。還是日間所見之人。二賊遂點着薰香。放入屋中。二人一聞。只脚(覺)頭重脚輕。暈了過去。二人叫道。倒也倒也。二賊膽大心粗。那裡顧得許多。急忙進到屋中。各人抱了一個。放倒床上。扯去褲子。早露出玉戶來了。二賊掏出雞巴。也有七寸長短。對準玉戶。一頂而入。肏有半天。方才出了。原來二人心中俱都明白。只是手脚癱軟。不能說話。因此趁了二賊心願。二人玩夠多時。劉釗向蘇斌道。賢弟。據我看來。似這等女子。世間實在少有。不若你我二人。各背一個回到(山)寨。盡情受用。豈不是好。蘇賊首肯。於是各背一個。出離崔宅。施展夜行術。竄房越脊。竟奔城根而來。到得城下。先將爬索扔上。試了試。已然抓住。禁得行人。然後蘇賊先行上去。到得城上。這裡劉賊將可兒綑牢。使個暗號。蘇賊即忙扯動繩索。汲將上去。依依也是照樣。然後劉賊也上得城牆道上。二返蘇賊下到那邊城下。又將依依二人汲下。劉賊也下去。

收了繩索。二人背起。連夜跑回山寨。比及天明。依依二人醒來。已知來到山寨。回想公子恩愛。不住放聲大哭。二賊百般勸解。百般溫存。二人無法。也只得勉強從順。劉賊討了可兒。蘇賊要了依依。暫且不提。單說玉奴那日出外閒遊。偶然走至郊外。但見綠柳已舒新眉。夭桃猶有餘笑。春草綿芊。田疇一色。鳥語清幽。與綠水潺湲之聲相應。四圍山色。鎖翠流青。因貪看春色。便信步走出。約有十里來遠。忽然下起雨來。起初不過點點滴滴。後來竟大下起來。又沒帶着雨具。衣衫已濕。四下都無躲避之處。只有前□□森嚴列着一片營壘。玉奴急忙走至近前。暫行躲避。那知那雨越下越大。猛然間聽得鐵蹄聲響。只見單騎飛奔營門而來。只見前護後擁。中間捧着一位白面將軍。年紀也就不上三十。劍眉星目。粉面朱脣。大耳豐頤。隆準□角。那種天下氣度。迥然不凡。原來這個將軍姓陳名籛。其父總管軍符。勢傾天下。將軍鎮守蘇杭一帶。今

日採獵回來。玉奴急要躲時。却被將軍看見。隨命侍從將他喚入。玉奴施禮已畢。回明姓氏來由。將軍十分見喜。留他吃飯。玉奴起身。欲要告辭。將軍不許。飲酒中間。將軍說道。我看你甚是聰明。我很愛你。你若願意富貴。便留在我身旁。伏侍於我。我可保你富貴榮華。隨心所欲。原來將軍的部從已將底裡告知玉奴。玉奴知將軍是個候補的天子。正要巴結。今見將軍目不轉睛的看着自己。心中已自料着幾成。今聽此言。急忙離席半跪道。奴才初會將軍。便蒙青眼。格外施恩。天高地厚。此後一身所有。盡屬將軍。不過年紀幼小。倘求將軍多加原諒。說着。便拜了兩拜。將軍命他共桌而食。原來玉奴不能飲酒。因勸將軍。不免多吃幾杯。那粉嫩臉便紅撲撲的。益發好看。將軍看了這個俏模樣。淫興勃然。便用輕薄言語挑逗於他。玉奴眼波斜溜。微笑了一笑。一語不發。將軍見此光景。那裡還忍得住。一伸〔手〕輕輕一抱。就抱了過來。玉奴趁

勢倒在公子（將軍）懷中。上面臉挨着臉。一下不住用屁股去偎。將軍喜歡的不得。捧定粉臉。親熱一番。二人摟摟抱抱。又喝了一回酒。便叫伺候人等撤去酒菜。掩了房門。看着玉奴。只是嘻嘻的笑。玉奴先替將軍將上身衣服寬去。二返脫去鞋襪。伸手解了褲腰帶。去下邊摸時。那大雀子早就挺起來了。足有碗來粗細。一尺來長。那雞巴頭子足有饅頭大小。硬得和鐵一般。急忙扯去褲子。伏侍將軍睡下。自己也就脫了衣服。鑽入被中。將屁股送至將軍胯下。將軍隨將玉奴放翻。自己騎在他身上。將大雞巴和玉奴屁眼抹好唾沫。用手搿着他的屁股眼。對準了。直挺挺往裡就㧟。原來將軍天生成的大雀子。與衆不同。崔公子雞巴雖大。却還趕不上將軍。這才將雀頭子㧟進去。玉奴已疼得渾身打戰。將被子咬住。死命忍受。將軍又頂進去。約莫四寸上下。玉奴萬分疼痛。宛轉呻吟。因討將軍歡心。不肯求饒。將軍說道。此時纔㧟進去一

半去。還有半截沒進去。就會將你𣭈壞了。若要再往裡𣭈。你可怎麼受得了呢。日子長着呢。我就這樣對付着玩玩吧。慢慢的就能全進去了。省得叫你受罪。玉奴撅着屁股說道。我這身子既屬了你。你就是𣭈死我。我也是情願。你就快快使點勁。就可以全進去了。將軍聞言。高興萬分。捨不得狠𣭈。仍是慢慢的往裡頂。玉奴連催快𣭈。淫聲浪語。哄動將軍。弄得將軍性發。便不顧惜。使着勁。狠命一𣭈。連那外邊四寸多一齊𣭈了進去。直頂到根上。此時玉奴屁眼已被𣭈破。將軍挺起雞巴。來住(往)抽送。大拉大扯。從二更天一直弄到東方放曉。方才住手。𣭈得玉奴就像死白狗一般。擁抱而眠。將軍日午方才起來。玉奴被將軍𣭈得難動轉。直在帳中睡了一天。到得晚上。將軍因爲玉奴吃苦。萬分憐惜。用手摸那屁眼時。已然腫了。遂說道。你的屁眼被我𣭈腫了。我今天要再𣭈你。你必比昨天還難受。莫若等等。你稍微好點。再玩你罷。玉奴

此時正將雞巴放在口中咂吮。急忙答道。疼不疼什麼要緊。我愛這大雞巴。你快肏吧。說着。用屁股對準大雞巴。往後就偎。欲知玉奴今夜被肏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玉奴送過屁股。將軍一挺。雀子昂然直入。全個雀子一下進去了。因爲屁眼已腫。乍一肏。十分疼痛。那知肏了不上十下。便不疼了。因爲玉奴久被崔公子玩熟一年之久。不知挨過幾千百回。今番若非將軍的雞巴這樣大。焉如此痛。然而究竟是個慣家。所以肏到後來。玉奴愈覺舒服。比起公子勝強十倍。於是聳起屁股就和將軍一來一往。好不快活。肏到二十分痛快。肏得他爹娘亂叫。將軍恣情歡樂。翻來覆去。各路各樣的肏。一直肏至四更多天。方才洩了陽精。互相摟抱而眠。玉奴只顧奉承將軍。千奇百怪的應酬。弄得將軍一日難離。漸漸提拔。補了一員參軍之職。這且慢表。單說崔公子。自從揚州回來。又失了依依二人。十分懊惱。柳家知道女兒被賊人劫去。也是無法。只得廝守住小吳同妹

妹及亭亭等三人。朝夕取樂。却說賊寇劉釗等。山寨積得兵馬甚多。便商議起兵攻打杭州。一來借糧。二來聽說崔家尚有美女四人。也思乘此一同擄來受用。因此點齊嘍囉。浩浩蕩蕩。殺奔杭州而來。這杭州本歸陳將軍駐守。因爲江北打仗。將軍移師赴敵。爲此城防空虛。竟被賊人打破。五百嘍囉任情搶掠。奸淫燒殺。慘不忍聞。單說二名賊首夠奔崔宅。到得門前。嘍囉們圍個水洩不通。打開大門。一擁而入。絲毫事兒未費。竟將小姐亭亭四人。搶到手中。二賊獲得美人。心中喜悅。急忙送入賊營。單說這夥嘍囉將崔家打搶一空。仍不干(甘)心。搜來搜去。由花洞搜出小吳。當時匪衆共十二人。就中有個小賊頭目于七。也是色中餓鬼。他見小吳貌美。動了興頭。開言說道。咱們代(大)王得了四個美人。好不快活。我們也好拿他殺火。於是將小吳剝脫乾淨。可巧傍邊有棵歪脖老樹。不甚高大。急將小吳綑於樹上。輪流姦戲起來。起

初猶可支持。無如衆賊匪只圖歡樂。毫無憐愛。大拉大扯。大頂大撞。只
㑚得小吳屁股由痲〈木〉而疼。由疼而腫。由腫而破。㑚到第十二個
人上。尚自支持。賊人見他不懼。也不告饒。於是又約了十五個人來輪
流㑚弄。小吳依然呻吟忍受。內中一賊。十分可惡。不知從那裡牽來一
匹牡驢。他竟照配驢辦法。將驢子陽物塞入小吳屁眼之中。一面替他
擺弄。驢子性發。陽物膨脹。一頂而入。只聽哎呀一聲。好個風流公子。俊
俏郎君。竟自被那驢子活活㑚死了。衆賊一笑而散。單說賊衆搶了杭
州。轉回山寨。劉剑要了粉英亭亭。蘇斌要了月賓黛痕。各自受用。惟有
粉英小姐。思念哥哥恩愛之情。不肯相從。被劉賊摟住親嘴。姑娘推拒。
劉賊性發。喚出水牛般四個婆娘。你拉我扯。將姑娘按在床上。脫去衣
服。綑了手。仰面朝天。按在床。動彈不得。傍邊兩個婆娘。攥住兩腿。分爲
左右。露出鼓蓬蓬一個小屄。劉賊急忙挺陽相就。此時姑娘正已力竭

聲斷。今見賊人來肏去雞巴處看時。原來也不在哥哥以下。便自止住悲聲。任其所爲。後來覺着又舒服。又耐得功夫。便也樂意相從。終日在山取樂。不在話下。單說崔公子聽得賊來。藏在爐炕之內。幸得無事。事後出來看時。妹妹等俱都不見。花園內又肏死了心愛的小吳。公子一見。放聲大哭。死去活來。鬧了半天。尋思無法。只得掩埋了小吳。愈思人世愈覺無味。遂將粗重傢俱變賣錢鈔。房子也賣與人家。拿了錢鈔。尋了個相識廟宇。竟自遁跡空門。做了道士。倒也淸閒自在。得以令終。迴文再說將軍與小玉奴。晝夜廝守。好不快樂。這日。二人一同洗澡。玉奴脫去衣服。露出又滑又膩雪白的肉兒。羊脂玉一般的屁股蛋兒。他那臉子和渾身的肉。已經可愛。何況還有那挨肏的屁眼呢。將軍一時情動。兩人幹了起來。肏夠多時。一洩如注。恰巧將軍接得其父檄札。命他〈他〉會師壽春。與北兵交戰。將軍急忙起兵前往。虧得將軍用兵如

神。連戰皆捷。大敗敵師。此時正是棲霞山寇攻掠杭州之日。待得班師之後。仍回原防。早已知道賊寇之事。將軍大怒。急忙點動人馬。圍了山寨。早有探事嘍囉報上山寨。劉蘇二賊下山迎敵。俱皆被擒。官軍掩殺。賊衆四散而逃。兵丁抄了山寨。將可兒粉英依依三丫鬟六人。簇簇擁擁押下山來。玉奴一見。備問原由。粉英姑娘細說原委。玉奴轉身進帳。稟與將軍。將從前之事。從頭至尾。一一說明。將軍大喜。急忙喚進六人。仔細觀看。果然比花解語。比玉生香。喜之不盡。俱行收下。便向玉奴道。寶貝兒。這是崔公子命小福薄。該當歸我受用。他這個缺。我就替了吧。玉奴也將將軍如何恩愛。如何能幹。雞巴如何大。一一說與六人。六人也自歡喜。到得晚晌。也是長枕大被。一同玩耍。將軍先將粉英抱過。玩得高興。替他脫去衣服。自己衣褲玉奴都替脫了。將粉英抱在床上。把那藕棒似的兩條腿輕輕舉起。放在自己肩上。他那小屄早露了出來。

此時姑娘春色葱怱。(葱)乜斜杏眼。竟盼着雞巴攔了進去。將軍見他小屄鼓鼓的。十分可愛。將身一聳。大雀子直頂花心。姑娘覺得這個活寶比從前所遇。俱不相同。塞得十十足足。大熱鐵硬。大抽大送。七縱七擒。肏得姑娘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大叫。心肝肏死我也。姑娘陰精已洩。將軍愈加勇猛。姑娘抵擋不過。說道。親哥哥。你肏我屁股吧。將軍就勢拔出陽物。二返插入後戶。可也作〈作〉怪。也有個花心。就如圓眼核〈核〉兒。將軍將雞巴一頂。正頂在後戶花心之上。姑娘咿咿呀呀叫道。快活死了。一連抽送數千百回。當不得將軍的雀子。粗糙堅硬。太大太長。弄得姑娘受不住了。苦苦央求。將軍住手。拉過亭亭。對準小肚之下。只一頂。已頂進半截去了。亭亭趁勢倒於床沿之上。將軍把那長大陽物。左衝右撞。橫旋直頂。竭力抽送。亭亭心〈心〉花大開。不消幾抽。已是出了。將軍格外用力時候。天(更)禁不起了。又換了可兒。

〔可〕兒在傍。早已脫衣等候。他見將軍的大雀子又硬又粗。十分歡喜。今見𠷇完亭亭。急忙送了過來。將軍將雀子一頂。直頂過花心。可兒道。哎呀。⿰毛至過我小肚子了。乒乒乓、。弄得可兒百般叫喚。一陣陣風狂雨驟。又早不勝。不消說依依黛痕月賓三人以次弄徧。仍不盡興。又將玉奴𠷇了多時。方才洩了。從此八人嬲戲。一如崔公子之時。玉奴〇〇〇〇〇〇□(墳)上痛哭一場。尋問崔公子。方知出家雲遊去了。回〇〇〇〇〇〇〇俱都痛哭。將軍問知。百般勸慰。後來還是拿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將軍因無妻室。稟明父親。立粉英姑娘作了正室。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正是同歲。玉奴養成絕大雞巴。亭亭等也□□□□〇〇〇將□(軍)〇側室。黛痕月〔賓〕做了玉奴側室。此是表面門文。不得不敷演。因爲將軍不比崔公子庶民之家也。到得晚上。仍是長枕大被。同床歡樂。後來陳將軍之父做了皇帝。將軍備位東宮。不

上一年。皇帝不豫。擅（禪）位太子。陳將軍便做了皇帝。那時粉英姑娘册爲正宮娘娘。依依可兒東西宮貴妃。玉奴身爲男妾。也封了三公之爵。却仍是陪伴皇帝追歡取樂。亭亭三人仰承甘露。得沐天恩。好不快活。後來直至天子宴駕。玉奴方率亭亭黛痕等三（人）辭別出宮。其時粉英方在盛年。雖閒禮教。終不免慾火難禁。却仍不時召幸玉奴。禮賜有加。書說至此。便算告一結束。可見功名富貴於床第求之。正自易易也。

校記

❶「陳」原作「吳」，據書前目錄與內文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春燈迷史 / (清)青陽野人編. -- 初版. -- 臺北
市 : 臺灣大英百科, 1995[民84]
面 ; 公分. -- (思無邪滙寶 ; 23)
內容 : 妖狐艷史/(清)松竹軒編--桃花艷史--
歡喜緣
ISBN 957-8592-23-X(精裝)

857.44 84001408

思無邪滙寶〔貳拾叁〕

桃花艷史・妖狐艷史
春燈迷史・歡喜緣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楊佩儀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
電　　話/(02)5778314
傳　　眞/(02)5778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5 年 3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23-X(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